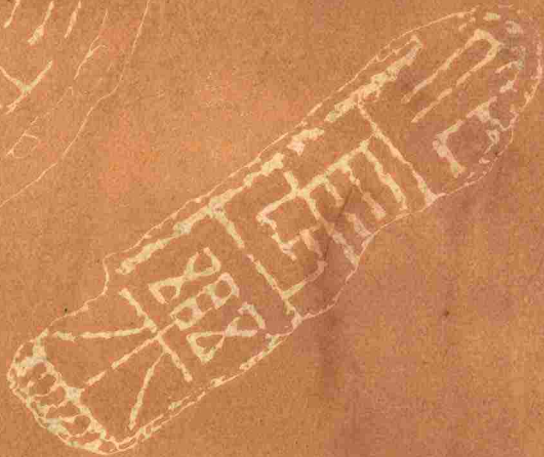


本足
王陽明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重編王陽明全集序

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此言苗必期於秀，秀必期於實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萁稗。」此言萁稗之種，不若五穀之美也；而五穀不熟，則不如萁稗矣。故孔孟之言，其揆一也；豈非以實爲可貴哉？

陽明先生蔚爲儒宗，而事功彪炳，足以相侔，蓋吾儒之有實者也。其學以格物致知爲主，而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歸；又於孟子「良知良能」之說，深有所發明，則又吾儒之醇而有實者也。

記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陽明先生皆有之矣。彼空談乎性心，聚訟乎章句者，豈所謂苗而不實者乎？又安在其爲五穀之美也？則何足以與陽明先生抗哉？

今其學頗行於東鄰，而吾國反寂焉如無聞，墜緒茫茫，亦烏可以不思宣揚之而

王陽明全集 序

崇行之耶？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沈卓然序於海上。

王陽明全集原序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首三卷爲語錄，公存時徐子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爲文錄，爲別錄，爲外集，爲續編，皆公薨後錢子洪甫輯；最後七卷爲年譜，爲世德紀，則近時洪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隆慶壬申，侍御新建謝君奉命按浙，首脩公祠，置田以供歲祀，已而閱公文，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爲書，懼夫四方之學者，或弗克盡讀也；遂彙而壽諸梓，名曰全書。屬階序，階聞之道，無隱顯，無小大；隱也者，其精微之蘊於心者也；體也；顯也者，其光華之著於外者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爲川流者也；大也者，其體之斂而爲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已之妙，默運於於穆之中，而日月星辰之麗，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燦然呈露而不可掩，是道之全也；古昔聖人具是道於心，而以時出之，或爲文章，或爲勳業，至其所謂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國，或形諸家庭，或見諸師弟子之問答，與其日用應酬之常，雖製以事殊，語因人異，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

言道者，必該體用之全，斯謂之善言；在學道者，亦必得體用之全，斯謂之善學。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一貫既已，一言盡之。而其紀孔子之文，則自告時君，告列國之卿大夫，告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對陽貨，詢廢人，答問饋之使，無一弗錄，將使學者由顯與小，以得其隱與大焉，是善言道者之準也，而其爲學，固亦可以見矣。唯文成公奮起聖遠之後，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於見聞，而不可與酬酢，不可與佑神，於是取孟子所謂良知合諸大學，以爲致良知之說。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莫不有知，唯不以私欲蔽塞其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所措而不當，蓋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知之本旨，而千變萬化，一以貫之之道也。故嘗語門人云：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于時曰：仁，最稱高第弟子，其錄傳習，公微言精義，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爲文，則是所謂製殊語異，莫非道之用者，彙而梓之，豈唯公之書，於是乎全固讀焉者所由以覩道之全也。謝君之爲此，其嘉惠後學不已至歟！雖然，謝君所望於後學，非徒讀其書已也；凡讀書者，以身踐之，則書與我爲一，

以言視之，則判然二耳。論語之爲書，世未嘗有不讀，然而一貫之，唯自曾子以後無聞焉。豈以言視之之過乎？自公致良知之說興，士之獲聞者衆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之以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於公所垂訓，誦其一言而已足，參諸傳習錄而已繁，否則雖盡讀公之書，無益也。階不敏，願相與戒之，謝君名廷傑，字宗聖，其爲政，崇節義，育人才，立保甲，厚風俗，動以公爲師，蓋非徒讀公書者也。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後學華亭徐階序。

王陽明全集 原序

重編例言

一、王陽明先生格致之學，良知之說，發宋儒所未發，得孔孟之心傳，而其勛業文章，亦各稱是，足以炳燿千古。爰刊全集，以廣絕學之傳。

一、先生平居講說條教，其門人徐愛先輯爲語錄三卷，卽傳習錄是；其餘詩文奏疏等類，則門人錢德洪續輯，凡爲文錄五卷，別錄十卷，外集七卷，續編六卷，附錄七卷。編次分類，病于繁複，未易得其綱要；爰爲次第分併，別爲文詩奏議書牘各集，及年譜，以類相從，使之歸于一貫，而無分列之弊。

一、是書係據明隆慶間浙江巡按謝廷傑原刊本付刊，惟原本頗有漫漶脫訛之處，悉以別本參校，正其非是；其無可考訂者，則姑與闕疑，以存其真。

一、是書本無句讀，致令讀者望洋興歎，不能卒讀；今特加以新式標點，俾微言奧義，躍然紙上，足爲學者津筏。

王陽明全集 例言

王陽明全集序說

傳習錄序

門人徐愛撰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卽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卽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子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難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親切無聞，如愛之驚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鄒守益撰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于姑蘇，自述其衷次之意，以純于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

者爲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燦然聚矣。以守益與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遊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語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旣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攷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于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皜皜肫肫之學，淆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粹然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至我陽明先師，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羣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稍如夢而覺，沂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于虔，再別于南昌，三至于會稽，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却講學一節，卽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無愧全人。」又有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嚶嚶，聖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愚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疑其爲狂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烝民所同，本自皜皜，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太公，常順應，患在自私自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尙，始有所倚，不倚不尙，本體

呈露，宣之爲文章，措之爲政事，犯顏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勳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二，則以言求心矣；學出于二，則以言求言矣。守益力病於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質于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嘉靖丙申春三月。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錢德洪撰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真性，嗜慾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陳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會，不逆於心，羣物以遊，熙如也，是之謂意教。中古之民，風氣漸開，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聖人者出，則爲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於政化之中，各足其願，日入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後聖王不作，皇度不張，民失所趨，俗非其習，而聖人之意，日湮以晦，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其任，則嘵嘵以空言覺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噫！立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其所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徵焉，乃闢起而異之，曰：是將奮吾之所習，而蹶吾之所趨也。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能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者乎？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能自拔於俗，不與衆非笑詆訾者，僅三千人焉。豈非空言動衆，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爲易也？夫三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又無多聞焉。豈速肖之士，知自拔於俗矣，尙未能盡脫乎俗習耶？一洗俗習之陋，直超自性之真，而盡得聖人千古不盡之意者，豈顏氏之所獨耶？然而三千之徒，其於夫子之言也，猶面授也。秦火而後，掇拾於漢儒者，多似是而失真矣；後之儒者，復以己見臆說，盡取其言，而支離決裂之。噫！誠面授也，尙未免於俗習焉，并取其言而亂之，則後之懷世道者，復將何恃以自植於世耶？吾師陽明先生，蚤有志於聖人之道，求之俗習，而無取也；求之世儒之學，而無得也，乃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自證以吾之心焉。殫思力踐，竭精瘁志，卒乃

豁然有見於良知，而千古聖人不盡之意，復得以大明於世，噫！亦難矣。世之聞吾先生之言者，其皆肯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乎？其皆肯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獨證以吾之心乎？夫非笑詆訾，在孔子猶不免焉。於當世乎？奚病，特病其未之或聞焉耳！如其有聞也，則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當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習所不能湮，異說所不能淆，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證而自得之耳！有超世特立之志者，而一觸其知，真如去目之塵沙，以還光也；拔耳之木楔，以還聰也；解支體之束縛，以自舒也；去污穢而就高明，撤蔽障而合大同，以復中古之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習之陋，世儒之說爲哉？先生之言，世之信從者日衆矣，特其文字之行於世者，或雜夫少年未定之論，愚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卽是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詳披締閱，參酌衆見，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餘或發之題詠，或見之政事者，則釐爲外集，別錄，復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庶幾知道者讀之，其知有所取乎！雖然，是錄先生之言也，特入珍藏之扁鑰也，珍藏不守，乃屑屑焉扁鑰之是競，豈非舍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輕耶？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語

門人王畿撰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爲警矣。言也，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培栽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也，其未得之，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

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吾梅林公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吾黨勗諸！

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

後學徐階撰

餘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編，而屬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謀於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張編海寧諸生董啓子問序於階，階曰：先生之文，非淺薄所敢序也。雖然，階嘗從洪甫汝中竊聞先生之學矣。夫學，非獨倡始難也，其傳而不失其宗，蓋亦不易焉。自孔子沒，大學格致之旨晦，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終其身汨溺於見聞記誦，而高明之士，又率慕徑約，貴自然，淪入於二氏而不自覺。先生崛起千載之後，毅然以謂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靈昭明，覺之本體也。惟不自欺其良知，斯知致而意可誠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物者事也，事各歸於正而吾良知之所知始無虧缺障蔽，得以極其致矣。舉知而歸諸良，舉致知而歸諸正物，蓋先生之學，不汨於俗，亦不入於空，如此于時聞者，幸知口耳之可恥，然其辟之或激於太過，幸有見夫心體之當求，然其擬之或涉於太輕，於是超頓之說興，至舉踐履之實，積累之功，盡詆以爲不足務，脫於俗願轉而趨於空，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久，乃始失其宗者，茲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洪甫輯爲是編，其志固將以救之，其自序曰：「言近而旨遠，此吾師中行之證也。」又曰：「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洪甫之於師傳，其闡明翼衛，視先生之於孔氏，有功等矣。夫三代之道，本於心，而後世論學，既指夫俗與空者當之，其論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謬迷日甚，而未已也。徐

侯方從事於政，獨能聚諸生以講先生之學，汲汲焉刻是編以詔之，其異於世之爲者歟？使凡領郡者，皆徐侯其人，先生之學明而洪甫之憂可釋也。階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然昔孟子自謂於孔子爲私淑，至其自任閑先生之道以承孔子則雖見目爲好辯而不辭，故輒以侯請僭爲之序。嗚呼！觀者其尙亮階之志也夫！

刻文錄敘說

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時鄒謙之謫廣德，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裏，務求實得，一切繁文靡好，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謙之復請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標揭年月，命德洪編次，復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者，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援拾所遺，復請刻。先生曰：「此愛惜文辭之心也。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若以文辭爲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謨而下，豈止數篇，正惟一以明道爲志，故所述可以垂教萬世，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字爲心，便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德洪復請不已，乃許數篇次爲附錄，以遺謙之，今之廣德板是也。

先生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爲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爲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戊子年冬，先生時在兩廣謝病歸，將下庾嶺，德洪與王汝中聞之，乃自錢塘趨迎至龍游，聞訃遂趨廣信，訃告同門，約每越三年，遣人哀錄遺言，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記書篋，故諸稿幸免散逸，自後同門各以所錄見遺。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較定篇類，復爲購遺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粵由洪都入嶺，表抵蒼梧，取道荆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然後謀諸提學侍御聞人邦正，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錄，遵附錄例也。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爲知行合一之說，自滄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德洪自辛巳冬，始見先生於姚，再見於越，於先生教，若恍恍可卽，然未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覓光相僧房，閉門凝神淨慮，倏見此心真體，如出蔀屋而覩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著，喜馳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滄時，見學者徒爲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却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德洪旣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年，蓋先生再罹寧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證透。故正錄書凡三卷，第二卷斷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拔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爲一快。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理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甲申年，先生居越。中秋月白如洗，乃燕集羣弟子於天泉橋上，時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先生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而歌，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卽席賦詩，有曰：「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旣而曰：「昔孔門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聲利紛華之染，無所累其衷，真有鳳皇翔于千仞氣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實，則去道不遠矣。予自鴻臚以前，學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頭腦，漸覺見得此意者多，可與裁矣。」

先生自辛巳年初歸越，明年居考喪，德洪輩侍者踪跡尚寥落，旣後四方來者日衆。癸未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剎，徒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悞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嘗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益進，感召之機亦自不同也。今觀文錄前後論議，大略亦可想見。

先生嘗語學者曰：「作文字亦無妨工夫，如詩言志，只看爾意向如何，意得處自不能不發之於言，但不必在詞語上馳騁，言不可以僞爲，且如不見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總然都做，後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破此文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心中和，則其言自別。」

門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聞之，嘆曰：「此弊溺人，其來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所謂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恥其名之無聞於世，而不知知道者視之，反自貽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舉，本足以取信於人，

故其言雖未盡，人亦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但一言之誤，至於誤人無窮，不可勝救，亦豈非汲汲於立言者之過耶？」

或問先生所答示門人書稿，刪取歸併作數篇訓語，以示將來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學問自覺所進未止，且終日應酬無暇，他日結廬山中，得如諸賢有筆力者，聚會一處，商議將聖人至緊要之語發揮作一書，然後取零碎文字都燒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歸省外，無日不待左右，有所省豁，每得於語默作止之間，或聞時訕議，有動於衷，則益自奮勵，以自植，有疑義即進見請質，故樂於面炙，一切文辭，俱不收錄，每見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時，精神鼓舞，歉然常見不足，以是知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既沒，聲款無聞，儀刑日遠，每思印證，茫無可即，然後取遺稿次第讀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先生皆為我先發之矣。雖其言之不能盡意，引而不發，躍如也。由是自滌以後，文字雖片紙隻字，不敢遺棄，四海之遠，百世之下，有同此懷者乎？苟取正錄，順其日月以讀之，不以言求，而惟以神會，必有沛然江河之決，莫之能禦者矣。

別錄成，同門有病其太繁者，德洪曰：「若以文字之心觀之，其所取不過數篇；若以先生之學見諸行事之實，則雖瑣屑細務，皆精神心術所寓，經時贊化以成天下之事業，千百年來，儒者有用之學，於此亦可見其梗概，又何病其太繁乎？」

昔門人有讀安邊入策者，先生曰：「是疏所陳，亦有可用，但當時學問未透，中心激忿抗厲之氣。若此氣未除，欲與天下共事，恐於事未必有濟。」

陳惟濬曰：「昔武宗南巡，先生在虔，奸賊在君側，間有以疑謗危先生者，聲息日至，諸司文帖，絡繹不絕，請先生即下洪，勿處用兵之地，以堅奸人之疑。先生聞之，泰然不動，門人乘間言之，先生姑應之曰：『吾將往矣！』一日，惟濬亦以問先生，曰：『吾在省時，權豎如許勢焰，疑謗禍在目前，吾亦帖然處之，此何足憂？吾已解兵謝事。」

乞去，只與朋友講學論道，教童生習禮歌詩，烏足爲疑，縱有禍患，亦畏避不得，雷要打便隨他打來，何故憂懼？吾所以不輕動，亦有深慮焉爾！又一人使一友亦告急，先生曰：「此人惜哉！不知學公輩曷不與之講學乎？」是友亦釋然，謂人曰：「明翁真有赤鳥几几氣象。」愚謂別錄所載，不過先生政治之迹耳，其遭時危謗，禍患莫測，先生處之泰然，不動聲色，而又能出危去險，坐收成功，其致知格物之學至是，豈意見擬議所能及？是皆別錄所未及詳者。洪感惟濬之言，故表出之，以爲讀別錄者相發。

復聞人邦正書哀刊文錄，諸同門聚議不同久矣。有曰：「先生之道，無精粗，隨所發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概以年月體類爲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此久菴諸公之言也。又以先生言雖無間於精粗，而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爲要，故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錄可也。此東廓諸公之言也。二說相持，罔知裁定，去年廣回舟中，反覆思惟，不肖鄙意，竊若有附於東廓子者，夫傳言者不貴乎盡其博，而貴乎得其意，得其意，雖一言之約，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則泛濫失真，匪徒無益，是眩之也。且文別體，顧非古也，其後世修詞章之心乎？當今天下士方馳騫於辭章，先生少年亦嘗沒溺于是矣，卒乃自悔，惕然有志于身心之學，學未歸一，出入於二氏者，又幾年矣，卒乃自悔，省然獨得于聖賢之旨，反覆世故，更歷險阻，百鍊千磨，班瑕盡去，而輝光煥發，超然有悟于良知之說，自辛巳年已後，而先生教益歸於約矣。故凡在門牆者，不煩辭說，而指見本體，真如日月之麗天，大地山河萬象，森列陰崖鬼魅，皆化而爲精光，斷溪曲徑，皆坦而爲大道，雖至愚不肖，一觸此體，真知皆可爲堯舜，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有所不行者，特患不加致之之功耳。今傳言者不揭其獨得之旨，而尚吝情於悔前之遺，未透之說，而混焉以誇博，是愛其毛而不屬其裏也。不既多乎？既又思之，凡物之珍賞于時者，久而不廢，况文章乎？先生之文，既以傳誦於時，欲不盡錄，不可得也。自今尚能次其月日，普讀者尤可以驗其悔悟之漸，後恐迷其歲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則并今日之意失之矣。久菴之慮，殆或

以是與不得已乃兩是而俱存之故以文之純于講學明道者衷爲正錄餘則別爲外集而總題曰文錄疏奏批駁之文則又釐爲一書名曰別錄夫始之以正錄明其志也繼之以外集盡其博也終之以別錄究其施也而文稽其類以從時也識道者讀之庶幾知所取乎此又不肖者之意也問難辯詰莫詳於書故正錄首書次記次序次說而以雜著終焉諷詠規切莫善于詩賦故外集首賦次詩次記次序次說次雜著而傳誌終焉別錄則卷以事類篇以題別先奏疏而後公移刻旣成懼讀者之病于未察也敢敬述以求正乙未年正月

王陽明全集序說

王陽明年譜目錄

卷一 年譜一 自成化壬辰始生至正德戊寅征贛

卷二 年譜二 自正德己卯在江西至正德辛巳歸越

卷三 年譜三 自嘉靖壬午在越至嘉靖己丑喪歸越

卷四 年譜附錄一 自嘉靖庚寅建精舍於天真山至隆慶丁卯復伯爵

卷五 年譜附錄二 年譜舊序至論年譜書

卷六 世德紀

卷七 世德紀附錄

王陽明年譜目錄

王陽明年譜

卷一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大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之，徙居山陰。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自達溪徙餘姚。今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有文武才。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子彥達，綴羊革裹尸歸，是爲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朝，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敘，號竹軒，魏嘗齋，嘗立傳敘其一環堵蕭然，雅歌豪吟，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一所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寶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爲龍山公。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尙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爲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是爲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岑驚寤，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卽以「雲」名。鄉人傳其夢，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羣兒嬉，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卽能言。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攜先生如京師。先生年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

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爲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母太夫人鄭氏卒。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卽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去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尙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屢欲爲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外舅諸公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參議。

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閑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跌坐一榻，卽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才早始還。官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丹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命從弟冕階宮，及妹婿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曰：「則隨衆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諷，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舉浙江鄉試。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尚書世甯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爲奇驗。

是年爲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卽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弈聯詩，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祕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至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浹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沉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舉進士出身。是年春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入觀政工部。疏陳邊務。先生未第時，嘗夢威甯伯遺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甯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卽驅演入陣圖，事竣，威甯家以金帛謝，不受，乃出威甯所佩寶劍爲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朝廷下詔求言及聞達虜猖獗，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奉命審錄江北。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尙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尙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崑崙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

思與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卽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卽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秋，主考山東鄉試。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傳，聘主鄉試，試錄皆出

先生手筆。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禦夷，息訟，皆有成法，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爲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爲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丞。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貴，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竊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甯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

遷，人民胥悅，豈不休哉？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夏，赴謫至錢塘。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託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廟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徐愛先生妹壻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回奮然有志于學，愛與蔡宗克、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子序以贈之。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春，至龍場。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鴟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覺未化。乃爲石墪，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鄉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溼，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

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尙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折其不可，且申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已而宋氏首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爲地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甯。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親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迺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爲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爲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繆。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爲揣摩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爲必先知，然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

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陞廬陵縣知縣。先生三月至廬陵，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勝，氣鬪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返風，以血禳火，而火即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

語學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友，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即者。」既又途中寄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冬，十有一月，入觀。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黃宗賢縮為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壚，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予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訂與終日共學。

按宗賢至嘉靖壬午春，復執贄稱門人。

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論實踐之功。先生與黃縮應良論：「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為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

斑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纔拂便去，至于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勿以爲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

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爲真得，無復向裏着己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論晦庵象山之學。王與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辯不決。先生曰：「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成之之爭，與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爲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與菴而爲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與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于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砒砒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輿菴已乎？」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僚友方獻天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聞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告病歸西樵，先生爲敘別之。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黃綰言於冢宰楊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會難也，乃爲文以贈，略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

言益詳，道益晦。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盛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自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願一二同志之外，莫予冀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爲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願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顧應祥、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穀、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孫瑚、魏廷霖、蕭鳴鳳、林達、陳洸及黃綰、應良、朱節、蔡宗充、徐愛同受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與徐鑑論：愛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丹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

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敘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二月至越。先生初計至家，卽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友絆，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候黃昏不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谿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從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坼，慘然不樂，遂自甯波還餘姚。縮以書迎，先生復書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輩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漸消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先生茲遊，雖爲山水，實注念愛縮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登遊山水間也。冬十月，至滁州。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人遊遨瑯琊灑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於是從遊之衆自滁始。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然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知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五月，至南京。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黃宗明、薛侃、馬

明衡、陸澄、季本、許相、鄉王激、諸傅、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璧、劉觀、時、鄭驥、周積、郭慶、樂惠、劉曉、何鰲、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堯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客有道自滌、游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王嘉秀、蕭惠、好談仙佛、先生嘗警之曰：「吾幼時求聖學、不得、亦嘗篤志二氏、其後居夷三載、始見聖人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辨、惟篤志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億所及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正月、疏自陳不允。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立再從子正憲爲後。

正憲字仲肅、季叔易直先生充之孫、西林守信之第五子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故龍山公爲先生擇守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是年、御史楊典薦改祭酒、不報。八月、擬諫迎佛疏、時命太監劉允爲思藏齋幡供諸佛、奉迎佛徒、允奏請墮七萬引、以爲路費、許之、輔臣楊延和等與戶部及言官各疏執奏不聽。先生欲因事納忠、擬疏欲上、後中止。疏請告。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乞恩歸、一見爲訣、疏凡再上矣、故辭甚懇切。

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尙書王瓊特舉先生。十月、歸省至越。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正月、至贛。先生過萬安、遇流公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即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賊懼散歸。以是年正月十六日開府。行十家牌法。先

是贛民爲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而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奸尤甚。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之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坐。仍告諭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易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選民兵。先生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居其一。窺伺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糜費逾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鯁蝕潛形，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是以機宜屢失，而備禦益弛。先生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督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懸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更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盜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旣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矣。

二月平漳寇。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卽移文三省兵備，尅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日，卽議進兵。兵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遂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騎馬陷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乃責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諸將議猶未決。先生曰：「兵宜隨時變，在呼吸，豈宜各持成說耶？」福建諸軍稍緝，咸有立功贖罪心，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卽掩賊不備，成功可必。今旣聲勢彰聞，各賊必聯黨設械，以禦我師。且宣示以寬

懈而猶執乘機之說以張皇於外，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意在倚重，復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候吾土兵之集，以卜戰期，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哉？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兵上杭，密救羣哨，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兵分三路，俱於二月十九日乘晦夜銜枚並進，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四面滾木巨石，以死拒戰。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振地，三省奇兵，從間鼓噪突登，乃驚潰奔走，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是月奏捷，具言福建僉事胡璉、政參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相、廣東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兵張猷、勞績，賜勅獎賚，其餘陞賞有差。初議進兵，論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尙可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盤據持重，可以計困難，以兵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滅完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桓等狃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濟師。先生獨以爲見兵二十有餘，已爲不少，不宜坐待濟師以自懈，遙制以失機也。遂親督兵而出，卒成功。四月班師。時三月不再，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于行臺得雨，以爲未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堂」，一取王師若時雨之義也。先生乃爲記。五月立兵符。先生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

才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上使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行之。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先生以賊據險，久爲民患，今幸破滅，須爲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蓋以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曰：「方賊之據河頭也，窮兇極惡，至動三軍之兵，合二省之力，而始克蕩平，若不及今爲久遠之圖，不過數年，勢將復起，後悔無及矣。蓋盜賊之患，譬諸病人，興師征討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攝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務調攝，則病不旋踵，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也。」

按是月聞蔡宗充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舉進士，先生曰：「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又聞曰仁在告，買田贖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遺二詩慰之。

六月疏請疏通鹽法。始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於贛州立廠，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然起正德六年至九年而止。至是先生以勅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從之。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南贛舊止以巡撫蒞之，至都御史周南會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爲定制。至是先生疏請，遂有提督之命，後不復更。疏以「我國家有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于參提之後，而不行于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于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于尋常用兵之際，故無成功。今後凡遇討賊，領兵官

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領兵衆，有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具報，覆實聞奏，陞賞如制；若生擒賊徒，問明卽押赴市曹，斬之以狗，庶使人知警畏，亦可比于令典。決不待時者，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起卽得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事下兵部，尙書王瓊覆奏，以爲宜從所請；於是改巡撫爲提督，得以軍法從事，欵給旗牌入面，悉聽便宜。旣而鎮守太監畢真謀于近倖，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遂寢。

按救諭有曰：「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捍則北奔，蓋因地方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日所奏，及各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但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卽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

撫諭賊巢。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尙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取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

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甯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甯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尙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上之心，無故殺一鷄犬，尙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蓬，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于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皆吾等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

輿言至此，不覺淚下。

按是論文，藹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見。虞廷干羽之化矣。故當時酋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即率衆來投，願效死以報。

疏謝陞賞。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敕獎勵，故有謝疏。疏處南贛商稅。始，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以資軍餉。後多奸弊，仍併府北龜角尾，以疏聞。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剏頭諸賊巢。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圍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先生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爲之腹心，而桶岡爲之羽翼。今議者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剏期在十一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師期尙遠，必以爲先事桶岡，觀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臨桶岡，破竹之勢成矣。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密以十月己酉進兵。至十一月己巳，凡破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首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其所由入，惟瑣匙龍葫蘆洞，察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礮石，可以禦我師。雖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况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伏，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賊喜，文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大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首級一千

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賜救獎諭。是役也，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許清，指揮使郝文，知府邢珣，季敦，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從參謀等官，指揮謝景，馮廷瑞，姚璽，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驚，宋瑢，陸璫，千戶陳偉，高睿等，咸上功。首長謝志珊就擒，先生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曰：「何？」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鈞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十二月，班師。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盜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祠堂，歲時尸祝。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先生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界，界乎上猶大庾南康之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爲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示控制，議割上猶崇義等三里，大庾義安三里，南康至坪一里，而特設縣治于橫水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仍設三巡檢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隘保障，令千戶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盜兵，而益以鄰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

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正月，征三泚。與薛侃書曰：「卽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

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梁曰：孚楊仕德，誠可與共學，廡中事累尚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資督責。一時延尚謙爲正憲師，兼倚以衛中政事，故云。二月，奏移小溪驛。小溪驛舊當南康南安中，丙子大庾峰山里，民懼賊讎殺，自願築城爲衛，至是年二月，奏移驛其中。三月，疏乞致仕，不允。以病也。襲平大帽瀨頭諸寇。先生議攻取之宜，先

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瀾頭。方進兵橫水時，恐瀾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投。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北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曰『復兵易與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不能久也。」咸請濟師，不從。乃密畫方略，使各歸部集，候期遏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復使人賜首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珂以給三瀾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受杖三十，擊數旬，乃可。」珂知既喜諾，先生復授其意參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曷遷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頌曆、三瀾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己，既得曆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疎，我來頌曆，若可高坐乎？」於是仲容率其黨九十二人，皆俾首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參隨數人館伴，復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向，審其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話于道曰：「此養寇貽害。」先生始決殲魁之念矣。踰日辭歸，先生曰：「自此至三瀾，八九日，今卽往，歲內未必至家，卽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耳。」聞贛州今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生曰：「正節尙未犒賞，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盡殲之。先生自

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縣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微，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疏上，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桶岡既滅，湖廣兵期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卽獎勵統兵參將史春，使之卽日回軍，及計斬瀨頭。廣東尙不及聞，皆與前議合。四月，班師立社學。先生謂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卽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街衢，官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矣。

按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曰：「今教童子者，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未俗庸鄙之見，爲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若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彼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矣。求其爲善也得乎？」

五月，奏設和平縣。和平縣治本和平峒羊子地，爲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烟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甯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路遼遠，人跡既稀，奸宄

多萃相傳原非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爲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陵夷。先生謂：「宜乘時修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檢司於泃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廢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旌橫水桶岡功也。先生具疏辭免曰：「臣過蒙國恩，授以巡撫之寄，時臣方抱病請告，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朝廷譴之簡書，臣遂狼狽蒞事。當是時，兵耗財匱，盜熾民窮，束手無策，朝廷念民命之顛危，慮臣力之薄弱，本兵議假臣以賞罰，則從之；議給臣以旗牌，則從之；議改臣以提督，則從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得以伸縮如志，舉動自由，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泃，再鼓而下九連，皆本兵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實乎？况臣福過災生，已嘗懇疏求告，今乃求退獲進，引咎蒙賚，其如賞功之典何？」奏入，不允。

七月，刻古本大學。先生出入賊壘，未暇寧居，門人薛侃、歐陽德、梁燁、何廷仁、黃弘綱、薛俊、楊驥、郭洽、周仲周、衝、周魁、郭持平、劉道、袁夢麟、王舜鵬、王學益、余光、黃槐、密、黃、吳倫、陳稷、劉魯、扶、吳鶴、薛僑、薛宗、銓、歐陽昱，皆講聚不散。至是同軍休士，始得專意于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道之方。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至是錄刻成書，傍爲之釋，而引以敘。刻朱子晚年定論。先生序略曰：「昔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證諸六經四子，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牴牾恆疚於心，竊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諸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

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啾啾，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零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謀耕雪上之田，以俟師，年纔三十一。先生每語，輒傷之。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書院居之。先生大征，旣上捷，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諸君，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尙覺前此賞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卽諸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煩口齒爲也。」諸生聞言，愈省各畏。十月，舉鄉約。先生自大征後，以爲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辭有曰：「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冥頑者之罪，有司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以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豫，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

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十月一日，再請疏通鹽法。據戶部覆疏所允，南贛暫行鹽稅，例止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謂不加賦而財足，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以難高也。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舟多蔽河而下，寡不敵衆，勢莫能遏。乃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况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成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朝廷從之，至今軍民受其利。

卷二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正月，疏謝陞陝。以三剏九連功，蔭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謂：「蔭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未安，疾病已纏，圖報無日。」疏入不允。疏乞致仕，不允。以祖母疾亟，故也。上書王晉溪瓊曰：「柳衡諸處，羣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廣兵防夾稍遲，是以致此。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發於建甯，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固非迂劣如某，所能辦此也。又况近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望改授使全首領以歸。」六月，奉敕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叛，奉敕往勘。以六月初九日啓行，十五日午至豐城，知縣顧似迎告濠反，先生遂返丹。先是甯藩世蕃異志，至濠奸惡尤甚。正德初，與瑾納結，嘗風南昌諸生呈舉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詩文名，屈致鼓衆，株連富民，腴剝財產，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佐妄費。按察使陸完因濠器重，遂相傾。

附及爲本兵，首復護衛樹羽翼；而濠欲陰入第二子爲武宗後，其內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朝廷置不問，且諱順等孝陵淨軍，濠益無忌。完改吏部，王瓊代爲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修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劫逃瓊責期必獲。濠始恐，復風諸生頌己賢孝，挾當道奏之。宗武見奏，驚曰：「保官奸陞，保甯王賢孝，欲何爲耶？」是時江彬方寵倖，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應曰：「錢寧臧賢交通甯王，其意未可測也。」太監張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讎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護衛免患，交爲內主，上迺令太監常韋竊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今稽違非制，於是試御史蕭淮上疏曰：「近奉勅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仰窺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隱默，竊見甯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多殺無辜，橫奪民產，虐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潛謀不軌，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仕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後附勢者，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社宗安危，非細故也，或逮繫至京，或坐名罷削，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甯，皆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贊之，欲內閣降勅責鎮巡，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約等，又具奏其不法。廷和恐禍及欲濠，上護衛自贖，同官外廷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曰：「公勿欺我。」廷和忸怩，徐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旦瓊至左順門，見元領勅，謂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之。勅有曰：「蕭淮所言，關係社宗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護衛。」元領勅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選兵操江，爲江西流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擬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廷和默然。會濠偵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晝夜奔告，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官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

事也。宴罷，密召士實、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且諸司入謝，即可行事。」是夜集兵以俟，比旦，諸司入謝。濠出立露臺，宣言于衆曰：「汝等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對曰：「不知。」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怒，令縛之。按察司副使許達從下大呼曰：「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罵不絕口，校尉火信曳出惠民門外，同遇害。是時日午，天忽陰晦，遂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御史王金、公差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濠乃僞置官屬，以吉暨余欽、萬銳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指揮，參政王倫爲兵部尙書，季敦暨僉事潘鵬、師夔、董俱聽役，脇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年號，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始濠聞武宗嬖伶官臧賢，乃遣秦榮就學音樂，餽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澤，巧麗曰：「何從得此？」賢吐實。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濠失賄，深銜之，比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尙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武宗乃益疑忠，彬因贊蕭疏，遂及賢，賢不知也。濠遣人留賢家，多複壁，外鑰木櫺，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有旨大索賢家，林華遽走會同館，得馬，故速歸。初寧獻王驪仙傳惠靖，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宮人南昌馮氏，以成化丁酉生濠。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弗舉，以內人爭免，遂匿優人家，與秦濬同寢處，稍長，淫宮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弘治丙辰襲位，通書史歌詞。至是謀逆，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林華至，始促反。十九日，疏上變。濠旣戕害守臣，因劫諸司，據會城，乃悉拘護衛，集亡命，括丁壯，號兵十萬，奪運船，順下。戊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己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穎，指揮劉勳等遁，屬縣聞風皆潰。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故乘勝剋期東下。先生聞變返舟，值南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憫。」

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一須臾風漸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乃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魚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使遲留旬月，於是故爲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一令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發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以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于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邵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入萬，陳金等領兵陸萬，分道並進，尅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勅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僞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人計入于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拱樞、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季敷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拱樞、士實、養正等東下，賊衆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爲僞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夔守之，直趨安慶。時欽凌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崔文同守不下。

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都，命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衝，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

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爲屋，叛則焚之，我過其處，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復見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奈何！已遣報之急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疏乞便道省葬不允。先生起兵，未奉成命，上便道省葬疏，意示「遭變暫留，姑爲牽制攻討，俟命師之至，卽從初心。時奉旨「着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疏上僞檄。六月二十二日參政季敦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齋僞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卽固封以進。其疏略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甯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懷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已酉，誓師。庚戌，次市。辛亥，拔南昌。先生聞濠兵旣出，乃促列郡兵，尅期會于樟樹。自督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談儲、推官王嘯，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樞、甯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黃冕，各以其兵來赴。已酉，誓師于樟樹。次豐城，諜知賊設伏于新舊廠，以爲省城之應。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襲破之。庚戌，發市以分布。旣定，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及廠賊潰奔入城，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之呼譟梯組而登，遂入城，擒拱樞萬銳等千有餘人，所遺宮眷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甯。於是胡濂、劉斐、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珩等皆自投首。初會兵樟樹，衆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之。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

據我兵若越二城直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鬪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一卒如計云。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于黃家渡丙辰戰于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初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一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苟出奇擊情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嘯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適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賊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北以致之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擊直貫而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璣兵亦至先生以爲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臧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立銳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砲入濠副舟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乃聚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爲火攻具使珣擊而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期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實養正劉吉余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橫丁欝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塘王行吳七火信等數百復執脅從官王宏王金楊璋金山王疇程杲潘鵬梁宸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橫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剿戊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斬擒千餘

死水中殆盡。己未，得槐等報，各擒斬復千餘。蓋自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先生屢疏「力疾赴閩，值甯藩變，臣子義不容舍。又閩省方面並無一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爲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疏入未報，卽以捷聞。洪嘗見龍光述張疑行間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先生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爲武林驛丞，又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非間？何事非間？」嘗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卽使光行間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飲食之，縛齋檄人欲斬，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諭官民，聞鏡與瑞昌王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人，徒見成功之易，而不知其伐謀之神也。黃弘綱聞安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出兵誓師，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卽前齋檄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于心，烏能遽白哉？

先是先生思豫備會汀漳兵備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謀，且官異省，屏左右語之，綱歸卽陰募驍勇，部勒以俟。故晨奉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使席書嶺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範錫爲佛狼機銃并火藥法，遣僕從間道來遺，勉以討賊。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不輟。報至，卽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髮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還坐，衆咸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實，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甯王已擒，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傍觀者服其學。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詫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八月，疏諫親征。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

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纘、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情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闕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是月，疏免江西稅益王、淮王餉軍，留朝覲官，恤重刑以實軍伍，虞置署印府縣從逆人。參九江南康失事，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再乞便道省葬，不允。與王晉溪書曰：「始懇疏乞歸，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為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面已幸無事，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武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脅從，今為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勅，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七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

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奉勅兼巡撫江西。十一月返江西。先生稱病欲堅臥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等望風附會，肆爲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稿賞北軍，秦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糶，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酌酒者，聲聲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語不稍狗，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于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噴噴。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持正保全之。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詔面見，先生卽行，忠等恐語相違，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菴中。適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先生不赴，至是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急遣報，故得實。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泊泊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卽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江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卽計執彬，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于牛首宮，車宴駕，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

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靈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鑿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二月，如九江。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是月還南昌。三月，請寬租。江西自己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濠亂，小民乘隙爲亂，先生盡心安戰，許乞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生上疏略曰：「日者流移之民，聞官軍將去，稍稍膏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觀，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血，有人心者尙忍乎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怠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剝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

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且曰：「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堤，千里爲壑，烟火斷絕，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也。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不以臣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天變可弭，人怒可泄，而臣亦死無憾矣！」

按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意加黎元也。

六月，如贛。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筍、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黃山谷，詩，遂書碑。行

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曰：「來教訓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何必入門之際，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

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辯。是月至贛，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息，虎夜入室嚼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洪昔葺師疏，便道歸省，與再報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豈當國家危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當是時，倡義興師，濠且旦夕擒矣，猶疏謂命將出師，若身不與其事者，至諫止親征疏，乃嘆古人處成功之際，難矣哉。七月，重上江西捷音。武宗留南都既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始議北旋。尙書霍輅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旣已甯，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秦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御史黎龍曰：「平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友，實有內應人

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亡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構爲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前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己，開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是發瑾罪狀，首以規護衛爲言，實以逆謀之成，萌於護衛之復，其早辯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心，不能及此。」洪謂「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泰之變，蓋忠泰挾天子以偕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在，畏即據上游不敢騁，卒能保乘輿還宮，以起世宗之正始，開先勒石，所謂『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改元之兆，先徵於茲矣。噫，豈偶然哉？」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參隨往紀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搗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謀，而不知當時計有所在也。八月，咨部院，雲冀元亨冤狀。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已，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冀元亨爲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狎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癡乃至此耶？」立與絕。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衛之間道歸。及是，張許等索覺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冤。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爲位慟哭之。元亨字惟乾，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而謹於一念，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學自慰。湖廣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桌，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報不釋麻桌。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一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羅洪先贈女兄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瞶，意其熟

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子若此。己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子與龍岡竊嘆莫能辯。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予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其事在是年六月。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命將討賊，因乞省葬，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說，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何無一人贊成？」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着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着一？」九月，還南昌。先生再至南昌，武宗駕尙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與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甦。嘗遺守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復有相講習如度中者，雖自己舵柁，不敢放手，而灘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贊，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許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良字。

以汝止。進賢舒芬，以翰林官謫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卽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卽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微講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啓悟，故甘隨俗習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見同門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物，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正月居南昌。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日，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尙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辯？只得開墻，將子孫滴血，真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成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

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間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錄陸象山子孫。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仿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按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病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久聚，共明此學，適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充爲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於洞中，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州同事焉。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遁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東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庚辰春，甘泉湛先生避地髮履塚下，與霍元匡、韜方叔賢同時家居爲會，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是秋元匡過洪都，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脉，蓋亦難矣。」至是甘泉寄示學庸，測叔賢寄大學，洪範先生遺書甘泉曰：「隨意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究兄命意發端，却有毫釐未協，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遺書叔賢曰：「道一而已，論其大本一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

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先是倫彥式以訓嘗過虔，中問學，是月遣弟以諒遺書問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故君子之學，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常寂。動靜皆有學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迎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六月十六日，奉世宗敕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靜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救至爾可馳驟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卽於是月二十日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按乞歸省，疏略曰：「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復權姦讒，嫉恐罹曖昧之禍，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旣而天啓神聖，入承大統，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以誅斥，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若出陷阱，而登之春臺也，豈不欲朝發夕至，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乎？願臣父老且病，頃遭讒搆，朝夕常有父子不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覩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敘其悲慘，離隔之懷。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故臣敢冒罪以請。」與陸澄論養生：「京中人回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斃力於此矣，後乃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恐懼，而專心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

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也。元靜氣弱多病，但宜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直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斃精竭神，無益也。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祖塋。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技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支，深信之，乃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贊請見。明日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鍾秀、黃文煥、周于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十有二月，封新建伯。制曰：「江西反賊勤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兩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節壹千石，三代并妻一體進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差役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感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乎矣，而卒平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豈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茲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幸，又以爲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歎會遇之隆，感盈成之戒。

卷二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正月，疏辭封爵。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務爲刪削。先生曰：「冊

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爲兵微，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寃，而搆死獄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學也，避禍焉爾已。」疏上不報。二月，龍山公卒。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時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含襪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廚，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內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蒙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于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先生臥病，遠方同志日至，乃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七月，再疏辭封爵。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聖旨：「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蓋以當國者不明軍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

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乃嘆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爲之論列者？均秉忠義之氣，以赴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濠之變，其橫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床者乎？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畏死偷生，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卽感激奮勵，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蠶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于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疏上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俊，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尙有未信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與？吾斯旣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爲也。」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二月，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嘆曰：「吾惡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

旨不諱，亦在取列，識者以爲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爲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揜藏迴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辨？」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卽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尙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况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尙謙子華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胸中有物，未得清脫耳。聞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複，却恐無益而有損。」與尙謙書曰：「謂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

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輕傲，便是格物得致知二字，千古人品，高下真偽，一齊覷破，毫髮不容揜藏，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更熟味，此乃千古聖學之秘，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入於支離外道，而不覺也。」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住峰，鄭太夫人於徐山，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旣改殯郡南石泉山，及合葬公，開壙有水患，先生夢寐不甯，遂改葬。十有一月至蕭山。見素林公有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元冲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正月。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

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開稽山書院，聚入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鑑、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良、孟源、周衝等，來自直隸；何泰、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官剌，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甯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何泰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漂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澐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鬚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爲之記。

八月，宴門人於天泉橋。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有一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一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

是月，舒柏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劉侯有入山養靜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患之謂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

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每愧忤，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心，反爲灑落累耶？謂劉侯曰：「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專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

論聖學無助于舉業。德洪攜二弟德周仲實讀書城南，洪父心漁翁往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攜，日久得無妨課業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爲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爲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來，則諸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榘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家君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

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詩曰：「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又曰：「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聞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傳習錄薛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

於越。

四年乙酉。

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於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略曰：「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失散，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涇涇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

按是年南大吉區蒞政之堂曰「親民堂」，山陰知縣吳胤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與監察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盡錄者廩餼之，咸以記請，先生皆爲作記。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爲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九月，歸姚省墓。先生歸，定會于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爲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子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子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

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籠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一 答顧東橋璣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於吾身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不言而喻矣。一又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則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不以正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

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論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

按祠堂位祔之制，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先生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已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曾之行，宜何如祔？」先生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况在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以聞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祀，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

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于是復書曰：「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故凡某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窒吾淵泉時出之用，如明目之中而鑿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關中自古多豪傑，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有所振發興起，變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

答歐陽德書 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恆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又嘗與書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無知矣。故致良知，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落在第二義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也。」

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宮，俱不廷對，偕黃弘綱張元冲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毋臨坐默對，焚香無語。八月答聶豹書，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先生答書略曰：「讀來論，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乃區區則有大不得已者存。」

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斬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為己，長計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狗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嫉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為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彼此藩籬之隔，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乎？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為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為諂者，有譏其為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為不知禮，而侮之，以為東家丘者，有嫉而阻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為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席者，寧以斬人之信我，知我而已哉？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為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

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夏朋四集，道義日新，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忍然者，輒復云爾。」

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遠世四年矣。見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諸先生，尙冀再見稱贊，今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一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德生。繼室張氏出。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爲賀。先生次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之句。蓋是月十有七日也。先生初命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縮因時相避諱，更今名。十二月，作惜陰說。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先生爲之說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按先生明年丁亥，過吉安，寄安福諸同志書曰：『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不至者，惟恐吾儕尙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

耳。」

六年丁亥。

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

先生與宗賢書曰：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

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被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取近乎勇」，只是取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為取，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被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古之大臣，更不稱他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為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為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為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况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為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六月，疏辭，不受。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為亂，提督都御史姚鏞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勅論功行賞訖。遺目盧蘇王受。

構衆煽亂，攻陷思恩，鎮復合四兵省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朝議用侍郎張瓊、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孰便，并覈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患痰疾增劇，若冒疾輕出，至於憤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刦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鎮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鎮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責鎮等，隆其委任，重能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尙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詔鎮致仕，遣使敦促上道。八月，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情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二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並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九月壬午發越中。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明日先生啓行，晚可同進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聞洪與畿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與畿論辯，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

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靈體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

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

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

先生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

是日洪畿俱有省。甲申渡錢塘，先生遊吳山，月巖巖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抵，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已，過門不違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未難已。」

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丙申至衢，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

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

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戊戌過常山。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深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乃吾師。」十月至南昌。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軌等請見，先生俱謝以兵事未途相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譽之？此燭光無不在，不_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一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領謝而別。明浦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項輿傳遞入都司，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及聞講，沛然無疑。同門有黃文明、魏良器輩笑曰：『遁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降我，爾輩安能？』」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等，偕舊遊三百餘，迎入螺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己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通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至肇慶。是月十肇慶先生寄書德洪，畿曰：「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磨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

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視鞭影耳。卽日已抵肇慶，去樹不三四日可到；方入穴場，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乙未至梧州，上謝恩疏。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尙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可有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獠獯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徵發愆期，旣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論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今日。今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奚啻十百於二首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願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首，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又聞諸兩廣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久設，亦徒有虛名而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旣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自設流官，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征勦日無休息，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可識矣。論者以爲旣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甯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甯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概見矣。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獠獯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尙書王時中持之，得旨：「守仁才略素優，所議必有見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

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豫言處分思田機宜，凡當路相知者，皆寓書致意。與楊少師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爲己地也。昔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全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某乎？果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太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與黃縮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諸公任學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旣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聖主聰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間，却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于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若薦賢于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薯朮之間而進之，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二月，思田平。先生疏略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輅等，參將李璋、沈希儀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知者

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甯，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賓甯，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寧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論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甯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論以『朝廷既赦爾等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論：『於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濺灑道路，踴躍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論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修復生理。至於諸路羣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

「疏入，勅遣行人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洵洵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令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

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于郵傳，舞千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不果。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疎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懷不勝其任之憂，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實重且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進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甯藩之變，常從臣起兵，具見經略；侍郎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鉉，亦皆才能素著，足堪此任。願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先復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住劄，撫綏其衆。然而要之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尙且弗便，而又可益之以都臺乎？今且暫設，凡一切廩餼輿馬，悉取辦于南甯府衛，取給于軍餉，不以干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于賓州，或以南甯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既得轉甯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缺參將，特薦用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張佑，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陞富副都御史，撫治鄱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又以邊方缺官，且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袞，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州林寬，可爲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可爲同知。」且言：「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方反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蓋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則亦未易以得其本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遇矣。」疏上，俱未果行。興思田學校。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迭竄，尙無受廬之民，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着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

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貢。五月撫新民。先生因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古陶白竹石馬等城，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瓚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董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一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猛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置，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離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敝，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檢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首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決不追旣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首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蓄灌漑，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備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

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鴨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干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六月，與南甯學校。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返，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隆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檟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又牌諭曰：「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况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具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甯遊學，扣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仰南甯府官吏，卽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趾諸夷西

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徭，迴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旣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勦八寨諸賊，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濤，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勦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冊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鎮巡知會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旣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

按疏言：「斷藤峽諸賊，犄角屯聚，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勦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都督韓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而罷報。後興師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共已踰三千之功，兩廣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疏請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初，先生旣平思田，乃上疏曰：「臣以迂庸，繆當兵事於茲土，承制假以撫勦便宜，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諭令賊平之後，議設土流孰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旣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投降，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承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凡爲經略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爲田甯，以應讖謠，而定人心，設州治於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邦相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

目之爲衆所眼者世守之。一旣而復破入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苟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復漸來，必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遵制便宜，相度舉行，凡爲經略事宜，有六：移南丹備城於入寨，改築思恩府治於荒田，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於思龍，以屬田甯，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一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是役也，臣等嘗爲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兵若千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合千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兵士若千萬，僅得田州小甯五十日而思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威德，遂使思恩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乃若入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入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爲入寨羽翼也。廣西有入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入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入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入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入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淥水，新甯，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乎伏。今入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入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旣平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遂勦入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

「又曰：一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奉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不以為功，反以為過，可乎？」臣等目擊八寨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阻，城堡不築，逋賊復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言，唯聖明察焉！」九月，疏謝獎勵賞賚。賞思田功也。九月初八日，行人馮恩贊捧欽賜至鎮，故有謝疏。

與德洪畿書。「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年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遍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功，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

十月，疏請告。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且言：「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毒炎所中，遂患咳嗽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年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甯，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齑骨以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而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為養病之舉，此臣之所以大不得已。」

也。一疏入，未報。謁伏波廟。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然如夢中，謂茲行殆非偶然，因識二詩。其一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如同時雨師。尙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其二詩曰：「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建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木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

是月與豹書。一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湊湊蕩蕩，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騷漢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論宰制，此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

又與鄒守益書曰：「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繆矣。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辭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祀增城先廟。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見曷色，

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慙慙。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負初心。」

又題甘泉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尙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與德洪畿書：「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剪。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旣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

與何性之書：「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卽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卽撥兌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於南安。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鋪。」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

思聰迫至南安，迎入南門，就中堂沐浴，衾斂如禮。先是，先生出廣布政門人王大用備美村隨舟，思聰親敦匠事，鋪榻設褥，表裏楊襲，門人劉邦采來奔喪事。十二月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觀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鉉迎祭于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士民听夕哭奠。

入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是月，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

人來候久矣。一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先是，德洪與畿西渡錢塘，將入京殿試，聞先生歸，遂迎至嚴灘，聞訃。正月三日，成喪于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于弋陽。初十日，過玉山，弟守儉守文門人樂惠黃洪李珙范引年柴鳳至。二月，庚午，喪至越。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攜弟

正德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是人朝中有異議，爵廡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詹事黃縮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尊時爲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尊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搆隙，然臣終不以此廢尊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瀨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

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搆覺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入寨，為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為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為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為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為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入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為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尊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為尊是也。况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為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况在今日哉？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仁威德，如此舉措，恐失其望，關係夷情，亦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為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尊為小人所讒，臣謂之憤，既而得白，臣謂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尊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尊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尊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一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請判官。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屨，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

十一年，壬辰。正月，門人方獻夫同志會於京師。自師沒，桂尊在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罪譴，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脩歐陽德、程文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諡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於時黃縮以進表入，洪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林大欽、徐樾、朱衡、王惟賢、傅頤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九月，正億趨金陵。正億外侮稍息，內釁漸萌，深居家局，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得見，相懷憂逼。於是同門僉事王臣、推官李逢，與歐陽德、王良、薛僑、李珙、管州議，以正億趨金陵，將依舅氏居焉。至錢塘，惡少有躡其後載者，迹既露，諸子疑是行，請卜得鼎二之上吉，乃佯言共分胤于金，以歸。惡黨信爲實，弛謀，有不便者，遂以分金騰謗，流入京師，臣以是被中黜職。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同志會於南畿。自師沒，同門既襄事於越，三年之後，歸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併無時。是年歐陽德、季本、許相卿、何廷仁、劉陽、黃弘綱、嗣講東南，洪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士四集，類萃羣趨，或講於城南諸剎，或講於國子、鷄鳴，倡和相稽，疑辯相釋，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正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先生。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間月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既後，守益以祭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奎、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爲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爲之倡也。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先自師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門人樂惠、王璣等數十人，雨中出候，師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師喪還玉山，惠偕同門王修、徐霈、林文璣等，迎觀於草萍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畿乃與璣、應典等，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爲知府，從諸生請，築室于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楫、王之京、王念偉等，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志臯等，爲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爲之

先也。五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於貴陽。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提學副使席書延至貴陽，主教書院，士類感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而祀於家者，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鳴、葉梧、陳文學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杏立石作碑記。記略曰：「諸君之請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生乎？構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俎豆以爲享祀，似矣。追崇之實，曾是以盡之乎？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於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諸君所親承者也。德音鑿鑿，聞者飫矣。光範丕丕，炙者切矣。精蘊淵淵，領者深矣。諸君何必他求哉？以聞之昔日者，而傾耳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見之昔日者，而凝目視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何敢行以領之昔日者，而潛心會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範以觀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蘊以傳也，其爲追崇也，何尙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錄於姑蘇。先是洪畿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詮等議刻文錄，洪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聞廣直隸搜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煜，建仰止祠於九華山，祀先生。九華山在青陽縣，師嘗兩遊其地，師門人江□□、柯喬等宿化城寺數月，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通夕灑翰不倦，僧著墨跡頗富，思師風範，刻師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知縣祝增加葺之。是年，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扁曰「仰止」。鄒守益捐資，令僧買贍田，歲供祀事。越隆慶戊辰，知縣沈子勉，率諸生講學于斯增葺垣宇，贍田，煜祭文見青陽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脩天真精舍，立祀田。門人禮部尚書黃綰作碑記，記曰：「今多書院，興必由人，或仕於斯，或遊於斯，或生於斯，或功德被於斯，必其人實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

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樹之風聲，講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龍山之麓，有曰天真書院，立祀陽明先生者也。蓋蓋生嘗遊于斯，既沒，故于斯創精舍，講先生之學，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豈待予言哉？正德己卯，甯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四方岌岌，日危于死，浙爲下游，通衢入道，財賦稱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陰置腹心，計爲之應，因先生據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速敗，浙賴以甯卒免鋒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則今日書院之創，非徒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也。書院始於先生門人行人薛侃，進士錢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賁爲之繼，而門人僉事王臣，主事薛僑，有事於浙，又增治之，始買田七十餘畝，蒸嘗輯理，歲病不給，侍御張君按浙，迺躋書院而歎曰：『先生之學，論同性善，先生之功，存於社稷，皆所宜祀，矧覆澤茲土，尤甚，惡可忽哉？』乃屬提學僉事徐君階，命紹興推官陳讓，以會稽廢寺田八十餘畝爲庄，屬之書院，又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命杭州推官羅大用，及錢塘知縣王鈇，買宋人所爲龜疇田九十餘畝以益之，於是需足人聚，風聲益樹，而道化行矣。昔宋因書院而爲學校，今於學校之外，復立書院，蓋久常特新之意與？予嘗登茲山，坐幽巖，步危磴，俯江流之洄浙，引蒼渤之冥茫，北覽西湖，南目禹穴，雲樹蒼蒼，晴嵐窅窅，於是愴然而悲，悄然而戚，恍見先生之如在，而不能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遠則常，常則玩，玩則怠，怠則學之道其疎乎？書院之作，既近，近則新，新則惕，惕則勵，勵則學之道其修乎？茲舉也，立政立教之先務，益於吾浙多矣。

十六年丁酉 十月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是年汝員以御史按浙。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遊日衆，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門王良何泰等，乃謀建樓居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來學。師沒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員與知府湯紹恩，拓地建祠于樓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師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十一月僉事沈謐，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橫一州，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謐初讀傳習錄，有悟師學，卽期執贄請見，師征思田弗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

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乃歎曰：「師雖沒，天下傳其道者，尙有人也。」遂拜薛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田若干畝，以贍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員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諸生虔祀事，歌師詩以侑食。既後，謚起僉。江西爲師遍立南贛諸祠，比沒，參政孫宏軾副使劉慤設謚位，附食於師。謚子進士啓原，增置贍田，與愛等議附薛子位，祭期定季丁日，同志與祭。天真者俱趨文湖於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建陽明祠於龍山。龍山在餘姚縣治右。辛巳年師歸省祖塋，門人夏淳、孫陞、吳仁、管州、孫應奎、范引年、柴鳳、楊珂、周于德、錢大經、應揚、谷鍾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錢德、周仲實等侍師講學於龍泉寺之中天閣。師親書三八會期於壁，吳仁聚徒於閣中，合同志講會不輟。丁亥秋，師出征思田，每遺書洪畿，必念及龍山之會。是年傅以諸生請建祠於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於洪都，祀先生。自階典江西學政，大發師門宗旨，以倡率諸生。於是同門吉安鄒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良貴、王臣、裴衍、撫州陳九川、傅默、吳悌、陳介等，與各郡邑選士俱來合會焉。魏良弼立石紀事。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祠在廬陵城西隅。師自正

德庚午蒞廬陵，日進父老子弟告諭之，使之息爭睦族，與孝悌，敦禮讓，民漸向化。興利剔蠹，賑疫禳災，皆有實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既提督南贛，掃蕩流賊，定逆濠之亂，皆切民命，及聞師訃，喪過河下，沿途哀號，如喪考妣，乃相與築祠，名曰「報功」。歲脩私祀，後曾孔化、賀鈞、周祉、王時椿、時槐、陳嘉謨等相與協成，制益宏麗。春秋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等建書院于壽岩，祀先生。壽岩在永康西北鄉，岩多瑞石，空洞澹爽，四山環翠，五峰前擁。桐典與同門李珙、程文德講明師旨，嵌岩作室，以居來學諸生。廬可久，程梓等就業者百有餘人，立師位於中堂，歲時奉祀，定期講會，至今不輟。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祀先生。書院在青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爲有司，延聘主青田教事，講藝中，時發師旨，諸生葉天秩七十有餘人，聞之惕然有感，復肅儀相率，再拜共進師學，又懼師聯無所樹藝，不固，乃糾材築室，肖師象於中堂，謂范子之學出於王門，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乞洪作仰止祠，碑記，御史洪恆紀其詳，後提學副使阮鶚增爲建心極書院，畿作碑記，略曰：「心極之義，其昉諸古乎？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至定吉凶，而生大業，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冒天下之道，無非易也。易者無他，吾心寂感，有無相生之機之象也。天之道爲陰陽，地之道爲剛柔，人之道爲仁義，三極于是乎立。象也者，像此者也。陰陽相摩，剛柔相盪，仁義相禪，藏乎無扁之鍵，行乎無轍之途，立乎無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萬物備焉，故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孔子之精蘊也。當時及門之徒，惟顏氏獨得其宗，觀夫喟然之歎，有曰：『如有所立卓爾。』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曰發聖人之蘊，顏子也。顏子沒而聖學遂亡，後千餘載，濂溪周子始復追尋其緒，發爲無極，而太極之說蓋幾之矣；而後儒紛紛之議，尙未能一，無惑乎千載之寥寥也。蓋漢之儒者，泥于有象，一切仁義、忠孝、禮樂、教化、經論之迹，皆認以爲定理，必先講求窮索，執爲典要，而後以爲應物之則，是爲有得于太極，似矣；而不知太極爲無中之有，不可以有名也。隋唐以來，老佛之徒，起而攘臂其間，以經論爲糟粕，乃復矯以窈冥玄虛之見，甚至掇摯仁義，蕩滅禮教，一切歸之于無，是爲有得于無極，似矣；而不知無極爲有中之無，非可以無名也。周子洞見二者之弊，轉相謬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圖說，以顯聖學之宗，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正仁義云者，太極之謂，而主靜云者，無極之謂，人極于是乎立焉。議者乃以無極之言爲出于老氏，分中正仁義爲動靜，而不悟主靜無欲之旨，亦獨何哉？夫自伏羲一畫以啓心極之原，神無方而易無體，卽無極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聖學之傳，無疑也。夫聖學以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人之欲大約有二，高者蔽于意見，卑者蔽于嗜慾，皆心之累也。無欲則一，

無欲則明通公博，而聖可學矣。君子寡慾，故脩之而吉；小人多慾，故悖之而凶。吉凶之幾，極之立與不立，于此焉分。知此則知函峰阮子所謂心極之說矣。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師昔還自龍場，與門人冀

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于龍興寺，使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為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為作精舍記，羅洪先作性道堂記。又有見江亭、玉芝亭、鷗鷺軒，珊與其弟楊珂，俱多題誌。

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峰，幙下秀出如圭，大江橫

其下。同志朱衡、劉道、劉弼、劉峴、王舜韶、吳文惠、劉中虛等，迎子講學於精脩觀，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晚遊城圍，見民居井落，邑屋華麗，洪曰：「民庶且富，而諸君敷教之勤若此，可謂禮義之鄉矣。」衡曰：「是城四十年前，猶為赤土耳。一問之曰：『南贛峒賊，流劫無常，妻女相牽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恃耳。』師來蕩平諸峒，百姓始得築城生聚，乃有今日，皆師之賜也。』洪嘉嘆不已，乃謂曰：『沐師德澤之深若此，南來郡邑，俱有祠祀，何是地獨無？』衆皆感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責洪作疏糾材，是夕來相助者盈二百金。舉人周賢宣作文祀土衆役，並與中遭異議，止之。至嘉靖甲子，衡為尚書，賢宣為方伯，與太僕卿劉愨復完舊業，祭祀規制大備，名曰「雲興書院」。云。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詔，祀先生。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知府鄭驥作明經館，與諸生課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詔，因更建書院，立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是月，洪謁甘泉湛先生，踰庾嶺，與諸生鄧魯、賈堯知、胡直、王城、劉應奎、鍾大賓、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張昂等六十三人，謁師祠，相與入南華二賢閣，與鄧魯、胡直等共闡師說。至隆慶己巳，知府李渭大脩祠宇，集諸生與黃城等，身證道要，師教復振。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于溧陽，祀先生。書院在溧陽救荒滄塘。

以活饑民，塘成而建書院于上，延四方同志講會，館穀之，籍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饑荒，名曰「嘉義」，欽王音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教事，乃先幣聘越，三年，茲來定盟，是月，同志周賢宣、趙大河、諸生彭若思、彭廷、袁端化、王爨、徐大經、陳三讓等數十人，際率子姪史繼源、繼志、史銓、史珂、史繼書、繼辰、致詹偕、吾子壻葉邁、鄭安元、錢應度、應禮、應樂，定期來會，常不下百餘人，立師與甘泉湛先生位，春秋奉祀。天成一篇，揭嘉義堂，示諸生曰：「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爲天地萬物之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矣，而爲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爲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奉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

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微動靜，通物我，互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使間于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辯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辯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必率是靈，而無間於欲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

一 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錄二卷，共三卷，際令其孫致詹梓刻於書院。重刻先生山東甲子鄉試錄。山東甲子鄉試錄，皆出師手筆，同門張峰判應天府，欲番刻於嘉義書院，得吾師繼子正憲氏原本刻之。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于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講會。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築室買田爲館，穀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何遷、余胤緒、呂光洵、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陸光祖、龐嵩、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于精舍，設師與甘泉像爲講會，會畢，退坐味味室，默對終夕而別。是月，洪送王正億入胄監，至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何遷時爲吏部文選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靜

坐，慮學者偏靜，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習，淪浹膚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與物無所親聞，澄師絕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乎？師門亦嘗言之，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又云：「心罹疾病，如鏡面斑垢，必先磨去，明體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終無所入。」洪對曰：「師門未嘗禁學者靜坐，亦未嘗立靜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自能辯是與非，自能時靜時動，不偏于靜。」曰：「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歎學者靜坐爲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靜處精鍊，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鍊，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見吾體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時動時靜，不見爲端，爲陰爲陽，莫知其始，斯之謂動靜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是動靜有間矣，非合內合外，故不可與語入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衆皆起而歎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下塔，由畫廊指真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以證儒佛之辯。」衆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畫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畫舜流形圖，必從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耶？」諸友大笑而別。

三十年辛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建陽明祠於龍場。龍場舊有龍岡書院，師所手植也；至是錦建祠三楹於書院北，旁翼兩序，前爲門，仍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奠師位於中堂，巡撫都御史張鵬翼廉使張堯年參政萬虞愷提學副使謝東山共舉祠祀，羅洪先撰祠碑記，記略曰：「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辯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敘則

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不_易者，則何以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蘆草茁，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盡政之時，捷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而於萬里絕域，荒烟深箐，狸躡豺虎之區，形影子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贅，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張，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辯於中否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

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贛都御史張烜建復陽明王公祠於鬱孤山。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之後。嘉靖初年，軍衛百姓，思師恩德不已，百姓乃糾村建祠于鬱孤臺，以度尸祝，軍衛官兵建祠于學宮右，塑像設祀，俱有成式。繼後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湫隘慢褻，軍民懷忿。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謚訪詢其故，父子弟相與涕泣申告，謚謁師像爲之法然出涕。報功祠舊有贍田米三十八石，見供春秋二祭，鬱孤祠則取諸贛縣，均平銀兩，乃具申軍門，烜如其議，脩葺二祠，迎師像於鬱孤臺，廟貌嚴飾，煥然一新。軍衛有司各名虔祝，父子弟歲臘厥奔，烜作記立石紀事。師自征三剺山寇盡平，卽日班師，立法定制，令贛屬縣俱立社學，以宣

風教，城中立五社學。東曰義泉書院，南曰正蒙書院，西曰富安書院，又西曰鎮寧書院，北曰龍池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爲教讀。選子弟秀穎者，分入書院，教之歌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未期月而民心丕變，革奸軌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叉手拱揖，而歌誦之聲溢於委巷，浸淫乎三代之遺風矣。繼後異議者，盡墮成規，而五院爲強暴者私據，禮樂之教息矣。至是，謚詢士民之情罪，逐僭據，脩舉廢墜，五社之學復完，慎選教讀子弟而淬礪之，風教復興，飄飄乎如師在日矣。建復陽明王公祠於南安。南安青龍鋪師所屬續之地也。士民哀號哭泣，相與建祠於學宮之右，歲時父老子弟奔走祝奠，有司卽爲崇祀，廟貌宏麗，後爲京師流言，承奉風旨者，遂遷祠於委巷，隘陋污穢，人心不堪，謚與有司師生議復舊址，原制樓五楹，前門五楹，取委巷祠址之值於民，助完工作，具申軍門，烜從之。自是師祠與聖廟並垂不朽矣。

三十二年癸丑。江西僉事沈謚脩復陽明王公祠於信豐縣。按謚度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巍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頌功德，久而不衰，尙有談及而下淚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什主者，廢爲宴憩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例，限三日內卽查究清理，仍爲灑掃立主，因舊爲新，不惟一邑師生故老得以俱興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以盡展拜俎豆之禮。古人所謂愛禮存羊，禮失求野之意，卽是可見矣。」一時謚署南贛兵備事故云。三月改建王公祠於南康。南康舊有祠在學宮右，後因異議者，遷師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謚往謁祠，見二像並存於一室，王公有祭而無祠，韓公有祠而無祭，其室且卑陋，訪祠西有鄉約所，前有堂三間，後有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師像於堂，而復其祭，韓公祠另爲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而立祠，則兩祠之勢並峙，而各全其尊，報功之典同行，而成盡其義矣。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安遠舊無師祠，百姓私立牌於小學，父老子弟相率餽奠，始伸

歲臘之情卜相見之，乃惕然曰：「此吾有司之責也。」乃具申舊院道，謂前都御史陽明王公，功在天下，而安建爲用武之地，教在萬世，而虔州爲首善之區。本縣正德年間，中有廣寇葉芳，擁衆數千，肆行剽掠，民不聊生。自受本院撫勦以來，立籍當差，無異於土著之齊民。後生小子，不忘乎良知之口授，今詢輿情，擇縣西舊堤，備所空處，堪以修建祠堂。本縣將日逐自理詞訟銀兩，買辦供費，庶財省而功倍，祠專而民悅。嘉靖二十九年，申據前提督軍門盧俱如議行之。見今像貌森嚴，祠宇宏麗，申兵備僉事沈提督軍門張扁其堂曰仰止，門曰報功，祠烜爲作記，立石紀事。四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按虔南公移錄，景星申稱：「正德初年，歲侵民饑，盜賊衝熾，民不聊生，逃亡過半。賴提督軍門王公，剪除兇惡，宣布德威，發粟賑饑，逃民復業，感恩思德，欲報無辭。今有耆民蘇振等，願自助財鳩工，拓鄉校右，以崇祠像。李珩祿願自助早田八十畝，以承春秋尸祝。」僉事沈謐嘉獎之，申照軍門張烜嚴立規制，題曰報功，立石紀事。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脩陽明王公祠。崇義縣在上猶大庾南康之中，相距各三百餘里，師所奏建也。數十年來，居民井落，草木茂密，生聚繁衍，百姓追思功德，家設像以致奠祝。至是，廷耀請於前軍門盧會民、建師祠於儒學東隅，廬從之。僉事沈謐巡縣，廷耀請新舊制，謐爲增其未備，設制定祀，如信豐諸縣，立石紀事。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御史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山去城五里，舊有祠在豐樂亭右，湫隘不容俎豆。茲改建紫薇泉上，是年歲謁師祠，與懷戚賢等數十人，大會於祠下。十月，洪自甯國與貢安國謁師祠，見同門高年，猶有能道師教人初入之功者。

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閻東甯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有上中下三寺，初與諸生會集，寓於各寺方丈，旣而諸生日衆，僧舍不能容，乃築室於上寺之隙地，以備講肄，又不足，提學御史黃洪昆與知府劉起宗，創議建精舍於上寺右，未就。巡按御史閻東甯提學御史趙鏜繼至，起宗

復申議；於是屬知縣丘時庸恢弘其制，督成之。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相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曹按妻也，遺其子廷武，輸田八十畝有奇，以廩餼來學。於時書院館穀具備，遂成一名區云。起宗禮聘洪畿，間年至會。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德揭天真祠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海，皆上院之景，吾師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適其徒御史胡宗憲提學副使阮鶚，俱有事吾浙，卽責其改建祠於其上院，扁其額曰仰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沅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生員徐應隆迎至新祠，爲有司公祭；下祠塑師燕居像，爲門人私祭；鄒守益譔天真仰止祠記。」記曰：「嘉靖丙辰，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葺陽明先生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模聳舊觀矣，宜早至一記之。』未果，迺也。迺具顛末以告天真書院。本天真天龍淨明三寺地。歲庚寅，同門王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書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爲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爲明德堂。日新館傍爲翼室，置田以供春秋祭祀。歲甲寅，今總制司馬梅林胡公宗憲按浙，今中丞阮公鶚視學，謀於同門黃子弘綱、主事陳子宗虞，改祠於天真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左爲敘勳堂，右爲齋堂，後崖爲雲泉樓，前爲祠門，門之左通慈雲嶺，磴道橫互若虹，立石牌坊於嶺上，題曰『仰止』。下接書院，百步一亭，曰『見疇』。曰『瀉雲』。曰『環海』。右拓基爲淨香菴，以居守僧，外爲大門，合而題之曰『陽明先生祠』。門外半壁池，跨池而橋，曰『登雲橋』。外卽龜田亭，其上曰『大極』。云歲丁巳，春總制胡公平海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戰武士，命同門杭二守唐堯臣重刻先生文錄傳習錄於書院，以嘉惠諸生，重修祠宇，加丹堊，泉石之勝，闢疑靈，玄陽之洞，梯上真躡蟾窟，經蒼峽，采十真，以臨四眺，湘烟越嶠，縱足萬狀，窮島怒濤，坐收樽俎之間，四方遊者，愕然以爲造物千年所秘也。文明有象，先生嘗詠之，而一旦盡發於羣公，鬼神其聽之矣。守益拜首而復曰：『真之動以天也微矣，果疇而仰應，又疇而止之。先生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

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而反覆師旨，慨乎顏子知幾之傳，故其詩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而直造先天，未畫焉，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於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氏之所以爲真見也。」吾儕之服膺師訓久矣，飭勵事爲，而未遠行著習察之蘊，則倚於滯像，研精性命，而不屑人倫庶物之實，則倚於凌虛，自邇而遠，自卑而高，未免於歧也；而入門升堂，奚所仰而止乎？獨知一脈，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也。慎之爲義，從心從真，不可人力加損，稍涉加損，便入人爲而僞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格帝饗廟，運天下於掌，舉由孝弟，以達神明，無二塗轍，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指真之動以天也。先師立艱履險，磨瑕去垢，從直諫遠譖，九死一生，沛然有悟於千聖相傳之訣，析支離於衆淆，融闕漏於二氏，獨揭良知，以醒羣夢，故惠流於窮民，威襲於巨寇，功昭於宗社，而教思垂於善類，雖罹讒而遇媚，欲掩而彌章，身沒三十年矣，干戈倥偬中，表揚曰：力此豈聲音笑貌可襲取哉？惟梅林子嘗受學於金臺，至取師門學術勳烈，相與研之，既令餘姚，諳練淬勵，荅拜簡命，神謀鬼謀，出入千古，旁觀駭汗，而竟以成功，若於先師有默解者，繼自今督我同遊，暨於來學，駁奔詠歌，務盡齋明盛服之實，其望也。若跂其至也，若休將三千三百，盎然仁體，罔俾支離闕漏，雜之以古所稱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蠻貊無異於州里，省刑薄斂，親上死長，持挺於秦楚，是發先師未展之秘，達爲赤鳥，隱爲陋巷，俾聖代中和位育之休熙，光天化日之中，是謂仰止之真。」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先生。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誦判廣德，創建書院，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率其徒濮漢，施天爵，過越見師而還，復初之會，遂振不息。後漢天爵出宦遊，是會興復不常者二十年，至洪畿主水西會，往來廣德，諸生張槐，黃中，李天秩等，邀會五十人，過必與停驂信宿。是年漢天爵致政歸，知州莊士元，州判何光裕，申鏜，復大修書院，設師位，以歲修祀事。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

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祀先生。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同門，谷鍾秀建書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是年與鄉大夫顧問、顧闕、迎洪於水西，諸生鍾沂、史修等一百十人有奇，合會於立誠堂，寵率州守首舉祀事，屬洪撰仰止祠記。其略曰：「二三子，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不以地而隔，不爲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乎？夫子於諸生，世異地隔形疎，而顧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潛通於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合符節者，何也？爲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豈惟舜文爲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愚，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故歷千載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體炯然不滅，故夫子一發其端，而吾人一觸其幾，恍然如出幽谷而覩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信之篤者，爲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尙思其難，而擬其信之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於陷穿者屢矣。夫子憫人心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達，能繼是無間，必信其燎原達海，以及於無窮，斯爲真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圖之！」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

師既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冲謀成年譜，使各分

年分地，搜集成藁，總裁於鄒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合併，洪分年得師始生至謫龍場，寓史際嘉義書院，具稿以復守益，又越十年守益遺書曰：「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爲隔世人矣。後死者甯無懼乎？譜接龍場，以續其後，脩飾之役，吾其任之。」洪復寓嘉義書院，具稿得三之二。壬戌十月，至洪都，而聞守益訃，遂與巡撫胡松弔、安福、訪羅、洪先於松原，洪先開闢有悟，讀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悅，遂相與考訂，促洪登懷王，越四月而譜成。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院於宣城，祀先生。洪畿初赴水西會過寧國府，諸

生周怡、貢安國、梅守德、沈寵、余珊、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延至景德寺講會，相繼不輟。是年歲至，定向汝芳，規寺隙地，建祠立祀，於今講會益盛。後知府鍾一元扁爲「昭代真儒」，「遵聖諭也」。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記曰：「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

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后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祠先生於後園，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

矣。呂生誠有慕乎尙於其學求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脩洪都王公仰止祠。大學士李春芳作碑記。記曰：「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詞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公旣聞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爲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祀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雋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旣公召還，府躋綸閣，爲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二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圯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脩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子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拓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神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膺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卽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卽發私醜，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有，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錯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乎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好，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蠱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新舍者，其尙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錄續編成。師文錄久刻行于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彙錄得爲卷者六。嘉興府知

府徐必進見之曰：「此於師門學術皆有闕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啓子，徵少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錄，續編并家乘三卷行於世云。

今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五月，詔贈新建侯，謚文成。丁卯正月，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謚，而未得者，

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辛自脩、岑用賓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等上疏：「原任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勳道德，宜膺殊恤。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詔贈新建侯，謚文成。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表，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旣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粵之菁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旣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謚文成，錫之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使司堂上正官參政，與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元年三月，給事中辛自脩、岑用賓等爲開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尚書楊博奉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任士憑，會同巡按御史蘇朝宗查覆征藩實跡，及浙江巡撫都御史趙

孔昭巡按御史王得春奏應復爵廢相同，于是吏部奉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尚書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勦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盤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甯，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上，詔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御史傅寵奏議廢爵，吏部復請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尚書劉體乾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以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廢，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隣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於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密，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咸甯，姑置不論，卽如甯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咸甯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于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廢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正德，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明旨許其世襲。」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卷五 附錄

增訂年譜刻成，啓原檢舊譜，得爲序者五，得論年譜書者二十，乃作而嘆曰：「譜之成也，非苟然哉？陽

明夫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緒山念菴諸先坐，心闡斯道於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以啓百世後聖之矩；讀是譜者，可忽易哉？乃取敘書彙而錄之，以附譜後，使後之志師學者，知諸先生爲道之心身，斯譜其無窮乎？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敘言曰：「昔堯舜禹開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噫！此三言者，萬世聖學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同體萬物之仁也；執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以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爲帝，禹湯文武之爲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後世聖學不明，人失其宗，紛紛役役，疲極四海，不知中爲何物。伯術與假借聖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逐乎外者，遺乎內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祿亦與之而永終。噫！夫豈無自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顏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三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徵，百姓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之宋儒，不得，窮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爲養生之術，靜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脫塵塗，有飄飄遐舉之意焉。然卽之於心，若未安也，復出而用世，謫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極性真，宜其疲神而無得也。蓋吾心之靈，徹顯微，忘內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卽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蓍以來，再遭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鍊，千磨而精光煥發，益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靜寂，而不墮於空微之千聖，莫或紕繆，雖百氏異流，咸於是乎取證焉。噫！亦已微矣。始教

學者，悟從靜入，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之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憖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之續，豈非千古一痛恨也哉！師既沒，吾黨學未得正，各執所聞以立教，儀範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喜為新奇譎秘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為本體，樂疎簡為超脫，隱幾智於權宜，蕩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淆言亂衆，甚為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以宣明師訓，漸有合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言之尙足徵乎？譜之作，所以徵師言耳。始謀於薛尙謙，顧三紀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鄒子謙之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沒，假館於史恭甫嘉義書院。越五月，草半就，趨謙之而中途聞訃矣，偕撫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見羅達夫閉關方嚴，及讀譜，則喟然嘆曰：「先生之學，得之患難幽獨中，蓋三變以至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與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懷玉書院，以復達夫比歸，復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賓、黃子國卿、王子健、互精校閱。曰：「庶其無背師說乎！」命壽之梓。然其事則核之奏牘，其文則稟之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若夫力學之次，立教之方，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後之讀譜者，尙其志逆神會，自得於微言之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絕矣！僭為之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若，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攜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王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即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誦，不敢

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沉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爲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困，爲我者固尙衆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顧視其啾啾，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爲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風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於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在於未發之中一言，卽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爲至。蓋家學之祕藏也。孟軻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己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

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層層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俛俛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卽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者折於羣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音，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卽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出於孟軻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脈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吶吶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習，蓋亦難矣！寢幽寢昌，寢微寢著，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知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羣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爲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爲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爲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虛寂，則爲異端；無思無爲，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無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爲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爲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爲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夫儒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於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爲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闡闢，推盪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之不爲空言也。師之繼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慮學脈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

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爲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發，而假借附會，則不敢自誣，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於言詮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又

後學胡松

人有恆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茫然道人爾，及稍遷令尹，漸露鋒穎矣。未幾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尙友千古，人皆譁之爲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爲行主意，行爲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爲作聖爲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羣然吠焉，豈知良知卽良心之別名？是知也。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爲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知而自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於倫物，云爲之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備，而實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兢業而病防檢，私徒與而挾倖嫉，廢人道而羣鳥獸。此則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七鬯，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所襲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習爲戰。

與鬪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齊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爲文，武豈爲武，蓋尙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實哀其人而存之，彼依託之徒，呼喝叱詫，豪蕩弗檢，自詭爲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做矣。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沂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爲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爲書七卷，旣成，則謂子曰：「君際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敘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又

後學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間大都詣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歷階者，不容躐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古學脈之的也。然宗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沒，豈其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而未沒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可庸之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顏曾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夫矩心之體，而物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爲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適呈焉，炯然煥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之則涉於安排，減之則闕而不實，毫釐幾微，瞬目萬里，途轍倚着，轉輿則背，此非有如聖人之志，畢餘生之力，精研一守，以至於忘體忘物，獨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湊泊其藩者；而况於橫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踰於矩哉？此聖學所

以別於異端，斃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者也。不踰矩，而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沒，而此學不傳，我朝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爲世所奇，而爭傳之以爲恠。年幾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爲聖學大端，良有功於聖門。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達於此學，而發揮於作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分，夫亦未知所本也。與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爲書，凡世所語奇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猶詳書成而俾予爲之序。

論年譜書

鄒守益

浮峰公歸浙，託書促聚復真，以了先師年譜，竟不獲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峰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今計可脫稿，爲之少慰。同門羣公如中離、靜庵、善山、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不藉此，然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佇望佇望，歸自武夷，勞與暑并，靜養寡出，始漸就瘳。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勸之風，便早示瑤音，以快懸跂。

論年譜書 凡九首

羅洪先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爐峰，問行蹤，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兒輩何知辱誨真語，且波其父，兩世嚙我，如何爲報？計南浦尚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譜自別後，卽爲冊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面時當

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靜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紛中，更不回首，寧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枯稿耳。會語教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譜非細事，兄亦非閑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許多閑光陰，須爲決計，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內外終屬誼囂是非之場，斷非著書立言之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爲兄計，歲晚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靜處，且須謝絕城中士友，勿復往來，可久則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懷玉之棹，閒居數月，日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即使柏泉公有扳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矣。弟欲寄語并譜草，亦當覓便風，不長遠也。深思爲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玉峽人來，得手書，知兄拳拳譜草，前遇便，曾附一簡，爲公畫了譜之計極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好尚不同，訛言誚謗，極能敗人興味，縱不之顧，恐於侍生之愆，不免犯替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不盡。

倏焉改歲，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前連二書，望留兄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今寄食於隣，如此賓主安矣。不然柏泉公有館穀之令，則處懷玉爲極當，好景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毋爲人言所誑，再囑再囑，年譜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書者，乃合卷日事，而觀綱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目中，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黑地別之，二卷三卷，如舉良知之說，皆可揭標於目中矣，望增入，不識兄今何在，便風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吳江迎沈君，曾附年譜稿，并小簡上，想已即達。龍光之聚，言之使人興動，弟謬以不肖所講言之，諸兄是執事，說假譽以興發之，在諸君或有自得，在不肖聞之愧耳。供張不煩有司，甚善！只恐往來酬應，亦費

時日兼彼此不便，則何如諸君之意方專誠，不知何以爲去留也？年譜續修者，望寄示柏泉公爲之序，極善。俟人至，當促之來簡。一精詣力究，一四字真吾輩猛省處，千載聖人不數數，只爲次此四字。近讀擊壤之集，亦覺此老收手太早。若是孔子，直是停脚不得也。願共勉之。

承別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謂僕心師陽明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沒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援，且謬加許可，以爲不辱先生門牆，此皆愛僕太過，特爲假借推引耳。在僕固有所不敢，竊意古人之稱謂，皆據實不苟焉，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嘗曰：「子未得爲孔子徒也。」蓋嘆之也。彼其嘆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於速省焉耳。固未始卽其願學，而遂自謂之徒也。夫得及門，雖五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後之師法者，宜如何哉？此僕之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病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是爲僕謀者在願學不在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恆不易易，必其人有足師焉，然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雙江公與僕兩人，一則嘗侍坐，一則未納贄事體自別，不得引以相例。且使僕有不得及門之嘆，將自俛焉，跂而及之，亦足以爲私淑之助，未爲戚也。惟兄□□言。

廿六日吐泄大作，醫云內有感冒，五日後方云無事，在五六日中，自分與兄永訣，方見門前光景，未能深入究竟，亦無奈何。惟此自知耳，雖父子間不能一語接也。初四日復見正月廿日書，始知廿四之期，決不可留，大爲悵悵。蓋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離去太遠，此心如何！此心如何！見兄論夜坐詩，中間指先天之病，非謂先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些兒若問天根處，玄子中間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自與道合。白沙雖欲斬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肯正欲反其意，而言不自達，爲之媿媿然，不敢妄言，乃遵兄終身之惠，不敢不敬承。病戒多言，復此喋喋，不任惶恐。附此再

呈，不次。

前病中，承示行期，卽力疾具復；未幾，王使來，復辱惠以年譜，卽日命筆裁請，緣其中有當二三人細心商量者；而執事得先生真傳，面對口語，不容不才億度，比別樣敘作用不同，故須再請於執事，務細心端凝，曲盡當時口授大義，使他年無疑於執事可也。自整不妨連下，或至來年，總寄來，不肖不敢不盡其愚。此千載之事，非一時草草，然舍今不爲，後一輩人，更不可望矣。峽江胡君知事者，書來託之，斷不稽緩。

八月十一日，始得兄六月朔日書，則知弟六月下旬所寄書，未知何日至也。柏泉公七月發年譜來，日夕相對，得盡寸長，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此學進爲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於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兄原本，似失初制，誠爲僭妄，弟體兄虛心求益，不復敢有彼我有限隔耳。如己卯十一月，始自京口返江西，遊匡廬，庚辰正月，赴召歸，重遊匡廬，二月，九江還南昌，又乙亥年自陳疏，乃己亥年，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舉據文集改正之，其原本所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不及請正，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兄善教之，草草裁復，不盡，請正。

得吳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北川公分惠，可以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十部，伏惟鑒入。雖然，今所傳者公之影響耳，至於此學精微，則存乎人自得之，固不在有與無，多與少也。弟去歲至今，皆在病中，無能復舊，然爲學之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有此事緊要，若得影響，卽可還造化，無他欠事也。兄別去一年，此件自覺如何？前輩凋落，雙翁以歸土，所賴倡明此學者，却在吾輩，吾輩若不努力，稍覺散漫，卽此已矣，無復可望矣。得罪千古，非細事也，悲哉！悲哉！千里寄言，不盡繾綣。

答論年譜書 凡十首

錢德洪

承兄下榻，信宿對默，感教實多。兄三年閉關，焚舟破釜，一戰成功，天下之太宇定矣；斯道屬兄，後學之慶也。珍重珍重！更得好心消盡，生死毀譽之念忘，則一體萬化之情顯，盡乎仁矣。如何如何？師譜一經改削，精彩迥別，謝兄點鉞成金手也。東去譜章，有繼上乞賜留念！外詩扇二柄，寄令郎以昭併祈賜正。詩曰：「我昔遊懷玉，而翁方閉關，數年論睽合，豈泥形迹間？」今日下翁榻，相對無忤顏，月魄入簾白，松標當戶閒。我默鏡黯黯，翁言玉珊珊。劍神不費解，調古無庸彈。喜爾侍翁側，傾聽疑如山，見影思立圭，植根貴刪繁。遠求憂得門，况乃生宮闈，毋恃守成易，俛惟創業艱。」又書會語一首：「程門學善靜坐，何也？」曰：「其憫人心之不自覺乎？聲利百好，擾擾外馳，不知自性之靈，炯然在獨也，稍離奔驚，默悟真百感紛紜，而真體常寂，此極深研幾之學也。入聖之幾，庶其得於斯乎？」

奉讀手詔，感惓惓別後之懷，心同道同，不忘爾我，一語不遺，共徹心髓，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感傷如之何！年來同志凋落，慨師門情事未終，此身悵悵無依，今見兄誕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間，已得人主張，吾身生死短長為足為世多寡，不覺脫然無係矣。此番相別，夫豈苟然哉？宜兄之臨教益切也。師譜得兄改後，謄清再上，尚祈必盡兄意，無容遺憾，乃可成書。令郎美質，望奮志以聖人為己任，斯不辜此好歲月耳。鄉約成冊，見兄仁覆一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在言前，不動聲色，天載之神也。餘惟嗣上不備。

別後沿途阻風，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龍光寺，諸友羣聚，提兄丕顯待旦一語為柄，聽者莫不聳然反惕；謂兄三年閉關，即與老師居夷處困，動忍熟仁之意同。蓋慨古人之學，必精詣力究，深造獨得，而後可以為得，誠非忽慢可承領也。諸生於是日痛發此意，兄雖在關，示道標的，後學得所趨矣。喜幸喜幸！城中王緝諸生，風辦柴米，為久留計，供應不涉有司，五日一講會，餘時二人輪班，代接賓客，使生得靜處了譜，見其志誠懇，姑與維舟信宿以試之，培果如衆計，從之；若終涉分心，必難留矣。二書承示周悉，同體之愛也。今雖久暫未定，必行兄意，不敢

如前堅執硬主也。柏泉公讀兄年譜，深喜經手自別，決無可疑，促完其後；昨乞作序冠首，兄有書達，幸督成之，留稿乞付來人，蓋欲付人謄真也。

兄於師譜不稱門人，而稱後學，謂師存日，未獲及門委贄也。兄謂古今稱門人，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貢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孔門之徒三千人，非皆及門委贄者乎？今載籍姓名七十二人之外，無聞焉，豈非委贄而未聞其道者與？未及門者同乎？韓子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夫道之所在，吾從而師之，師道也，非師其人也；師之所在，吾從而北面之，北面道也，非北面其人也。」一兄嘗別周龍崗，其序曰：「予年十四時，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贛，慨然有志就業，父母憐恤，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崗從贛同，未嘗不憤憤也。」是知有志受業，已在童時，而不獲通贄及門者，非兄之心也。父母愛護之過也。今服膺其學，既三紀矣，匪徒得其門，且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又奚歉於稱門人耶？昔者方西樵、叔賢與師同部曹僚也；及聞夫子之學，非僚也，師也，遂執弟子禮焉。黃久庵、宗賢見師於京師，友也，再聞師學於越，師也，非友也，遂退執弟子禮。聶雙江、文蔚見先生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刻二書於蘇，曰：「吾昔未稱門生，冀再見也，今不可得矣。」一時洪與汝中遊蘇，設香案告師，稱門生，引予二人以爲證。汪周潭尙寗始不信師學，及提督南贛，親見師遺政，乃頓悟師學，悔未及門，而形於夢，遂謁師祠，稱弟子，遺書於洪汝中，以爲證。夫始未有聞，僚也，友也，既得所聞，從而師事之，表所聞也；始而未信，師學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學明，證於友，形於夢，稱弟子焉，表所信也；吾兄初擬吾黨承領本體，太易併疑吾師之教，年來翕聚精神，窮深極微，且閉關三年，而始信古人之學，丕顯待旦，通晝夜，合顯微，而無間，試與里人定圖，搖冊終日紛囂，自謂無異密室，乃見吾師進學次第，每於憂患顛沛，百鍊純鋼，而自徵三年所得，始洞然無疑。夫始之疑吾師者，非疑吾師也，疑吾黨之語而未詳也；今信吾師者，非信吾師也，自信所得而徵師之先得也；則兄於吾師之門，一啓關鑰，宗廟百官皆故物矣。稱入室弟子，又何疑乎？譜草承兄改削，編述師學，惟兄與同，今譜中稱門人，以表兄信心，且從童時

初志也，其無辭！

南浦之留見諸友相期懇切，中亦有八九輩，肯向裏求入，可與共學矣；亦見其中有一種異說，爲不羈少年，助其愚狂，故願與有志者，反覆論正，指明師旨，庶幾望其適道。諸生留此，約束頗嚴，但無端應酬，終不出兄所料；已與柏泉公論別，決二十日發舟登懷玉矣。兄第伍簡復至，感一體相成之愛，無窮已也。仰謝仰謝！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而言，來簡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惕，謂康節收手太早，若在孔門，自不容停脚矣。實際之言，真確有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別簡謂孟子不得爲孔子徒，蓋嘆已不得親炙，以成速肖也。誦言及此，尤負慚恐，親炙而不速肖，此弟爲兄罪人也。兄之所執，自有定見，敢不如教！閒中讀兄夜坐十詩，詞句清絕，造悟精深，珍珠入口，令人雋永，比之宋儒感興諸作，加一等矣。幸教幸教！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之。吾黨見得此意，正宜藏蓄，默脩默證，未宜輕以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知先及，本體作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蓋古人立言，皆爲學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更覺意味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何也？至道非以言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業之艱，與富家子弟言，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啟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實也。此聖賢之辯也。調息殺機，亥子諸說，知兄寓言，然亦宜藏默。蓋學貴精，最忌駁，道家說性命，與聖人所問毫釐耳；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爲一體，豈獨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脩身中之實功，特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絕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知之而不爲，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爲耶？但聖人爲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灶，只致良知，人已俱得矣；知而不爲者，非不爲也，不必如此爲也。夫自吾師去後，茫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凋落，四方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但爐中火旺，會見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滓復凝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况庸一言之雜其耳乎？兄爲後學啓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間，不可不慎。

也！故敢爲兄妄言之，幸詳述以進我情關血脈，不避喋喋，惟兄其諒之！

前月二十五日，舟發章江，南昌諸友追送，阻風樵舍，五日入撫州，吊明水兄；又十日而始出其境，舟中特喜無事，得安靜構思，譜草有可了之期矣。乏人抄寫，先錄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奉上，亟祈改潤，卽付來手。到廣信再續上，出月中旬，計可脫稿也。龍溪兄玉山遺書，謂「初以念菴兄之學，偏於枯稿，今極耐心，無有厭煩，可謂得手；但恐不厭煩處，落見，略存一毫知解，雖無知解，略着一些影子，尙須有針線，可商量處，兄以爲何如？」「不肖復之曰：「吾黨學問，特患不得手，若真得手，良知自能針線，自能商量，苟又依人商量而脫，則恐又落商量知解，終不若良知自照刷之爲真也。」云云。昨接兄回書云：「好心指摘，感骨肉愛，一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矣，真能盡性盡仁，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矣。滄海虞下，盡納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盤旋，凌出霄漢，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更復奚疑？故不肯不以龍溪之疑，而復疑兄也。兄幸教焉！何如舟中諸生問：「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應之曰：「念翁憫吉水徭賦不均，窮民無告，量己之智足與周旋，而又得當道相知，信在言前，勢又足以完此，故集一邑賢大夫賢士友，開局以共成此事，此誠出於萬物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念，參於其中也；若斯時有一毫是非毀譽，利害人我，相參於其中，必不能自信之真，而自爲之力矣。此非盡性盡仁，良知真自得手，爲足與語此？或有一毫影子，曰我閉關日久，姑假此以自試，卽是不倚靜知解，終日與人紛紛，而自覺無異密室，此卽是不厭動知解，謂我雖自信，而同事者或未可以盡信，不信在人，於我無污，此卽是不污其身之知解，謂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遺其害矣；我之首事，本以宜民，若不耐心，是不盡人情矣；我之首事，本承當道之托，若不耐心，無以慰知己，此又落在不耐心之知解也。良知自無是非毀譽，利害人我之間，自能動靜合一，自能人我同過，自能盡人之情，慰知己之遇，特不由外入，起此知解，毫釐影子，與良知本體，尙隔一塵一塵之隔，千里之間也。一諸生聞之，俱覺惕然有警，并附以奉陳左右，亦與局中同事諸君一照刷，可以發一笑。

也。幸教幸教！

連日與水洲兄共榻，見其氣定神清，真肯全體脫落，猛火爐煨，有得手矣。自是當無退轉也；但中有一種宿惑，信夢爲真，未易與破耳。久之，當望殊效同歸，然窺其微，終有師門遺意在也。師門之學，至有究極根抵者，苟能一路精透，始信聖人之道，至廣大，至精微，儒佛老莊，更無剩語矣。世之學者，逐逐世累，固無足與論；有志者，又不能純然歸一，此適道之所以難也。吾師開悟後學，汲汲求人，終未有與之敵體承領者；臨別之時，稍承剖悉，但得老師一期望而已，未嘗滿其心而去也。數十年來，因循歲月，姑負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學，師道尙有賴也。但願簡易直截，於人倫日用間無事揀擇，便入神聖師門之囑也。大學一書，此是千古聖學宗要，望兄更加詳究，略涉疑議，便易入躡等徑約之病也。慎之慎之！卽日上懷玉期完譜尾，以承批教歸日當卜出月終旬也。

譜草苟完，方是懷玉下七盤嶺，忽接手教，開絨宛如見兄於少華峰下，清灑殊絕，感賜深也。四卷所批種種，皆至意；先師千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十年，且日凋落，不肖學非風悟，安敢輒承？非兄極力主裁，慨然舉筆，許與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柏泉公極力主裁，名山勝地，深居廩食，不能完也。豈先師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耶？伸理冀元亨一段，如兄數言簡而核，後當俱如此下筆也。聞老師遣冀行爲劉養正來，致濼慙慙，故冀有此行，答其禮也。兄所聞核，幸卽裁之，鋪張二字，最切病端，此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贊嘆稱羨，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者，貧子態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兄卽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變諸處，俱如此例，若不可改盡削去之，其餘所批，要收不可少處，此弟之見，正竊比於兄者。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憂勤惕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凌躡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殊不知老師與人爲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大學誠意章，惟不自欺者，其心自謙，非欲謙也，心常不自足也。况所批教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舒國裳在師門文錄，無所見。

惟行福建市舶司，取至軍門一牌，傳習續錄，則與陳維濬、夏于中同時在坐問答，語頗多。且有一段，持紙乞寫拱把桐梓一章，欲時讀以省師寫。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句，因與座中諸友笑曰：「國蒙中過狀元來，豈尚不知所以養，時讀以自警耶？」在座者聞之，皆竦然汗背，此東廓語也。又丙午年遊安福復古書院，諸友說張石盤初不信師學，人有辯者，張曰：「豈有好人及其門耶？」辯者曰：「及門皆好人也。」張曰：「東廓豈及門乎？」辯者曰：「已在贛及門矣。」又曰：「舒國蒙豈及門乎？」曰：「國蒙在南昌及門矣。」張始默自俛首，後亦及門。是年石盤攜其子會復古，其子舉人口口，至今常在會，未有及門之說。昨南昌聞之諸友，相傳因問律呂元聲，乃心服而拜，蓋其子姪輩，敘其及門之端也。昨見兄疑，又檢中離續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則其諸所相傳者，不誣也。如兄之教，去前不欲一段，存後問元聲語可矣。徐珊嘗爲師刻居夷集，蓋在癸未年，及門則辛巳年九月，非龍場時也。繼後可商量處甚多，兄有所見，任舉筆裁之。茲遣徐生時舉持全集面正門下，弟心力已竭，雖聞指教，更不能再著思矣。惟兄愛諒之。」

不肖五月季旬到舍下，又踰月十日，始接兄二月四日峽江書，一隔千里，片紙之通，遂難若此，感慨又何深也。玉體久平復，在懷玉已得之柏泉兄，茲讀來論，更覺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不能一語接，誠然誠然！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與對面相傳，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玄子白沙詩中，亦泄此意，達性命之微者，信口拈來，自與道合，但我陽明先師全部文集，無非此意，特無一言撓入者，爲聖學立大防也。兄之明教，究悉然於此處，幸再詳之。兄臥處卑濕，早晚亦須開關徑行登跳，以舒泄被鬱之氣，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時舉來師譜當已出稿，乞早遣發，遠仰遠仰！

春來與王敬所爲赤城會歸天真，始接兄峽江書，兼讀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也。中間題綱整潔，增錄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師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閉關所得，默與師契，不疑其所行也。去年歸自

懷玉黃滄溪讀譜章，與見吾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梓行。未幾滄溪物故，見吾聞去，刻將半矣。六卷已後，尙得證兄考訂，然前刻已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番刻，當以兄考訂本爲正也。中間增采文錄外集傳習續錄數十條，弟前不及錄者，是有說。願兄詳之。先師始學，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沉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病學者未易得所入也。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爲學者入門路徑。辛巳以後，經甯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雖百家異術，無不具足。自是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無不曲暢旁通。故不肖刻文錄，取其指發道要者爲正錄，其涉假借者，則釐爲外集。譜中所載，無非此意。蓋欲學者志專歸一，而不疑其所往也。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於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黃，立見奇効，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沒後，吾黨之教，日多歧矣。洪居吳時，見吾黨喜爲高論，立異說，以爲親得師傅，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錄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爲好事者竊錄。甲午主試廣東，其錄已入嶺表，故歸而刪正，刻傳習續錄於水西，實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爲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欲采入，而兄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刪刻苦心，亦不敢不謂兄一論破也。願更詳之。室遠書劄往復甚難，何時合併再圖面證，以了未盡之私。德教在思，寤寐如見，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書復去，念菴隨以訃報，竟不及一見，痛哉痛哉！

卷六 世德紀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謂意伯劉伯溫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扣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鼻之而去。賊爲坵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傍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首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簞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遜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晉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慶東參議，性常以忠死難，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

易。趙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遜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婉謝之。先世嘗得筮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爲人筮，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時遣人來邀筮，後益數，數日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爲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一令大嚼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令因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遜墜，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亦備言其焚書逃遜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願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淪也。」又曰：「吾非傷於石，將不能遂栖遜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遜石翁。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嘗筮居秘圖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命六堂之士咸師資之。儼忝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爲最多，而相知爲最深，因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爲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俟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垂裕江左，聯綿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爲無意也。元末時，其先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世而興之筮，令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充世傑之道，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筮，於是始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瀾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秘圖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始祖爲晉右將軍義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參議死於苗之難。祖秘湖漁隱彥達，父遜，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爲世隱儒。先生自爲童子，卽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遜、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遜、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罪且反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晶，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大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衆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衝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真，邑令黃維雅，重先生爲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旣而遜、石翁歿，又當真，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昭，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饔飧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膺貢，入南雍，祭酒陳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母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爲神人，無賢愚戚疎，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爲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會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冷川先生友，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爲近世儒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爲稱首。瀾時爲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今茲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爲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筮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尙在其子孫耶？

竹軒先生傳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敘，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廷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爲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啓篋，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明，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察幼孤，爲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祿以爲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其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爲敦睦之行。先生容貌環偉，細目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犯。爲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濬自致政歸，每月且亦獲陪先生仗屨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者，固莫如濬，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大史氏之採擇焉。

海日先生墓誌銘

大學士楊一清撰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千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旣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

先去，以爲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卽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一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爲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羣翼衆惑，屹然不爲動。伯安得直前，狗國不嬰，懷回顧，以成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爲壽，公感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粹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讒構橫行，禍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於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纊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尙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旣成禮，偃然而逝。訃聞，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於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峰之南，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子銘公墓。子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子以知言見待，子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子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子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公銘當子屬，願以江西之變，關繫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

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敘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爲龍山先生。上世自琅琊徙君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國初爲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峒苗爲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十六，裹父屍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遜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興，興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父諱天敘，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去，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爲謝，卻不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爲祟，解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爲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木齊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爲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寧君良擇師於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寧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爲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居寧之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修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講筵音吐明

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爲勸；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尙食。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宮講讀，眷賜加隆。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爲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爲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允。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幾斃。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尙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旣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浼我？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於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選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爲，踰月，訃始至，慟絕幾喪生。襄葬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爲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卒，塊苦擗踊，過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贏餘，恆與共之，視其子若己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爲變，若是蓋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於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爲？」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爲意，樓居厄于火，費積

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款語如常。爲詩文，取達意，不以雕刻爲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既貴，恭儉不衰。壽四十一，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卽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遠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祔葬穴湖，已而改殯郡南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葬。公云：「惟古賢人君子未遇之時，每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爲也。公少負奇氣，壯強，志存用世，顧其職業恆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孝宗，講筵啓沃，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龍馭上賓，弗究厥用，晚登入座，旋見沮於權奸，偃蹇而歸，豈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爲，噤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受，既久且專，而泯然無聞於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蔭後三公者，遷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

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倥倥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亶其忠勤，以事其事。不有其身，惟狗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勳在冊府，帝錫之爵土。其生不負，而歿不朽，銘以要諸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撰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山中，學者又稱爲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又五世矣。參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嘗造焉，參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溫既貴，遂

薦以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裏父尸歸葬，朝夕哭墓下，痛父以忠死，僮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居祕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與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沒亦必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敘，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淑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昇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躍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却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續窗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乎出觀，先生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暨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一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講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一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卽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若誦書不輟，彼亦便奈何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寺舊有妖爲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爲異，每夜分，輒衆登屋

號笑或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奮擊門墮，曾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禁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爲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已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爲祟邪？」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一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天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命三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爲子弟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爲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一方伯祁陽甯公夏，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甯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爲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梅莊，請益，聞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祁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祁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秘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爲桴而渡，衆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與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旣覺，先生以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爲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絃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爲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爲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

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爲京兆，悉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廷試進士爲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脩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軒疾，卽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趨，親友亦交勸之，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已不能，匍匐歸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爲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絕，卽日南奔葬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羣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臥，人畜一不犯，人以爲異。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略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辰三月，特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爲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命兼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命教庶吉士魯鐸等，繼又命與纂修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上以先生講釋明贍，故特久任。是歲冬，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還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以便色養，不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武宗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禍，福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生子，今封新建伯，方爲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旣逐新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蓋不知也。瑾後知爲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尚

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旨令致仕。先生聞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免於禍矣。」既有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免我哉？」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辨。先生聞之，即馳書止之曰：「是以爲吾平生之大恥乎？吾本無可恥。今迺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私，是反爲吾求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迺不復辨。歷事三朝，惟孝廟最知，末年尤加眷注，屢因進講，勸上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上皆虛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當直者必先期演習；至上前，猶或熱張失措。先生未嘗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日，上已幸講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衆皆惶遽，共推先生代。先生從容就案，展卷數析，尤極整暇，衆咸服其器度。內侍李廣者，方貴幸，嘗於文華殿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欲諱不敢言。先生特誦說朗然，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吐舌，而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命中官賜食，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聖心甚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益用剴切，上亦精勤彌勵，詎意孝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偃蹇而歸矣。天道如斯，嗚呼悲夫！先生氣質醇厚，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與人無衆寡大小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曾無兩語。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有急難來控者，惻然若身陷於溝壑，忘已拯救之，雖以此招謗取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他，則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遠，無所不可，而操持堅的，屹不可動，百務紛沓，應之沛然，未嘗見其有難處之事。至臨危疑震蕩，衆多披靡惶惑，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嘗以此自表見，故人之知者罕矣。爲詩文皆信筆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詞達而止。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先生孝友出于天性，祿食盈餘，皆與諸昆弟共之。視諸昆弟之子，不啻己出。竹軒公及岑太夫人色愛之養，無所不至。太夫人已百歲，先生亦壽踰七十。

矣。朝夕爲童子色，嬉戲左右，撫摩扶掖，未嘗少離。或時爲親朋山水之邀，乘舟覽出，忽念太夫人，卽感然反棹。及太夫人之歿，寢苦蔬食，哀毀踰節，因以得疾，逮葬，跣足隨，號行數十里，於是疾勢愈增，病臥踰年始漸瘳。然自是氣益衰。先生素聞寧濠之惡，疑其亂，嘗私謂所親曰：「異時天下之禍，必自茲人始矣。」令家人卜地於上虞之龍溪，使其族人之居溪傍者，買田築室，潛爲棲遯之計。至是，正德己卯，寧濠果發兵爲變，遠近傳聞，駭愕。且謂新建公亦以遇害，盡室驚惶，請徙龍溪。先生曰：「吾往歲爲龍溪之卜，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兒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於天地乎？」飭家人勿輕語動。已而新建起兵之檄至，親朋皆來賀，益勸先生宜速逃龍溪。咸謂新建既與濠爲敵，其勢必陰使奸人來，不利於公。先生笑曰：「吾兒能棄家殺賊，吾乃獨先去，以爲民望乎？祖宗德澤在天下，必不使殘賊覆亂宗國，行見其敗也。吾爲國大臣，恨已老，不能荷戈首敵，倘不幸勝負之算不可期，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趨郡縣，宜急調兵糧，且禁訛言，勿令搖動。鄉人來竊視，先生方晏然如平居，亦皆稍稍復定。不旬月，新建捷至，果如先生所料。親朋皆攜酒交慶。先生曰：「此祖宗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紀綱法度，維持周密，朝廷威靈震懾，四海蒼生，不當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間，罪人斯得，皆天意也。豈吾一書生所能辦此哉？然吾以垂盡之年，幸免委填溝壑，家門無夷侈之慘，鄉里子弟又皆得免於征輸調發，吾兒幸全首領，父子相見有日，凡此皆足以稍慰目前者也。」諸親友咸喜，極盡歡而罷。已而武廟南巡，奸黨害新建之功，飛語構陷，危疑洶洶，旦夕不可測。羣小偵伺，旁午於道，或來先生家，私藉其產，宇丁畜，若將抄沒之爲。姻族皆震撼，莫知所出。先生寂若無聞，日休田野間，惟戒家人謹出入，慎言語而已。辛巳，今上龍飛，始下詔宣白新建之功，召還京師。新建因得便道歸省，尋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遣行人賫白金文綺，慰勞新建，遂下溫旨存問先生於家，兼有羊酒之賜。適先生誕辰，親朋咸集，新建捧觴爲壽，先生感然曰：「吾父子不相見者幾年矣，始汝平寇南贛，日夜勞瘁，吾雖憂汝之疾，然臣職宜爾，不敢爲汝憂也。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爲難平矣。」

而卒乎。吾雖幸汝之成，然此實天意，非人力可及。吾不敢爲汝幸也。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人皆爲汝危，吾能無危乎？然於此時，惟有致命遂志，動心忍性，不爲無益，雖爲汝危，又復爲汝喜也。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人皆以爲榮，吾謂非榮乎？然感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榮，復以爲懼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於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

「新建洗而跽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息感動，於是會其鄉黨親友，置酒燕樂者月餘。歲且暮，疾復作，新建率其諸弟，日夜侍湯藥。壬午正月，勢轉劇。二月十二日己丑，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臨絕神識精明，略無昏憤。時朝廷推論新建之功，進封先生，及竹軒槐里皆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屬疾且革，先生聞使者已在門，促新建及諸弟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爾輩必皆出迎。」聞已成禮，然後偃然瞑目而逝。先生始致政歸，客有以神仙之術來說者，先生謝之曰：「人所以樂生於天地之間，以內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親，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從遊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孑然獨往於深山絕谷，此與死者何異？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聖賢之學所自有，吾但安樂委順，聽盡於天而已。奚以長生爲乎？」客謝曰：「神仙之學，正謂世人悅生惡死，故其所欲而漸次導之，今公已無惡死悅生之心，固以點契神仙之妙，吾術無所用矣。」先生於異道外術，一切奇詭之說，廓然皆無所入。惟岑太夫人稍崇佛教，則又時時曲意順從之，亦復不以爲累也。先生既歸，卽魚意丘園，或時與田夫野老同遊，共談笑，蕭然形迹之外。人有勸之宜且閉門養威重者，先生笑曰：「汝豈欲我更求作好官邪？」性喜節儉，然於貨利得喪，曾不以介意。嘗構樓居十數楹，甫成而火，貲積爲之一蕩。親友來救焚者，先生皆一一從容款接，談笑衍衍如平時，略不見有倉遽之色。人以是咸嘆服其德量云。先生元配贈夫人鄭氏，淵靖孝慈，與先生共甘貧苦，起微寒躬操井臼，勤紡績以奉舅姑，既貴而恭儉益至。壽四十九，先先生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四人：長守仁，鄭出；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次守儉，楊出；太學生；次守

文趙出郡庠生；次守章揚出；一女趙出，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始，鄭夫人殯郡南之石泉山，已而有水患，乃卜地於天柱峰之陽而葬先生焉。深先生南畿所錄士也，暨於登朝，獲從班行之末，受教最深，又辱與新建公游處，出入門牆最久，每當侍側，謹道之際，觀法者多矣。正德壬申秋，以使事之餘，迂道拜先生於龍山里第，扁舟載酒，相與遊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執手命之曰：「此吾兒之志也。」大業日遠，子必勉之！「臨望而別，嗚呼！深鄙陋無狀，不足以窺見高深，然不敢謂之不知先生也。謹按王君琬所錄行實，泣而敘之，將以上于史官，告於當世之司文柄者，伏惟採擇焉！」

陽明先生墓誌銘

甘泉湛若水撰

甘泉子挈家閉關於西樵烟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尙書久菴黃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大宗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敘，竹軒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遯石公與準，厥有禮易之傳，遯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彥達，秘湖出於性常公綱，有文武長才，與括蒼劉伯溫友善，仕爲廣東參議，死難也。推其華胄，遙遙遠派於晉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公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有赤子乘雲下界，天樂導之，夢公乃誕焉，是名曰雲，蓋徵之矣。神僧言之，遂改今名。」曰：「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矣。」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聞一齋聖人可學之語，曰：「其有所啓之矣。」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

子於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旨也。而人或舍其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己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登進士，試工部，差督造王威寧墳，辭却金幣，獨受軍中佩劍之贈，適符少時夢，蓋兆之矣。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授刑部主事，審囚淮甸，有聲。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疏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銜等，毋使遠道致死。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貴州龍場驛萬里矣，而公不少怵。甘泉子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名爲無爲？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不停，游子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惡爲善，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爲之作詩有云：『佯狂欲浮海，說夢痴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執有以爲神奇者，爲足以知公者哉。復起尹廬陵，臥治六月，而百務具理，有聲。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爲吏部驗封主事，有聲。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鄰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廠右鄰居之，時講于大興隆寺，而久庵黃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權語合意。久庵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矣。」後合兩爲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南，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甘泉子還，期會於潯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南歸。陽明公時爲南大鴻臚，逆吊于龍江關，尋遷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綏頭之功，用兵如神矣。」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谿之知，請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用，亦以陽明公素養

銳士於營，以待不時之出也，迅雷呼吸之間也，又以身先士卒，以作軍氣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使以去也；蓋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鈐，兩不報，未幾有寧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振，既足爲之牽制，而倡義檄諸府縣，與兵會豐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劫取之印，安協從之民，釋被報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趨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翕然稱爲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矣，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爲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辯也。夫陽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伏節死義耳。』其猶使冀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也。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于陽明之與己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必告變，卽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協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爲之制其尾，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取據省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賜勅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于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父憂，而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僞學之劫者，人其勝天乎？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以論薦，命爲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或曰：「其且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剿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平。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土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

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上也。仁義兩全之道也。讀入寨之狀云云曰：「檄參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首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入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或曰：「入峒掩襲村落，以爲功，無破壞之功也，無功以爲有功也，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岑猛、盧蘇之大功，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爲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陳儒之愚已耶？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竣而請歸，告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於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以譖公，上革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召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乎？」輔臣默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子度量焉，可尙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吊于途，曰：「哲人其瘳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且與吊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庵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

南鎮嶙嶙，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館次，婁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俠，未脫舊習，馳馬試劍，古文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爲體，物莫非己，抗疏廷杖，龍場烟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廬陵，臥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衆志皆通，孚于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太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剡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屢收奇功。蓄勇養銳，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冀子往化，循變無爲。閩道豐城，及變未萌，聞變遽返，心事以明，旌旗蔽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獻馘，爭功欲殺，永也護翊，彼同袍者，反戈不怩，隱之于心，以莫不戚，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

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陽明先生行狀

門人黃綰撰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瑣瑯人，晉光祿大夫覽之後，覽曾孫義之，少隨父曠渡江，家建康，不樂徙會稽；其後復徙剡之華塘，自華塘徙石堰，又徙達溪，有曰壽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六世祖諱綱，字性常，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括蒼劉伯溫友善，仕國朝爲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與準，號遯石翁，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敘，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氏，封太淑人。父諱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封新建伯。妣鄭氏，封孺人，贈夫人。繼母趙氏，封夫人。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岑太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其頂曰：「有此甯馨兒，却叫壞了。」龍山公悟，改今名，遂言穎異，頓發。年十一，竹軒翁攜之上京，過金山，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年十三，侍龍山公爲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任俠，畿內石英王勇、湖廣石和尚之亂，爲書將獻于朝，請往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婁先生，異其質語，以所嘗學而及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遂深契之。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己未，登進士，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文，欽差督造威甯伯王公墳於河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卽演入陣圖，識者已知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甯伯授以寶劍，旣竣事，威甯家以金幣爲謝，辭不受，乃出威甯軍中佩劍贈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慧星及

韃虜猖獗，上疏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爲文字益工。龍山公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室，俟龍山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養病歸越。關陽明書院究極仙經秘旨，靜坐爲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卽命僕要於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爲神。甲子，聘爲山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湛公若水一會而定交，共明聖學。明年，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拏給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托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決意遠遊。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遂據香案臥。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朝廷尋究汝家，豈不致赤族之禍？」公深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信，沂彭蠡歷沅相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爰于叢棘間遷于東峰，就石穴而居。夷俗于中土人至，必蠱殺之；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濕，乃相與伐木爲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三僕歷險冒瘴，皆病，公日夕躬爲湯糜，調護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不能遺于心，乃爲石廓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註疏若相抵牾，恆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說。時元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爲聖學復暗，公因取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己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時思州守遣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惋，輒相與毆辱之，守大怒，曰：「憲副毛公科令公請

謝。且喻以禍福，公致書于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宣慰聞公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復固辭不受。及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說朝廷威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僮酋有阿賈阿札者，標掠爲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操切所部，民賴以寧。庚午，陞廬陵知縣。比至，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公坐視其成，固圉清虛。是歲冬，以朝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興隆寺。于時爲後軍都事，少嘗有志聖學，求之紫陽、濂洛、象山之書，日事靜坐，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儲公，雖與子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學，足下肯出與之游，麝澤之益，未必不多。」子因而慕公，卽夕趨見。適湛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也？」子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卽問：「曾識湛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人邀子至公館中，會湛公共拜而盟。又數日，湛公與子語，欲謀白巖喬公，轉告冢宰邃庵楊公，留公北曹。楊公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子三人者，自職事之外，稍暇必會講，飲食啓居，日必共之，各相砥勵。未幾，陞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如此二年，而湛公使安南，子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子以疾告歸，公爲文及詩送子，且托子結廬天台、鴈蕩之間，而共老焉。湛公又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結廬與子三人共之。明年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衆。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朝廷舉考察之典，爲疏自劾，力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疏力以疾甚乞養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爲攘竊，漸至劫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尙書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疏以辭，亦不允。督旨益嚴，公遂受命。既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湘頭諸賊酋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

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一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謁覲，不惟言出于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言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蕢爲名，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十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銜枚直趨象湖山，搗其巢穴。我兵奪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間驍悍，猶能凌絕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首俘獲無算，墜崖壑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遯入廣東界上黃蠟樟溪大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鍾相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擒斬首俘獲益多。其脅從餘黨，悉願攜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剋期進巢，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瞻顧不暇，望風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搗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玩、苦宅溪、清泉溪，曰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嘗上疏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勅便宜行事，及請令旗令牌不報，及是大庾、南康、上猶三縣羣賊，虜掠居民，廣東瀨頭等處，強池大鬚等三千餘徒，突圍南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陽、廣東樂昌等巢相聯盤據，流劫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兵夾剿。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

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剪月削，可使漸盡。一復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兵食，會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公金奏請夾剿，疏下，復上疏議處兵糧事宜。六月，召知府季、豐、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略，領兵分剿，生擒賊首陳曰能等，搗其巢，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剿方略。先是，屢請勅便宜行事，衆皆笑公爲迂，惟尙書王公慨然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因公疏覆議，奉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勅書，及前所請旗牌便宜行事。廷議以公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級數多，降勅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時汀、漳、左、溪賊首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下等，洞、賊、首、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茶、毒、三省。公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命指揮郊、文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帥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豐，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是月初七日，各哨齊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會間諜，知各險隘，皆設滾、木、礮、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埃，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砲鈎鐮，使由間道攀崖壁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熟茅爲數千竈，度我兵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烟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帥、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昶、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

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橫水既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霖雨連日，公令休兵犒勞。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峰參天，深林絕谷，不親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銷匙龍、葫蘿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壑，夤懸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令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繼入賊營，期以翼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蘿洞，皆於是月晦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酋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爲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巢悉平，親行相視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於大庾縣城內，使督兵防遏。剡頭賊酋池大鬚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間內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鬚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伐木開道，將回兵剡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爲池大鬚所脅，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

池大鬣僭號設官，及以僞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諜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鬣，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池大鬣等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勸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鬣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寮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鬣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明日，復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鬣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竄於獄，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兵哨皆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令水直搗下洲大巢，與各哨兵會於三洲。先是賊徒得池大鬣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克上中下三洲。各哨官兵遙聞三洲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於是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避，邀擊而悉俘之。前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勝計。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迫，聚于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邢珣驗實，量加責治，籍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又家肖其像，而歲時祭禱。上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閩餘之地，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遂疏請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

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首龔福全、高仲仁、李斌、吳玘等，邀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剿平。上三省文剿捷音疏，朝廷論功行賞。陞右副都御史，蔭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懇疏辭免，乞原職致仕。溫旨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子本衛世襲副千戶。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褒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鄙野，爲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諭戶曉，而贛俗丕變。贛人多爲良善，而問學君子亦多矣。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嘗路忌公欲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爲變，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冀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勅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貴等之變，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此以牽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稿成，具題降勅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協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一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往說公云：「甯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旣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與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于途，不果。公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勸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典史郵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僖具言之。公度單旅倉猝，兵力未集，難卽勤王，亟欲遡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截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間

諜，假奉朝廷密旨，先知甯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甯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大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即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一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人，又六七萬，虛焰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遙為牽制之圖。遠近軍民，劫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赴部調用僉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燾，聞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為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的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次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僞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甯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孺攻

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暉、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以誓師，且申布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一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釋其脅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其脅從布政使胡廉、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皆自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即欲同舟，李士寶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以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懼，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策，衆謂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於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

或以敵鋒方交，若卽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揖、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百餘，四面張疑設伏，俟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一凡協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一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却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甯王舟，甯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甯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甯王副舟，衆遂奔散。甯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官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甯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參贊、尙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

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炳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旣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旣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疏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爲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提督等官左都督劉燾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并體勸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官眷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遂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燾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爲己功公於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殮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於傍令公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於下以坐彬輩彬輩啣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莽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蠶蝨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況平賊獻俘固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并官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行至廣信聞報一疏上不聽旣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

繼旱災，困若旣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奸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於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一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一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旣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言此旣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即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於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家肖公像，歲時報祀，猶夫贛焉。十五年閏八月，四乞省葬，節奉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旨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故復領巡撫事。江西兵殘之餘，宗室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毀殆盡，公爲之賑恤，綏勞撫定，奏免租稅，又將城中沒官房屋，及濠違制宮室，與革毀一應衙門，皆修改爲公廨，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奉詔書，給還原主管業。其餘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軍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餘羨，收貯布政司，用備緩急。是年口月上晏駕，今上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日公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一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制曰：「可。」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又具疏辭免，慰旨益勤。本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

妻一體追封。累疏辭免，欲朝廷普恩賞於報效諸臣，又極言舉人冀元亨因說宸濠反爲奸黨，搆陷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齋恨，願盡削己官，移報元亨以贖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爲移咨六部，申理其冤，及元亨死，又爲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屬。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僞學舉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荐，禮部尚書席公書爲疏特荐公，及石淙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鏞不克成功，張公孚敬拉桂公尊同荐，桂公不得已，勉從荐公，得俞旨，兵部奉欽依，差官持檄授公：「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勘處彼中事情。」上疏辭免，舉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自代，不允。上與楊公一清曰：「若姚鏞不去，王守仁決不肯來。」遂令鏞致仕，又降旨督趨赴任。旨云：「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舒朕南顧之懷。」姚鏞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敦取赴任行事，該部知道。予時爲光祿寺少卿，具疏論江西軍功，及薦公才德堪任，輔弼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之同列，乃與張公孚敬具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尚書。」桂公知遂大怒，置予潛進揭帖，毀公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蒞任，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爲亂者，皆當事諸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疏謝恩，極言致亂之由，平復之策。十二月，楊公一清與桂公尊謀，恐事完回京，復命見上，予與張公又薦之上，必留用，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咨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爲：「進兵行剿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時布政使林富、紀功、御史石金皆以爲然。至南甯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甯。

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思田二府目民廬蘇王受等聞公來知無必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不速既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公論以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朝廷恩德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曰「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公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感恩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剿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既而上疏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歷田州思恩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以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長目率皆以爲善又詢諸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爲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又以田州既設流官宜更其府名爲田寧蓋取一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又按視斷藤峽諸處徭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連絡數十餘巢盤互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流劫郡縣檄參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于是命潯州衛指揮馬文瑞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辰州等衛指揮彭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剿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剿六寺等賊巢先是賊首譚知公住劄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倉惶失措擒斬賊首及黨與頗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拔大緣崖仰攻復大破之乘勝攻破油磳石壁大陂等巢餘賊奔至斷

藤峽橫石江邊，我兵追急，爭渡溺死者無算，斬獲首從，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還兵潯州府，住劄復進剿仙臺諸賊巢，諸軍吏各率永順保靖壯兵，爭先陷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立山，將險結寨，乃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分路並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富、張祐分投密調各目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剿，前後生擒斬獲，并俘獲男婦頭畜器械殆盡。以入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迭相引帶，親臨視思恩府某景定衛縣規則。蓋南丹衛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當入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効順服化。思恩舊在寨城山內，尚歷高山數十餘里，令移于荒田地方，四野寬衍之處，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和公私兩便。移鳳化縣治於蘆鄉，爲立麻宇，屬之思恩，于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安民之要。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目兵，智略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令參將兵備等官，時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所信服者管之，節疏奏請定奪，奉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衆歸降，罷兵息民，奇功可嘉，寫敕差行人齋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九月八日，行人馮恩齎至廣城。是時公已臥病月餘，扶病疏謝，而病勢日篤，猶力憑視事。年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公訝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十月初十日，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又一月，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托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爲敦匠事。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續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昇至南安府公館，而斂柩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若喪考妣。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訃至

桂公尊欲因公乞養病疏，參駁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參其擅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又詆其擒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公孚敬見公所處岑猛諸子及盧蘇王受得宜，征剿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嘆，謂予知人之明。又述在南京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即荐于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治。」桂公楊公聞之，皆不樂，乃喉錦衣衛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金銀百萬，托余送與張公，故荐公于兩廣。余疏辯其誣，奉旨：「黃縮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聶能遷這廝捏詞妄奏，傷害正類，都察院便照前旨，嚴加審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詞，并幫助奸惡人犯來說。」黃縮安心供職，不必引嫌辭避。一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爲詹事，桂公楊公計欲害公，恐予在朝，適南禮侍缺，即推予補之。明年春，上將出郊，桂公密具揭帖奏云云，上遂允命多官會議，削公世襲伯爵，并朝廷常行卹典贈諡。至今人以爲恨。公生而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既而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惓惓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人有宿怨深讎，皆置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木，藜羹麩鼎，錦衣縵袍，大廈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世，求之近古，誠所未有者也。配諸氏參議養和公諱某女，不育，撫養族子曰正憲，諸氏卒，繼張氏，舉一子正億，適子女僅二週而公卒，遂鞠于子，以恩蔭授國子生。孫男曰承勳，承學曰口口口口孫女五，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撫夷節略、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誦而習者，可知其造詣矣。濠之變，蓋非一日，其姦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招亡納叛，誘致劇賊，召募四方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賚金銀數百萬，造奇巧器玩，賄結內外大小臣僚，至有奏保其仁孝者，有復其護衛者，有備其官僚者，有爲潛布腹心於各鎮，及畿內各要地，復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起事之日，號稱一十八萬，從之東下者，實八九萬，非公忠義智勇，誓不與賊俱生，奚旬月

之間，遂得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成宗社無疆之休哉？不特此也。南贛等處，賊巢蟠居三省，積數十年，如池大鬚之儔，皆勇力機智絕人者，非先計除之，則宸濠一呼，風從焉，合其爲天下禍，當何如也？且入寨爲害，積幾百年，思田擾攘，亦旣數年，一旦除而安之，文武並用，處置經畫，皆久遠之圖，惜當路忌之旣深，而南北言臣，又皆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考察之歲，承輔臣意，有功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皆黜之，則國典之所以議功議能者安在哉？子以女許公之子，蓋憫其孤而撫之。汪公鉉因子諍，張公大同之征，當別其善惡，不當玉石俱焚。張公怒，汪迎其意，劾子回護屬官鄒守益，難居大臣，調子邊方參政，賴聖明復職。汪又爲疏論公僞學，及指子皆爲黨邪不忠，子又爲疏明諍大同之心，又明公學術之忠國，及子所以憫子許婚攜撫，皆非得已，疏上亦賴聖明拔之窞，因察公與守益之無辜於乎公旣困屈沒齒，尙尤不免，則公與子平生所期何如，而皆僅止此者，豈非天與命也？悲夫！子正憲正億，將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柩葬於洪溪之高村，爲次其世行功爵，及所以致謗者，乞銘于宗工，并憐而屬筆焉，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擇謹狀。

親友祭文

一

石潭汪俊（禮部尙書）

惟公豪傑之才，經綸之業，習坎心亨，窮標峻揭，勳名旣懋，德譽亦隆，陽明之稱，走卒兒童，維吾兄弟，投分最早，坐或達旦，何幽不討，忽謫萬里，執手贈言，誓將結茅，待子雲煙，公茲東來，曰：「子無樂，樂見故人，來踐舊約。」旗旄央央，流水瀾瀾，公私皇皇，或臥或起，乃重訂約，其待子歸，歸將從容，山邀水嬉，公旣奏凱，吾治吾館，忽聞訃音，乃以喪返，嗚呼！公有大勞，國史輝煌，公有心學，傳者四方，公何以沒，吾何以傷，交情未竟，公進此觴，嗚呼哀哉！

二

北原熊浹（吏部尙書南昌人）

於乎！公有安危，朝廷重輕，公有進退，世道升降，公有存亡，聖學晦明，公之生也，士如寐覺，民如醉醒，吏振循夏之化，將知仁義之兵，寇賊奸宄，逆節不敢以復萌，譬如祥麟威鳳，一見於海嶽，羣鳥百獸，率快親以飛鳴。公之死也，士迷嚮往，民壞長城，吏肆貪殘之虐，將無紀律之馮，不逞餘孽，四方嘯聚而橫行，譬如山崩梁折，物害民殃，徒奔走而無寧。在昔江藩不軌，荷義舉兵，談笑而清，今幾何年？元惡大憝，已湮沒而無形，曠恩厚德，尙爾如生。方公之歸也，幸其竈堂載啓，木驛揚聲，斯文未喪，庶幾有興，其再出也，意其入秉鈞衡，輔成聖德，豈期伏鉞，不得一日立乎朝廷！脩然長逝，豈厭世濁之不可撓，抑天不憖遺，俾我民之失典刑，雖然，可盡者，公五十七年之身，其不可盡者，與天地相爲終始之令名。豫章爲公過化之地，浹等遙瞻靈視，匍匐往迎，豈無昭假，以慰微誠？此又不得以天下哀，而奪吾黨私公之情。嗚呼哀哉！

三

誠齋汪鉉（兵部尙書）

惟公擅華國之文，奮匡君之節，懷希聖之心，彰伐叛之烈；一代之英，萬夫之傑；追韓范以驅馳，兼周程而教設。夫何梁木忽傾，台星俄折，章水咽而不流，楚雲愁而四結，豈物理之乘除有數，抑造化之無常者，不可以臆決？鈇切繼公後，亦惟遵公之轍，辱公深知，大懼累公之哲，不敢以公所不屑者而自屑也。旅襯搖搖，瀉椒漿以薦潔；陳詞未竟，自貽無窮之咽。

四

胡東臯（四川廉使）

嗚呼哀哉！公其可死乎？毋太夫人孰爲之養，究究遺孤孰爲之撫而成之乎？其大者，聖明堯舜，方倚公爲臯夔，四方未甚迪亂，正倚公神武之功以鎮定之；而公其忍死乎？又其大者，聖學不明，幾千百年於茲，賴公良知之學以昭揭之；雖其妙契獨得，亦天之有意於斯世斯人，故屬公以先知先覺之責，公之門人滿天下，固不無如顏如閔如參如賜者，出於其間，足以繼往開來，永公之傳於不朽；然公不及親見其道之大明，大行於天下，公其忍

死矣乎？嗚呼哀哉！雖然，功在社稷，道在人心，文章在墳書，母老子幼，而有二仲之賢，爲可恃；且死王事，公復何憾？予又安得戚戚於生死之間乎？獨相去萬里，不得執手承訣，親視含襚，爲可恨耳。茲以兵事就道，臨風一奠，以寄吾哀，而萬一之私，曷其有涯也邪？

五

徐璽

嗚呼先生！有汲長孺之直，而辭不至於戇；有張晉公之忠，而謀不至於疎；有朱晦菴陸象山之讀書窮理，穎悟直截，而存心致知，不至於偏廢。方其夷江左之大難也，浩然歸志，自請得所欲矣。及聞百粵之亂也，應召而起，履險若夷，功以時建，大彰德威，中道而殞，輿觀以歸。嗚呼！先生而止於斯耶？吾子曰：愛受教門下，先生愛重，匪特親故。先十年而卒，先生哭之慟，孰謂吾今之哭先生，猶先生之哭吾子也？嗚呼痛哉！壽夭天也，生順死安，吾豈爲先生憾？然朝廷失重臣，斯文失宗主，幼子失所怙。嗚呼痛哉！敬陳薄奠，聊寄痛哀，魂兮耿耿，鑒茲永懷。

六

儲良材（巡按御史）

嗚呼先生！勲業文章，聲光榮邁，夫人能知之，亦能道之，夫復何言？客歲云暮，柩臨南浦，良材等載奠載奔，小大莫處，想其道玉山，歷草萍，東望會稽，先生故里也；搖搖旅魂，庶其寧止。嗚呼！異土之殞，數也；首丘之敦，仁也；數以任其道，然仁以歸於至當，君子也，尙何言哉？

七

儲良材

嗚呼！灑洛云逝，斯道攸仰，公啓絕學，允協于中。鑰蔽發蒙，我知孔良，允文允武，綏我四方。四方既同，公歸江東；童冠二三，春風融融。岑寇匪茹，跳梁三紀，維公來止，載櫜弓矢。南夷底績，公旣彌留，人百其哀，况我同儔。小人靡忮，君子曷宗，羞我黃流，爲天下慟。嗚呼哀哉！

八

王堯封（右副都御史）

嗚呼！先生以純粹之資，剛毅之氣，通達之才，雄渾之文，心得之學，今焉已哉！方其抗逆豎也，而奸黨息；殲叛宗也，而天下安；化獠獍也，而邊夷格；帝念厥勳，爵位載錫，聲光洋洋，簪纓奕奕，今焉已哉！方令聖明在上，勵精唐虞之治，天奚奪之速，而顧不憊遺，以共弼厥成耶？嗚呼！天宇茫茫，至難謹也。寒蟄唧唧於月砌，鸞鳳淪沒於岑丘，蕙蘭靡靡於蔓草，竇施蕃盛於道周，慨物運之不齊，於天道乎奚尤於乎先生！其已焉哉！堯封等竟陳詞，今酌醴，靈彷彿兮淹留。

九

王暉

嗚呼！先生排奸觸忌，忠則烈矣；蒙難考貞，節則甘矣；戡亂靖戎，功則懋矣；修辭立教，文則崇矣；撝謙下士，德則允矣；明誠合一，道則章矣；忠足以名世，而孤忠諛歛弄之黨，節足以名世，而奪循資固寵之習，功足以名世，而基社稷無疆之休，文足以名世，而洗杜謬鑿空之陋，德足以名世，而動凌高厲空之志，道足以名世，而破支離偏曲之學。然則先生之生也，雖謂其隨之以存；先生之死也，孰謂其隨之以滅？如有作者，其不可及已夫！嗚呼！先生

有司祭文

一

吉安府知府張漢等

於乎先生！弘毅剛大，履險涉崎；忠孝文武，為學者師。任崇正黜邪之責，而功同孟氏；合知行動靜之一，而道傳子思。問罪興師，堂堂豫章之陣；而懷來安輯，正正百粵之旗。方南仲奏春風之凱，而武侯星殞，乃龍蛇遘康成之夢，而學者興悲。六經之迷途，誰指明堂之梁棟？誰支誰作萬里之長城？誰窺一貫之藩籬？豈非天奪朝廷之楊，縮與吾黨之灑溪？漢等晚生末學，敬仰光休，矧廬陵望邑，為先生過化舊邦，而流風餘韻，為先生之山斗門牆。邈姚江而源流滾滾，瞻五嶺而雲樹蒼蒼，計聞螺浦，悲傷旁皇，徒使吾黨德劬道範之望付之於無何有之鄉。有冀

椒漿有淚淋浪，臨風載拜，先生其來嘗！

二

南昌府儒學教授廖廷臣等

惟公以心會道，倡學東南，以義興師，討平逆藩。天子曰都，爰錫公爵，四方景之。泰山喬嶽，公方東歸，江漢龍飛，冀公憑翼，道與時熙，固天下之延頸。實我公之優爲，詎意百粵羣醜，弄兵橫池，僉曰平之，匪公弗宜。拜命南征，轡方丕敘，經略彌年，委身勞瘁。連章乞歸，公疾乃革。天不憖遺，斯文之厄。嗚呼！公之功業，似若未竟，公之道德，曷繫存亡？蓋功雖以存而建，道不以死而弗彰，公無憾矣！

三

玉山知縣呂應陽

嗚呼哀哉！銅柱標伏波之勳，峴碑墮羊公之淚。嗚呼哀哉！明堂遺棟石之思，稽山還英靈之氣。嗚呼哀哉！邊陲罷鎖鑰之防，章縫奪著龜之恃。殲我哲人，豈其躬瘁，應陽等竊嘗淑公緒論，恨未登其庭也。來吏茲土，聞諸異時，逆藩拂經，丕曰是膺。伊豪傑之奮義，實夫子之先聲。不然，雖竭西江之水，未足以洗數年之兵。是則公之澤在天下，而西人再造于公，世世德也。靈輶何來，載疑載驚，今也號咷，昔也懼迎。我奠我奔，願百其身。公乘白雲，厥鑒孔神，而陽耿耿于平日者，猶未能盡鳴也。

門人祭文

一

顧應祥應良

嗚呼夫子！天其憫俗學之卑陋，而生此真儒耶？何栽培之獨厚也？其眷聖上之中興，而生此賢佐邪？又何遽奪而使之不壽也？嗚呼夫子！今不可作矣，斯道斯民，真不幸矣。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尤所私痛者，妙道精義，不可復聞，靈月光風，不可復見矣。將使末學俛俛，可受而不可傳邪？嗚呼哀哉！敬陳遠奠，封寄潺湲，盛德大業，言莫能

名；至痛深悲，辭莫能宣！

二

黃宗明

自道術爲天下裂，而人不知其有己；忘內逐外，誇多鬪靡；搜羅訓詁，立世赤幟；孔孟既遠，瀛洛亦逝；豈無豪傑，如草廬氏，覺彼暮年，精效隨疲，金溪之學，爲世大忌。惟我夫子，半神像異，少也雄傑，出入亦幾，鬼神通思，精識徑詣，汎掃支離，收功一致。哀我人斯，開闢啓閉，良知之說，直截簡易，無俟推求，無不該具。順我良知，行罔或悖。逆瑾扇惑，言官盡繫，公觸危機，從容就理，謫官蠻貊，艱難罔躓。汀贛賊起，公握兵符，獷狡旣殄，老稚歌呼。藩王稱亂，海內憂虞，夫子倡義，一鼓獻俘。岑氏構禍，東南騷騷，五六年間，財耗兵逃，公撫循之，鞭笞其豪，事適機宜，畏威懷德，出其死力，裹糧滅賊。入寨奇功，神武難名。十年命將，手提重兵，人曰勞止，馳驅靡寧。先生再至，寂無軍聲，講學其間，朝夕靡停，運籌決策，賊以計平。出入兩廣，瘴癘傷生，積成疾疫，中道殞傾。於乎痛哉！夫子之教，如揭日月，人方瞻仰，斯文遽絕。夫子之忠，功在社稷，身死未幾，纒謗交集，世路險巇，人言易訛，命也如何！憂患實多。某自服膺十有餘年，奔走畏途，舊學就捐，孤負教育，誰執其愆。今茲矢心，昕日勉旃，啓夕跼奠，號呼昊天，明發赴官，敢附告焉。嗚呼哀哉！

三

魏良器

嗚呼先生！遠止於斯邪！振千年之絕學，發吾人之良知，靡用志以安排，曷思索而議擬？自知柔而知剛，自知柔而知微，挽人心於根本，洗末學之支離。真韓子所謂功不在禹下，障百川而東之，使天假先生以年，大明此道，斯世殆將皞皞而熙熙於乎！曾謂先生而遠止於斯邪？壬癸甲乙之歲，坐春風於會稽，先生攜某於陽明之麓，放舟於若耶之溪，徘徊晨夕，以砥其愚，而指其迷，已而已而，今不可得而復矣。嗚呼！天果有意於斯道耶？何奮我先生之期頤，天果無意於斯道耶？則二三子在焉，苟不忘先生之教，其傳猶或可期。洋洋如在之靈，尙其陰厲而默

相之於乎章江之水，其流湯湯，既羞我殺，爰薦我觴，覩靈輻之既駕，愴予衷之皇皇！

四

應諸

維公學承千聖之傳，道闡諸儒之秘，立言垂訓，體本良知，功歸格致，修齊治平，一言以蔽，將刊末學之支離，訂二教之同異，總攝萬殊，歸之一致，進以覺夫當時，退以淑諸來裔，彼忠諫之動朝廷，勳業之銘鼎彝，文章之被金石，世之君子，或以爲難，在公則爲餘事耳，方奉命以南征，爲朝野之昆倚，胡天命之不延，乃一朝而云痿，典等受教有年，卒業無恃，慟候江干，淚無從止，嗚乎公雖已矣，神其在天，文未墜地，庶幾有傳，握椒蘭以薦心，指江流而誓焉，惟遜志以無負，庶敢格乎斯筵。

五

樂惠等

嗚呼！乾坤孕秀，哲人降生，睿智間出，忠孝天成，材多多藝，天縱其能，精一之學，堯舜是承，良知垂教，如夢得醒，四方風動，豪傑奮興，雲集魚貫，日萃講庭，豈其徒學爲國柱石，忠鯁立朝，不避權逆，竄逐夷方，優游自適，世態浮華，無能損益，玉蘊山輝，珠沉光溢，宸濠倡亂，人心繞繞，禍自蕭牆，誰敢爲敵，惟師威武，一鼓褫魄，功業既著，讒口交棘，師乃休休，退而自食，榮辱毀譽，弗留于臆，惟道不明，心焉則戚，與二三子講學是力，風月爲朋，山水成癖，點瑟回琴，歌詠其側，天王聖明，旂常紀錄，西醜陸梁，日費千倉，凱功未奏，主憂寧忘，奉詔徂征，應時翔翔，既負重委，文德丕揚，先聲按撫，弓矢斯張，醜類來歸，緝緝洋洋，曰「今已後，弗復敢攘」，一師乃諭曰：「兵加不軌，不殺投降，爾歸王化，我豈爾戕，歸完爾室，幹乃農桑。」亦有入寨盜賊叢積，一罹其毒，朝不謀夕，開國以來，屢征弗獲，選將用兵，曾何休息，貽禍非小，實傷國脈，窺望竊發，其機已迫，師軫民憂，不計失得，詢謀僉同，便宜行策，神機應變，旬日勦賊，巢穴既空，瘡痍蕩滌，招撫流移，復其田宅，長慮永圖，外病區畫，相彼夷方，隨俗因革，爰立土官，分地授職，犬牙相制，世守疆域，保甲既嚴，部伍既飭，統于流官，庶無間隙，爰修文教，俾肄儒籍，變化旅夷，實爲美則，似茲

哲人邦其有光，蒼生父母，後學梯航，宜應福祉，享壽無疆，胡天不憫，俾沒瘴鄉，王事忠矣，遣孤誰將，斯道之責，孰能擔當，嗚呼已矣！朝野悲傷，知夫子者和氣春陽，昧夫子者，如刺如鉞，嗚呼！道大難容，古今之常，爰有公論，孰能泯藏，惠等聞訃，驚悼涕泣，霑裳，匪天喪師，二三子殃，百拜荐奠，聊洩悲腸，靈其不昧，庶幾鑒嘗。

六

王良知

嗚呼已矣！自夫子沒而乾坤無粹氣矣，山嶽無英靈矣，國家無柱石矣，弟子無依歸矣。嗚呼已矣！詎謂廣南之役，遂爲永訣矣乎？夫子以道殉身，以身殉國，超然於壽夭之間，則亦何憾而二三子之悲傷，則固無以自贖於今日也。嗚呼哀哉！薄奠一觴，摘詞伸忱，神其不昧，庶幾來歎。

七

薛侃翁萬達

嗚呼！世有一長一善，皆足以自章明，而吾夫子學繼往聖，功在生民，顧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與人爲善之心，豈非淺近易知，而精微難悟，劣己者容而勝己者難爲讓耶？且自精一之傳岐而爲二，學者淪無滯有，見小遺大，茫無所入，吾夫子發明良知之說，真切簡易，廣大悉備，漫汗者疑其約，而不知隨遇功成，無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曲者疑其泛，而不知方員無滯，動出規矩，非率略也；襲古者疑學背經，考之孔孟，質諸周程，蓋無一字一意之弗合，尙同者疑其立異，然即乎人情，退乎物理，未嘗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有功於世，教聖門之宗旨也。蓋其求之也，備嘗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時雨之施，弗先弗後，而言之易入，若春風煦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叟，了無聞識，其發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然若著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世之議夫子者，非晏嬰之知，則彭更之疑，非互鄉之感，則子路之不悅，非沮溺荷蕢之譏，則武叔淳于髡之詆，用是紛紜，非夫子之不幸，世之不幸也已。侃也不肖，久立門牆，而無聞頃年以來，知切淬勵，夫子逝矣，慨依歸之無從，慮身世之弗立，鬱鬱如癡，奄奄在告，蓋一年于茲矣。方將矢證同

志期奉遺訓，尙賴在天之靈，昭鑒啓牖，使斯道大明于天下，傳之來世，以永庇於無窮，是固夫子未盡之志也。靈斷將駕，薄奠一觴，衷懷耿耿，天高地長，於乎哀哉！

八

應大桂

嗚呼！人知有先生之道，而或未盡得先生之教；人陰荷先生之功，而或未盡白先生之忠。已卯之變，吾不知其何如也，而謗固以隨；交廣之難，吾又不知其何如也，而死竟以俱。嗚呼！外吾教者斯仇，晦吾忠者斯妬，豈瘴癘之足尤，實氣運之不扶。虎豹委于空山，豺狼號于當路，風雨嗟其何及？家園慘而誰顧？吾念先生之悟道也，以良知爲扁鑰，其收功也，以格致爲實際，體常祕於玄默，用實繁於經濟。桂等猶及見先生之面，復密邇先生之居，雖未稔于耳提口授之下，或少得于神交契悟之餘，方有待于卒業，而先生竟以若斯痛先覺之早逝，悵末學其何依？幸門牆之無恙，或斯文之在茲。

九

劉魁

嗚呼！夫子已矣，後學失所宗矣，生民失所望矣，吾道一脈之傳，將復付之誰矣？雖然，人心有覺，德音未亡，儼門牆之在望，顧堂室之非遙，去意見之私，而必於嚮往，掃安排之障，而果於先登，是在二三子，後死者不得辭其責矣。歸葬有日，築室無期，臨風遣使，有淚漣漣，嗟何及矣？矢志靡他，庶其慰矣！

十

萬潮

嗚呼！古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社稷之臣，非先生其人耶？曩哭先生之柩於錢塘之澗，今拜先生之墓於蘭亭之陽，吾道終天之慟，其何能已耶？潮早歲受知，不徒文字，循循善誘，孔孟我師，剖障決藩，直指本體，良知是致，一以貫之，謹服膺以周旋，若飲渴而食飢，悟大道之易簡，信精一而無私，願雖有覺而卽在，實惟念茲而在茲，夙夜戰兢，深懼無以奉揚先生之教，惟先生在天之靈，陰啓予而終成兮！

十一

張津等

惟我夫子，德本誠明，才兼文武，以踐履爲實，而厭俗學之支離，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訓詁。功夫啓易簡之規，指授闢良知之戶。惟所立之甚高，故隨在而有補；以之講道，則化洽時雨之施；以之立朝，則儀漸鴻羽之楚。以之承詔奏，則右尹析招之詩，以獻君謨，則宣公獨對之語。至於名振華夷，勳邁今古，季札觀魯，方陳南籥之儀。山甫征齊，復正東方之虜；元惡之首旣殲，醜類之儔咸撫。此則勇夫悍士，猶以爲難，而夫子獨談笑於指顧。夫何中山之功甫就，俄盈謗篋之書；武侯之恨有餘，輒動英雄之懼。一老不遺萬民，何憊天軸西馳，江聲東吐，草正芳令，鷓鴣日未斜，今鷓鴣舞，叫臺城，今雲悲，撫鍾阜，今煙鎖，吁嗟夫子，今固無所憾，而辱倚門牆者，不能不爲終身之苦學，未傳心，言徒在耳，忍觀絕筆之銘，式奠臨棺之祖，悵吾道之已窮，蓋不知涕洒長空之雨，嗚呼哀哉！

十一

王時柯等

嗚呼！天惟純佑，材生文武，學本誠明，道宗鄒魯，羽翼程朱，頡頏申甫。早掇巍科，筮仕天部，始謫龍場，直言忤主，九死不回，孤忠自許，繼遷廬陵，人思召父，再擢鴻臚，荐登樞府，專閫分符，衣繡持斧，機密慮周，戰勝攻取，芟夷洞寇，四民安堵，蠹茲逆藩，東身就虜，勤在王家，爵封南浦，猺獠相攻，賴公柔撫，旣獨無告，賴公哺乳，民昔干戈，今且俎，民昔呻吟，今歌且舞，式遏寇攘，孰獨予侮，憂無西顧，殿有南土，麗日祥雲，和風甘雨，山斗仰瞻，鳳凰快覩，厥德斯懋，厥施斯普，人懷至今，公竟作古，意公神靈，翱翔天宇，在帝左右，爲帝夾輔，降爲河嶽，廟食墓蓋，柯等親炙，至教思沾肺腑，憶昔請益，期以振旅，云胡背棄，使我心苦，敬奠一觴，痛深談虎。

十二

鄒守益

聖學綿綿，嘻其微矣；貿然末俗，紛交馳矣；矧茲寡陋，莫知所之矣；謂考究遺經，可自得矣；旁搜遠勘，亦孔之疲矣；將摹仿而效，千古可期矣；外貌或似，精神非矣；不遇口口，孰醒我迷矣；良知匪外鑠，自秉彝矣；戒慎恐懼，通

晝夜而知矣；酬酢萬化，口我規規矣；聲應氣求，四方其隨矣；譬彼昏瞶，慶口口矣；霜霧忽乘之，衆安歸矣？將民之無祿，懼此蓄矣；百世之慟，豈獨子私矣？

十四

葉溥

嗚呼先生！乾坤間氣。嗚乎先生！夷夏重名。謂孔孟學，必可成也；謂周召功，必可立也；故以心覺天下，不罔以生也；以身輸天下，力盡而斃也。竟虛天子之注，日深吾黨之思，將速物者忌功，抑忌德也。何遽止此，而不究所志也？嗚呼先生！緊誰無福？

十五

陽克慎

嗚呼！天胡奪我先生之速耶？有濂溪之學，而能自強；有武侯之忠，而能自將；有子儀之功，而能自忘；有良平之智，而能自藏；真所謂文武兼資，乾坤間氣，領袖後學，柱石明堂者也。天胡奪之速耶？撫靈輻，令涕泗淋漓，泰山頽今，莫知嚮往，絮酒爲儀，今荐此衷腸，神尙不昧，今來格洋洋！

師服問

錢德洪

夫子旣沒於南安，寬畿奔喪，廣信擬所服於竹峰邵子。邵子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制也。」寬畿曰：「然，然則今日若有間也，夫子沒於道路，執喪者弗從，寬也；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焉。畿請服斬以從，至越，則釋麻衣布絰，終葬則釋，寬居越，則絰歸姚，則否，何如？」邵子曰：「亦宜。」於是畿也服斬以行。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寬畿西渡錢塘，將北趨殿對；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庚嶺」，聞之

且喜且疑；卽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夫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爲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於江西之南安。」聞之昏殞憤絕，不知所答。及旦，反風且雨，舟弗能前，望南而哭，天乎！何至此極邪？吾生如偃草棘薪，何益於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贖，而顧萎吾夫子邪？日夜痛哭，病不能興。除夕，至常山，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已矣！天實爲之，奈之何哉？斯道晦冥，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磨；至吾夫子，始盡登其秘，同志相承，日學以博，乃有今日，亦云兆矣。天子聖明，注眷日殷，在朝諸老，又更相引汲，使其得遂同心，則其未盡之志，當更展矣。今若此，天意若將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氣數薄蝕，天道之秘，旣以其人而發泄之，又旋而撲滅之乎？適觀孔孟已莫不然，夫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學者，上無君也；今有君矣，而夫子又若此，果何謂邪？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畿寬各以所見未一，懼遠離之無正也；因夜侍天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冬初，追送於嚴灘，請益，夫子又爲究極之說；由是退與四方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別，頗得所省；冀是見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別次嚴灘，踰年而聞訃，復於是焉；云何一日判手，遂爲終身永訣。已乎！夫子勤勞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爲生耳。向使吾人懵然無聞，如夢如醉，以生於世，則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此焉，吾何以生爲哉？人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猶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沒，亦吾沒也。吾何以生爲哉？嗚呼！命也已矣！天實爲之，爲之何哉？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刪正，四書有傍註，傳習有錄，文有文錄，詩有詩錄，政事有政事錄，亦足恃矣；是夫子雖沒，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發踰玉山，水陸兼程，以尋吾夫子遊魂，收其遺書，歸囊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姪子姓，及我書院同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尙望我四方同志，爰念根本之地，勿爲遐遺，乃大慰也。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見於行，沒乃光於萬世者，亦以其門人子弟相守不變耳。三年之

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向失聲。是非兒女之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學也。子貢反，築室獨居三年，則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遠者仕者，誰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間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採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錄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則復遣人，一以哀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驗朋友之進，足爲吾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預以陳告，惟吾同志，憐念憐念！

遇喪於貴溪書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賓澤之亂，疾作，二十六日，旋師廣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請骸骨，二十一日，踰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備棺後載。二十九日，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夫子時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邪？」須臾氣息，次南安之青田，實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時也。是日，贛州兵備張君思聰、太守王君世芳、節推陸君府奔自贛，節推周君積奔自南安，皆弗及，訣哭之慟。明日，張敦匠事飭附設，積請沐浴於南野驛，親進舍，王陸同殮。又明日，南贛巡撫汪公鉉來蒞喪，紀士民擁途哀號，汪爲之揮涕慰勞。十二月二十日，喪至南昌，有司分道而迎，巡按御史儲君良材提學副使趙君淵哭，士民皆哭，聲載於道。乃挽輿留於南浦，請改歲而行，以盡士民之哀。趙日至，三踊哭，有問之曰：「吾豈爲乃公哭邪？」已丑改歲六日，將發舟，北風厲甚，儲焚香虔祝於柩曰：「公弗行，豈爲士民留邪？公黨有子嗣門人，亦望公久矣。一卽時反風，不四日直抵信州，嗚呼！夫子沒而諸大夫之周旋者至矣，是固夫子盛德所感，亦諸大夫好德之誠也。二三子弗身承其勞，聞其事能弗以爲思乎？詳述之，用以告吾同門者。」

書稽山感別卷

人有異常之恩於我者，君子感乎？異常之恩，不可思也；不可思，不可感也。是故稽顙再拜，頌言煩悉，報之微也；適館受飧，左右以驢惠之，微也。其遭也無自，其合也不媒，其聚弗親，其離弗違，無致而至，莫知其以此恩之至也，感之極也。今夫龍興而雲從，雲非思乎龍而從也，噓吸爲變，莫之致也。計功量者孰爲恩，孰爲感，悉而數之，則薄矣。吾於贛城楊君竹溪之於夫子，何以異？吾固不能忘情於恩，感固亦無以爲恩感也。昔者夫子奉命南征，以不殺之仁，綏思田之頑民，維時荷戈持戟之士，其孫謀吳略，勇力拔衆者爲不少矣。及成功之日，乃皆一時歸散，環視諸庭，依依不忍去，若左廣之武和齋，吉水之龍北山，贛之劉易齋及君者，乃皆退然若弗勝衣之士。是四君者，豈有意而相遭邪？必其所存有以近吾夫子不殺之仁，故不謀而自合。至夫子待命北巡，忽爲南安之變也，君皇皇然親含襚，扶輿觀行，則與蒸徒共楫，止則與二三同門麻衣布經，並就哭位，是固何自而然哉？夫仁人心也，通幽明，忘物我，不以生而親，不以死而忘，無致而致，雖四君亦莫之知也。四君且莫之知，吾又得而恩感乎哉？故吾欲稽顙再拜，頌言煩悉，以報其情，而其情終不可報。吾欲適館受飧，左右以驢以惠其去，而其去終不可惠，故相率歸於無言。噫！無言之感，洞徹千古，吾亦無如之何也。已雖然，君去而能益篤，吾夫子不殺之仁，則吾之無言者，尙有無窮之言也。因其去，吾復能已於言乎？是爲書。

謝江廣諸當道書

冬暮，寬畿渡錢塘，將趨北上，適廣中有人至，報父師陽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命，將踰庾嶺矣。卽具舟南迎，至蘭溪，忽聞南安之變，慌怖三問三疑，奔至龍游，傳果實矣。天乎！何至此極邪？吾師以王事馳驅，盡心賣力，今果

勤事而野死矣乎？在吾師以身許國，死復何憾？獨不肖二三子，哀恨之私，有不能一日解諸懷耳。夫自講學四十餘年，從之遊者遍海內，沒乃無一人親含殮殮手足，以供二三子之職，哀恨何堪？寬畿北，面有年矣，教我撫我，誘我翼我，實有罔極之恩。而今若此，無涯之感，誰則任之？兼程至貴溪，始得馮哭其棺，間乃詢之廝吏，始知臨終之地，長途空寂，前後弗及，幸我大人先生有預事之謀，載棺相隨，使永訣之晨，得以時殮殮，是雖子嗣門人親臨其事，當無踰此，誠死生而骨肉者也。恩孰大焉？夫吾師有罔極之恩，而沒則貽我以無涯之感，今賴大人得少慰焉，是大人之恩於二三子，實有無涯之感矣。夫野死而無悔者，夫子之忠也；無歸而殯者，大人之仁也。斯二者固皆天下之公義，而區區之恩感，不與焉。特吾二三子兒女之情，至此皆不能已於無言耳。剖心刻骨，有言莫盡。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荒悖布情不悉，惟憐而終教之。

再謝汪誠齋書

父師之喪，頗德庇於二月四日奠於堂矣。感公之私，與日俱積。乃弟乃子，頗能承襲遺規，弗至踰禮。四方同門，亦日來奔，頗具執事，是皆先生倡厚德於前，故子弟門人知激勸於後，不敢以薄自處，重獲罪於大君子之門也。所論父師軍中羨餘銀兩，責其官賚送嗣子，是執事哀死之情，推及遺孤，此思此德，非特其子弟知感，在門人小子，佩刻亦殊深矣。但父師嗣子，方及四齡，未有知識，親弟守儉，守文，守章，繼子正憲，欲代之言，願其中有願言，而不敢盡者，生輩恃在舊愛，敢代爲之言，惟執事其終聽焉。父師兩廣事宜，間嘗詢之幕士矣，頗有能悉其概者，謂「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贖送之儀，水夫門子供具中，有情不得却，與例不必却者，收貯賞功，所謂之羨餘，以作公賞之費，成功之後，將歸，乃總其賞功正數，所給公帑，不過一萬餘兩，皆發梧州矣。正數之外，有此羨餘，仍命并發梧州從者，又以沿途待命，恐遲留日久，尙有不時之需，姑攜附以行，俟隨地遣發，不意未至南安，

罹此凶變，病革之晨，親命僕隸檢遺書，治行篋，命賞功官勞其勤勞，而歸羨餘于公。此實父師之治命也。當事者，既匿其情，不以告夫先生，而先生又切哀死之情，篤遺孤之愛，案官吏之請，從合得之議，謂大臣驅馳王事，身殞邊陲，痛有餘哀，禮當厚報，况物出羨餘，受之不為傷義，故直以事斷，而不疑其為私，其恩可謂厚矣。特弟子登受之餘，尚不免於惶惑，蓋以父師既有成命，前日之歸是，則今日之受非矣。苟不度義而私受之，恐拂死者之情，終無以白於地下也。且子弟之事親，平時一言，罔敢踰越，况軍旅之事，易贊之言，願忍違忘而私受乎？夫可以與者，大人之賜，可以無取者，父師之心，取之惟恐違死者之命，而重生者之罪，則又其子弟衷由之情，用是不避呵叱，謹勒手狀，代為先生布井原銀五百三十二兩，托參隨州判龍光原義男添貴送復臺下，伏望驗發公督，使存歿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神，是則先生無窮之賜，幽明共戴之恩也。不勝冒犯殞悼之至。

再謝儲谷泉書

寬畿不率，弗祐於天，遽奪我師之速，黃髮乳口，失所保哺，皇皇然無所歸，時聞凶訃，又恨未及相隨，以趨曳杖之歌，天喪斯文，後死者終弗與聞矣乎？既而奔喪貴溪，馮哭之餘，水漿不入於口，奄奄氣息，若無復可生於人世矣。間乃詢其後事，乃知諸君子殫心瘁力，送死無憾，而先生左右維持之力居多，愚以為相知之情至此，亦云足矣。及凡所經歷，再未入境，而執事之戒命已先，哭奠度慙，雖有司好德之同，而激勸之機，不無所自，哀感何言？僕且私告曰：「公慮吾主君家事也。」云云。「曰：「公慮吾主君勳業未著云云。」已而朋友又私相謂曰：「公憫吾夫子者，悼其教未明於天下也。」云云。「生輩豐然而起曰：「有是哉！何公信愛之至，有如此也！噫！天下之愛吾夫子者有矣，嘆之而已矣；信吾夫子者有矣，感之而已矣；孰有如吾執事精神心思，周旋曲折，實以見之行事者乎？必其平日相孚默契，有甚不得已者，藏於其中，是未可聲音笑貌為也。吾儕小人，自失所恃，遽恐吾道終底於

阨塞，不知天下大君子有如先生者出於其間，斯道雖重，主盟得人，吾何以懼乎哉？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今茲有乎爾矣，今茲有乎爾矣。於是自衛以下，順流而歸，慷慨激亢，無復爲兒女之情，是先生不言之教，起我跛躄於顛躋之中，吾當何以爲報哉？二月四日，已妥靈於堂，乃弟乃子，頗知自植，四方同門，又日來至，喪事聊此議處，不復敢遠嬰先生之懷矣。蕭尙賢事略，具汪公別紙，并奉請教。小廝輩以小嫌構辭，致煩案牘，在先生寬仁之下，當必有處，然是人亦無足過責者。夫子用之，所謂略其全體之陋，以用其一肢之能，故其報死之情，亦如是而已矣。今欲望之大過，是又若以其一肢之得，而復責其全體之失也，難矣。特在推愛，妄敢喋喋，荒悖不恭，萬罪萬罪！

喪紀

程輝

我師緒山先生，編次陽明夫子家乘成，輝受而讀之，作而嘆曰：「嗟乎！天道報施善人，抑何其不可測邪？方夫子之生也，苦心妙悟，以續如綫之道脈矣，乃僞學之謗不能弭，倡義興師，以殲謀畔之獨夫矣，乃君側之惡不能去，開誠布公，不煩一旅，以格數百年負固之黨矣，乃當軸之忌不能回，使其身一日立乎朝廷之上，何其與世之落落也。及其沒也，哭者盡哀，祭者盡誠，至今有弔其墓，謁其祠，拜其家廟，爲之太息流涕而不置者，又何其得衆之鼎鼎也。竊惑焉。」先生進而教之曰：「是不可以觀天人貞勝之機矣乎？夫子之所不能者，時之艱也，人之勝也；其所能者，德之孚也，天之定也。而又何惑哉？吾方夏祭文之不能盡錄者，屬子以終事焉，蓋文固有略者矣。將人之祭于地，與就其家而祭焉者，皆其實德所感，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願可略而不書乎？子其揭日月爲序，凡顯而公卿，微而庶人，有舉必書，庶乎定者可考而見，且使我後之人，知夫子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滅者，良在此而不在彼也。」輝避席曰：「敬聞命矣。」作喪紀。

夫子以戊子仲冬之丁卯卒于南安府青龍鋪，輿止南野驛，越四日爲季冬庚午，門人廣東布政王大用，推官周積，舉人劉邦采，實敦後事，副使張思聰率屬吏知府王世芳，同知何瑤，大庾知縣葉章，府學訓導楊登玉，王圭，陳守道，庠生張紱，李節，王輅，王輔等，哭奠，乃殮，殮已，署上猶縣事，經歷許同朝，崇義知縣祝樹，南康教諭管輔，訓導劉森，庠生劉爵等，千戶劉環，俞春，周祥，門人知府王鑾，陽克慎，鄉約王秉言，各就位哭奠。

壬申，觀抵贛州府水西驛，提督都御史汪鏊，同知何瑤，推官陸府，檢校唐本，鄉宦宋元，指揮錢堂，知事郭鉞，千百戶何湧，江馬昂，吳倫，譚景受，卜福，嚴述，王富，王憲，潘鈺，余洪，畢祥，楊守，武昌千戶所指揮陳偉，門人郎中劉寅，都指揮同知余恩，庠生易紹宣，李喬崇，李挺，李憲，何進隆，何進德，曾廷珂，曾廷璉，黃譜，黎教，王槐，密，王振朝，劉鳳月，劉天錫，劉瞬，彭遇，貴，謝天表，謝天眷，桂士元，桂薰，袁泰，張鐘，汪梅，周蘭，宋金，雷銳，雷兌，應辰，鍾振，俞鶚，湯偉，杜相，黃整，各就位哭奠，張思聰，周積，又各特舉焉。

丁丑，觀抵吉安府螺川驛，僉事陳璧，知府張漢，同知張烈，通判蔣英，林春澤，推官周在，廬陵知縣常序，署泰和縣事，知事汪仲，縣丞劉綸，主簿莊伯，瑤典史李江，教諭林文焯，訓導金珣，張旦，吉水縣丞楊伯謙，主簿辛仲寶，萬安主簿楊廷蘭，信豐指揮同知林節，鄉宦尙書羅欽，順副使羅欽德，副都御史羅欽忠，門人御史王時柯，庠生蕭寵，蕭榮，王舜鵬，袁登應，羅綱，謝廷昭，周文甫，王惠迪，劉德，藍瑜，龍潢，龍漸，幕吏龍光，各就位哭奠。

戊子，觀抵臨江府蒲灘驛，同知宇審，通判林元，推官俞振強，靖江知縣陳府，新淦縣丞唐和，主簿王綸，教諭向欽，訓導從介，各就位哭奠。

辛卯，觀抵南昌府南浦驛，建安府鎮國將軍宸洪，太監黎鑑，御史儲良材，參政葉溥，李排，參議鍾雲瑞，副使趙淵，僉事陳璧，王嘯，吳瀚，陳端甫，都指揮僉事劉璽，王甯，崔昂，府學教授廖廷臣，訓導范昌期，張琚，譚倬，廖金，新建縣學教諭劉環，訓導梁子鍾，何樂，南昌縣學訓導邢寬，庠生崔嵩，陶潮，劉伯盛，舒泰，武進，鄒輓，鄉宦副都御史

熊浹，布政胡訓，副使劉伯秀，知府張元春，御史涂相，郎中張欽，主事張鏊，進士熊汲，檢校張默，通判萬奎，閔魯，知縣余琪，聶儀，楊璋，甘柏，胡大化，舉人丁夔，門人裘衍，張良才，張召，魏良器，魏价，萬世芳，鄒賓，齊昇，周麟，黃鐘，鍾文奎，文鐸，安仁，縣桂宸，桂宮，桂容，桂軌，孫張，孫鈞，吉安府會偉器，報効生員陳文榮，承差劉昂，鄉民蕭華，李延祥，程玉石，陳本道，高顯彰，劉珏，楊文嚴，洪徐，杜秉文，王欽，各就位哭奠，葉溥，趙淵，王嘯，張元春，齊昇，又各特舉焉。

歲己丑，正月庚子，櫬發南昌府，自儲大夫以下，凡百有位，越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道風迅，不可帆，又不可纜而前也。儲大夫撫之曰：「先生豈有懷邪？」越中子弟，門人泣而迎者，延首跂足而後至者，蓋有日矣。一須臾，反風若或使之，遂行。丙午，餘干縣主簿陳璠，教諭林秀，訓導趙珊，傅諮，萬年縣主簿龍光，相安仁和縣主簿鄒耕，訓導周鐸，黃選，庠生桂龜，蒲田縣廖大璧，貴溪知縣方克，主簿錢錕，典史馮瓊，教諭謝炯，庠生丘民，節宋廷，豸，葉可久，葉可大，許文明，鉛山主簿戚鐘，鄉宦大學士費宏，尚書汪俊，各就位哭奠。先是，緒山龍溪二先生將赴廷，對聞先生將還，逆之嚴灘，忽得訃音，相向慟哭，疑于服制，作師服，問厥旣成服，兼程趨廣信，訃告同門，會先生嗣子正憲，至自越，至是同遇先生之櫬于貴溪，哭之幾絕，書過喪哀感以寄懷云。

癸丑，櫬抵廣信府，葛陽驛，知府趙燁，同知盧元愷，通判曾大有，龍綱，舉人劉偉，玉山知縣呂應陽，教諭霍重，庠生鄭世遷，李材，程松，葉廷秀，徐森，常山縣丞殷學，夔各就位哭奠，儲良材，又檄呂應陽而特舉焉。夫子弟守儉，守文，門人樂惠，黃洪，李洪，范引年，柴鳳，會櫬于玉山。

辛酉，櫬抵衢州府，上杭驛，同知楊文奎，通判簡閱，推官李翔，西安知縣林鍾，門人樂惠，黃煦，何倫，王修，林文瓊，徐需，蔣蘭，金華府通判高鳳，蘭溪縣主簿高禹，教諭宋驥，訓導胡奔，口輝，門人應典，嚴州府推官程淳，桐廬縣主簿屠繼祖，各就位哭奠。

丁卯，櫬抵杭州府，浙江驛，布政潘且，劉節，參政胡纘，宗，葉寬，參議萬廷彩，龐浩，按察使葉溥，副使傅鑰，萬潮，

党以平何鰲汪金僉事孫元巴思明梁世驃江夏材林茂竹都指揮使劉宗偉都指揮僉事李節劉翔孫仁王佐杭州府推官劉望之府學教授陶賀仁和縣主簿曹官富陽縣主簿李璽教諭黃寧訓導程大有王裕莆人知縣黃銘介子黃中百戶施經各就位哭奠。

庚午襯抵越城奠於明堂御史陳世輔王化分守龐浩紹興知府洪珠同知孔庭訓通判陸遠洪哲推官喻希禮府學訓導舒哲陳箴林文斌會昇會稽知縣王文儒教諭張概訓導詹詔山陰知縣楊行中教諭林斌訓導王昇廣西布政李寅參政沈良佐參議汪必東按察使錢宏副使李中翁素張擬伍箕僉事張邦信王世爵都指揮僉事高松金華府同知劉業友人侍郎湛若水副都御史劉節門人侍郎黃綰給事中毛憲員外郎王臣主事石簡陸澄按察使顧應祥副使郭持平蕭璆應良知州王直劉魁訓導周桐周衢教授周衡陳炳陳焯陳煉李敬應佐監丞周仲周浩周甸辨印生錢君澤私淑門人知縣戚賢武林驛丞何圖贛州衛指揮同知劉鏜指揮僉事楊基廣州府右衛指揮僉事武鑾南昌衛指揮僉事趙昇廣州府前衛舍人孫紹英各就位哭奠洪珠樂惠又各特舉焉劉鏜楊基武樂龍光咸以管護至越時將告歸緒山先生書稽山感別卷贈之因寓書江廣諸當道蓋德其虔於襄大事也。

仲冬癸卯奉夫子櫬窆於越城南三十里之高村會葬者數千人副都御史王堯封御史瑞廷赦陳世輔梁尙德萬潮黃卿萬廷彩龐浩傅鑰党以平汪金區越梁世驃江夏材林茂竹王臣劉宗仁李節劉翔孫仁洪珠孔庭訓洪哲杭州知府婁世德同知楊文昇通判周忠劉坎濬推官劉望之運同錢瀾副使李信判官林同方禾錢塘知縣王橋會稽知縣王文儒山陰縣丞應佐餘姚主簿彭英典史劉文聰教諭徐銳訓導謝賢陳元廣東御史何齒布政邵銳姻人大學士謝遷尙書韓邦問編修周文燭御史毛鳳都御史胡東臬參政汪惇副使吳便司馬公輕僉事汪克章沈欽司馬相韓明知府陸甯金椿運同徐冕知縣宋溥金謚陶天祐劉瀚田惟立徐璽徐俊民

吳昊、葉信、汪似、穀周、大經、周文煥、胡瀛、陳廷華、知縣王軾、鄉生錢繼先、王廷輔、王文軒、夏文琳、何炫、徐應、周大賚、高隆、友生尙書伍文定、侍郎楊大章、陳筐、嚴毅、楊寬、楊譽、知府吳紱、廉使韓廉、邵黃、徐彬、鄒鶴、員外郎張璿、施信、史伯敏、王代、于震、朱梁、晚生僉事汪應軫、知府朱袞、李節、郎中胡廷祿、陳良謨、主事葉良佩、田汝成、王度、王漸達、王一和、王文訓、王文翰、王文輅、王文輶、良直、費思義、門人大學士方獻夫、侍郎黃綰、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魏良弼、李逢、行人薛侃、應大桂、郎中鄒守益、員外郎藍渠、主事潘穎、黃宗明、翁萬達、石簡、胡經、參政萬潮、副使蕭鳴鳳、參議王洙、博士馬明衡、監丞趙顯榮、助教王崑、薛僑、知縣薛宗鏗、周桐、孫瑛、劉本、劉樽、諸訓、諸陽、諸守、忠、舉人諸大綱、楊漸榮、金佩、金克厚、僉事韓柱、主事顧敦復、胡冲、徐沂、徐楷、徐鏞、葉鏞、徐需、張津、錢紳、錢翺、錢祚、詔、凌、世華、朱箎、龔、傅、龔、漸、員、外、郎、龔、芝、杜、應、豸、縣、丞、朱、絨、周、應、損、秦、覲、章、乾、楊、柱、從、弟、王、守、第、各、就、位、哭、奠、嗚、呼、喪、紀、作、則、有、孚、惠、我、德、者、固、美、而、必、章、而、有、孚、惠、我、心、者、亦、盛、而、必、傳、讀、是、編、者、毋、但、曰、雷、陽、寇、公、之、竹、而、已、也。

卷七 世德紀附錄

辯忠讒以定國是疏

門人陸澄（刑部主事時上）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跡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一倡一二嫉賢妬功之徒固有和者而在朝在市寃憤不平臣係守仁門生知之最詳寃憤特甚敢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真荷先帝收用屢遷至於巡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之巨寇爲之蕩平因奉勅勸事福建道由江西至於豐城適遇賊變拜天轉風舟返吉安倡義督兵不旬月而賊滅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人但見其成功之迅速而不知其謀略之淵微人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

身無毫髮之可疵。當時張銳、錢甯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以不遂篡逆之謀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使守仁而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獨豫之意，後有貪冒之爲，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乎？迨皇上龍飛，而褒慰殊恩，形於詔旨，天下方快朝廷之清明，不意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乃復有此怪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事，而掩其顯著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大略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一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見宸濠」；三謂「守仁亦因賀宸濠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之時，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其捷本所陳，裝點過實」。然究其本心，不過忌其功名而已。宸濠私書「王守仁亦好」之說，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惟刑部節奉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僞難辨，無憑查究，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使有之，何足憑據？且出於宸濠之口，尤其不足取信者。夫豪傑用意，類非尋常可測。守仁雖有防宸濠而圖之之意，使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逵之一死以報國而已。其何以成後功，以貽皇上今日之安哉？設使守仁略有交通宸濠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况可以不足憑信之迹，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遣冀元亨往見者，是守仁知宸濠素蓄逆謀，而元亨素懷忠孝，欲使啓其良心，而因以探其密計爾。元亨一見不合而歸，使言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反返之日，反在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何在乎？毛玉疑守仁因賀宸濠生辰而偶爾遇變，殊不知守仁奉敕將往福建，而瑞金會昌等縣瘴氣生發，不敢經行，故道出豐城。且宸濠生日在十三，而守仁十五方抵豐城。若賀生辰，何獨後期而至乎？其謂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兵，尤爲乖謬。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即刻僞寫兩廣都御史楊旦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願似接見之時，令人詐爲驛夫入遞。守仁佯喜，以爲大兵既至，賊必易圖。

當令顧佖傳牌入城，以疑宸濠；又令顧佖守城，許與撥兵助守。時有報稱宸濠遣賊六百，追虜王都者，守仁回船而南風大逆，乃慟哭告天，而頃刻反風，守仁又恐賊兵追至，急乘漁舟脫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知府戴德孺，即議起兵，因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欲與知縣李美集兵，度不可居，復奔至吉安，見倉庫充實，遂乃駐劄，傳檄各處，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方令伍文定以書請各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而懋中又遲疑二日，乃始同盟。夫各府及萬之兵，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其肯聽致仕鄉官而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至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乎？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宮中自焚，故內室毀而外宇存，官兵但救而無焚也；掠者，伍文定之兵，乘勝奪賊衣資，衆兵不然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所領奉新之兵，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者百餘人，及守仁至，斬官兵殺掠者四十六人，遂無犯者矣。且省城之人，名受宸濠銀二兩，米一石，與之拒守，是賊也，殺之何罪？又官爲賊巢，財皆賊贓，焚之掠之，亦何罪哉？今舍其大功而摘其小過，幾何不爲逆賊報仇乎？且宸濠勢焰薰天，觸者萬死人，皆望風奔靡而已，及守仁調兵四集，搗其巢穴，散其黨與，數敗之餘，羽翼俱盡，妻妾赴水，乃窮寇爾，夫然後知縣王冕得以近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言，則孫燧許遠，何爲被殺？而三司衆官，何爲被縛？耶？楊銳張文錦，何爲守之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滅耶？至若捷本所陳，若作偽牌以疑賊心，行反間以解賊黨之類，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夫宸濠積謀有年，一旦大發，震撼兩京，而守仁以一書生，談笑平之於數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即滅，而貽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使不即滅，先帝崩，臣又不知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死生所能動者，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爾。此萬世忠義之寃，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也。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均生死，前之所辯，天下公言，伏願聖明詳察，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

言官，勿為異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門人黃 綰（光祿寺少卿時上）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不得其操柄，百事具廢，欲治得乎？故明主慎之。至親不可移，至讎不可奪，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然必稱天以命之，示非私也。臣下視之，不飾虛譽，不結援黨，不思賄托，惟勉忠勤，死不敢易，欲不治得乎？今或不然，凡飾譽援黨賄托，譏讒不及，必獲顯擢，無不如意；凡盡忠勤職，即譏讒蜚集，黜辱隨至，無不失意，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奸結巧避為賢，孰肯身任國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先朝末年，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濠搆逆，虛焰吞天，藩郡震動，宗親懾憂，陛下嘗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鼎卿近倖，賄賂交馳，賣國奸臣，待時發動，兩京乏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勅福建，勘事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優人費諜，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托腹心，又示無為，以安其心。然後激眾以義，糾集為合，待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覺悔，既出攝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警聞使還，算其歸途，水陸邀擊，大潰賊眾，遂擒宸濠于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也。成功之後，江右瘡痍未復，武宗皇帝南巡，奸權攘功，嫉譖百端，危疑莫測。守仁恭勤曲致，方靖地方，僅獲身免。守仁為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倡義統眾，謀獲機宜，戰取有方，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腹心陰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也。守仁南贛鎮守地方之責，初無所與，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守仁家于浙之山陰，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噍類乎？此時守仁夫豈不思，但忘私奉公，以為社稷，不幸或

敗夷滅何悔？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者矣。幸而成功，宇內太平，所謂徙薪曲突，人不爲功，亦不致思其忠。又守仁於武宗初年，劉瑾爲奸，人莫敢言，守仁斥之，觸恨，選杖毒決，碎屍折髀，死而復甦，流竄瘴裔，久方赦還，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之鎮，谿谷兇民，聚黨爲盜，視効虐劫，肆無忌憚。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理。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略，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岡諸寨，大冒淋頭諸寨，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明約，遂爲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江右之民，爲立生祠，歲時祝祭，民心不忘，亦可見矣。曩者，陛下登極，命取來京宴賞，封之新建伯，而陞南京兵部尚書。言者又謂不當來京宴賞，以致奢費。夫陛下大官之廚，日用無紀，較諸一食之宴，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邪比蔽賢嫉功之所爲也。守仁後丁父憂，服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然雖蒙拜爵陞官，鐵券未給，祿米未頒，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之？况有功無過哉？其意尤可知矣。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臣不能枚舉。姑以一二論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得廢一子千戶，邢珣、徐璉，但陞布政，卽令閒住，彼亦何過？縱使有過，入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卽死于水，皆無廢子，副使陳槐，因勸宰臣進賢致怒，讎人希意誣之，獨黜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然在今日，陛下操柄之失，莫此爲甚。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効用哉？况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盡其誠，充足以當薰陶，備顧問，以陛下不世出明聖之資，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尙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瓌、桂萼，皆薦之，曾蒙簡命，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蚤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另推才能，爲兩廣總制，仍勅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廢襲，此實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爲使人宣忠。

効力之權。臣不勝懇悃之至！

地方疏

霍韜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剿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鄰壤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嘗竊切齒感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鄰惡境妻子何日甯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剿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一乃今恭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甯之期也聖天子知人之澤也」一是役也臣等爲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蓄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吊巖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敝之後仰承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剿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一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數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能誕敷天德也若入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一由山高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入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入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官兵亦屢請征之若入寨賊則自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剿者蓋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故百

六十年，未有敢征入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入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剿，投入入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入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入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入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疾也。入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王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抑藉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入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致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遯，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入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剿之宜六也；入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甯，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平伏，今入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實當爾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爲巢穴故也。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入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爲變，遁賊來歸，不日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奉命，撫剿田州思恩也，乃不剿田州，則亦已矣。遂剿入寨，可乎？」一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也？」傳曰：「闌以內，寡人制之；闌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爲功，若腐儒則以爲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約其降而安定之，知入寨諸賊，百六

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
 「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洽千里之外，附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與圖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已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為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効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指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遁逃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遁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為良民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遽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為功，反以為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為己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尙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定亂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勿計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奸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

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庸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王，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復再勸，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逋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詠太平，祝頌聖德，實臣等所以報陛下知遇一節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不得已也。爲此具奏。

征宸濠反間遺事

錢德洪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又痛哭告天，頃之，得北風，宸濠追兵將及，潛入小漁船，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進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圖欲阻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於四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誤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勸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遂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卻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三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

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略，并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誤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勅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甯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勅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朝廷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甯王之兵，尚未舉動。今甯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誤事機。以本職計之，若甯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甯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甯王主謀，李士寶、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甯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府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殺用。但得甯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今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納密切說與令渠潛踪隱跡，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按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甯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寶、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寶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幾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况

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閱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畢，卽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旣就，遣雷濟設法差遽李士寶、龍光設法差遽劉養正，各差遽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論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役經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卽位，遂直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門。其後宸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一候宸濠出城，卽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顧念根本之地，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奪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一。

右反間始末，嘗聞諸吉水致仕縣丞龍光。光謂德洪曰：「昔夫子寫楊公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甯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夫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旣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旣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光又言：『夫子捷疏，慮繁文太多，一切反

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必即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爲備？所以破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又言：「甯藩事平之後，京邊官軍南來，失其奸計，由是痛恨夫子，百計搜尋羅織，無所泄毒，擠怒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子離散，直伺官軍離却省城，方敢出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要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原，并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此光等走役微勞，雖皆臣子本分，不足深惜，但賞罰若此，繼後天下倘或再有事變，人皆以光等爲鑒戒矣。誰肯復效死力哉？」又言：「夫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尙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夫子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銳鎗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逃，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又言：「嘗聞霄濟云：「夫子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受哭告曰：『天若憫惻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須臾，風稍定，頃之，舟人謹讓回風，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宸濠追將兵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夫子呼一小漁船自縛，勅令濟禹持米二斗，鱖魚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指船頭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於是又取羅蓋以行。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謹慶曰：『王爺爺

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歎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甯王逆戰於湖上時，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却，某某對立雙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者，平時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甯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惟濬曰：『惟濬嘗聞之尙謙矣，尙謙言：『昔見有待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卽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言，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卽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爲謬也。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此亦不是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安得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之旣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此等沒緊要事，止去了。』』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

不答；以故南贛膏肓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昔嘗概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德洪主試廣東，道經江西，訪問龍光，始獲間書間牒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歸以附錄云。時嘉靖乙未八月，書于姑蘇之郡學。

陽明先生平濶頭記

大學士湖東費宏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亡慮數百，而濶頭最大。濶之賊肆惡以毒吾民者，亡慮數千，而池仲容最著。仲容之放兵四劫，亡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興龍南信豐安遠會昌，以邇巢受毒無數。正德丁丑之春，信豐復告急于巡撫都御史王公伯安，召諸縣苦賊者數十人，問何以攻之？皆謂「非多集狼兵弗濟。」又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後定。」公曰：「盜以招蔓，此頃年大弊也，吾方懲之。且兵無常勢，奚必狼而後濟耶？若等能爲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屠君安卿毛君鳴岡合疏以剿請，又請「重兵權肅軍法，以一士心。」詔加公提督軍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區畫。惟功之有成，不限以時。時橫水桶岡盜亦起，而視濶爲急，公議先攻二峒，乃會兵以圖濶。凡軍中籌畫，多諮之。兵備副使楊君廷宜請募諸縣機兵，而以其傭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鹽課以餉之，而兵與食足焉。二峒之攻，慮仲容乘虛以擾我也，謀伐其交，使辦士周祥等諭其黨黃金巢等，得降者五百人，籍以爲兵。仲容獨憤不從。多初聞橫水破，始懼，使弟仲安率老弱三百人來圖緩兵，且我覘之。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賊，而實選其歸圖。閱月，仲容聞桶岡破，益懼，爲備益嚴。公使以牛酒誦之，賊度不可隱，則曰：「盧珂鄭志高陳英吾讎也，恐其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之民，有衆三千，仲容脅之不可，故深讎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乃陽檄龍川盧珂等搆兵之實，若甚恐焉。趣利刊木，且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望珂等各來告仲容必反，公復怒其誣構，叱收之。陰諭意向，使遣人先歸集衆，時兵還自桶岡，公合樂大饗，散之。

歸農，示不復用，使仲安亦領衆歸。又遣指揮余恩，諭仲容毋撤備，以防珂黨。仲容益喜。前所使辨士，因說之親詣公謝，且曰：「往則我公信爾無他，而誅珂等必矣。」仲容然之，率四十人來見。公聞其就道也，密飭諸縣勒兵分哨，又使千戶孟俊僞持一檄，經剡巢，宣言將拘珂黨，實督集其兵也。賊導俊出境，不復疑。閏十二月下弦，仲容既至贛，是夕釋珂等，馳歸。廉仲容令官屬以次饗犒。明年正月癸卯，公度諸兵已集，引仲容入，并其黨擒之。出珂等所告，訊鞠具狀，亟使人約諸兵入巢。越四日丁未，同時並進，其軍于龍川者，惠州知府陳祥率通判徐璣，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率新民梅南春等，從烏龍鎮入。孟俊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于龍南者，贛州知府邢珣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等，從太平保入。推官危壽率義民葉方等，從南平入。守備指揮郝文率義民孫洪舜等，從冷水逕入。余恩率百長王受等，從高砂保入。軍于信豐者，南安知府季敷率訓導藍鐸等，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民趙志標等，從烏逕入。公自率中堅，督之搗下剡大巢。副使君督餘哨，會于三剡。賊黨自仲容至贛，備已弛矣。至是，聞官兵驟入，皆驚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迎敵于龍子嶺。我兵列爲三衝，犄角而前。恩以受兵首與賊戰，却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擊受後，壽乃以方兵鼓噪往援。俊復以珂等兵從旁衝擊，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遂併上中二剡。克之。各哨兵乘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曰熱水，曰五花障，曰淡方，曰石門，曰上下陵，曰芳竹湖，曰白沙，曰曲潭，曰赤塘，曰古坑，曰三坑。明日探賊所奔，分道急擊。己酉，破巢凡六。曰鐵石障，曰羊角山，曰黃田，曰嶺岡，曰塘舍岡，曰溪尾。庚戌，破巢凡二。曰大門山，曰鎮里寨。辛亥，破巢凡九。曰中村，曰半逕，曰都坑，曰尺八嶺，曰新田，逕曰古地，曰空背，曰旗嶺，曰頓岡，癸丑，破巢凡四。曰狗脚，曰水晶洞，曰五洞，曰藍州。丙辰，破巢凡二。曰風盤，曰茶山。其奔者尙八百餘徒，聚于九連山，山峻而袤廣，與龍門山後諸巢接。公慮以兵進逼，其勢必合，合難制矣。乃選銳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奔，取賊所據崖下澗道，乘暮而入。賊以爲其黨也，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和應。已度險扼其後路。明日賊始覺，併力求敵，我兵從高臨下，擊敗之。公度其必潰也，預戒各

哨設伏以待。乙丑覆之于五花障，于白沙，于銀坑水，丁卯覆之于烏龍鎮，于中村，于北山，于風門。分逃餘孽，尙三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二月辛未，復與戰于和平，甲戌戰于上坪，下坪，丁丑戰于黃田，坊，辛巳戰于鐵障山。癸未戰于乾村，于梨樹，乙酉戰于芳竹，壬辰戰于百順，于和峒，乙未戰于水源，于長吉，于天堂寨。諜報各巢之稔惡者，蓋幾盡矣。惟脅從二百餘徒，聚九連谷山呼號乞降，公遣珣往撫之，籍而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乃卽祥應和平，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庶幾永寧，遂班師而歸。蓋戊寅三月丁未也。凡所搗賊巢三十八，所擒斬賊首二十九人，中酋三十八人，從賊三千六十八人，俘賊屬男婦八百九十人，鹵獲馬牛器仗稱是。是役也，以力則兵僅數千，以時則旬僅六來，遂能滅此兇狡稽誅之虜，以除三徼數十年之大患，其功偉矣。捷聞，有詔褒賞，官公之子世錦衣百戶，副使君加俸一秩。於是邢侯，夏侯，危侯，偕通判文侯，運，吳侯，昌，謂「公茲舉足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不可以無傳也。」使人自贛來，請予書其事。嗟乎！惟兵者，不祥之器，王公用儒者謀謨之業，而乃躬擐甲胄，率先將士，下上山谷，與死寇角，勝爭利，出於萬死，而公平日豈習殺伐之事，而貪取摧陷之功，以爲快哉！顧盜之於民，不容並育，譬則莠驕害稼，而養之弗薶，從虎狼之狂噬，而聽擊牧之衰耗，此不仁者所不忍爲，而公亦必不以不仁自處也。公之心，予知之，公之功，則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何俟於予之書之也。然而人知渠魁之坐縛，兇孽之蕩平，以爲成功如此其易，而不知公之籌慮如此其密，建請如此其忠，上之所以委任如此其專，副使君之所贊佐如此其勤，文武將吏之所以奔走禦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成所以如此其不易，是則不可以不書也。予故爲備書之，以昭示贛人，庶其無忘，且有考焉。

移置陽明先生石刻記

昔陽明王先生督兵于贛也，與學士大夫切劘于聖賢之學，自縉紳至於閭閻，以及四方之過賓，皆得受業

問道蓋濂洛之傳，至是復明，而先生治兵料敵，卒有以平奸宄者，皆原於切劘之力。於是深信人心本善，無不可復，其不然者，由倡之不力，輔之不周，而爲學之志未立故也。旣以責志爲教，肄其子弟，復取大學中庸古本，序其大端與濂溪太極圖說，聯書不于鬱孤山之上，使登覽而遊息於此者，出埃牆之表，動高明曠遠之志，庶幾見所書而興起其志，不使至於懈惰，蓋所以爲倡而輔之之慮切也。先生去贛二十餘年，石爲風雨之所摧剝者，日就缺壞，而是山復爲公廨所拘，觀者出入不便。嘉靖壬寅，憲副江陰薛君應登，備兵之暇，訪先生故迹，覩斯石悲慨焉，旣移置于先生祠中，復求楮本之善者，補刻其缺壞，而托記于子。子嘗觀先生所書，恨其學之不俱傳也！自孔孟以後，明其學者濂溪耳。故圖說原天所以生人者，本於無極，而求復其原，則以無欲爲主，舍無欲而言中正仁義，皆不可以合德而反終。故大學言致知，中庸言慎獨，獨知之地，欲所由辯，求其寡而無焉，此至易而難者也。先生數百年之下，處困而後自得，恍然悔旣往之非，真若脫溷淖而御冷風，故旣自以切劘，而尤不敢有隱於天下，於是擇其辭書之石，冀來者之自得，猶夫已也。今先生之言徧天下，天下之人多易其言，而不知其處困之功，與責志之教，故深於解悟者，每不屑於持守，而意見所至，卽皆自是而不疑，嘒嘒然方且以議論相持競，譬則石已缺壞，而猶不蔽風雨，願以爲崇樓之嚴貿焉，莫知其所出入，豈不失哉？夫欲之易熾，速於風雨，而志之難立，有甚於石，其積習之久，非一日可移置也，然使精神凝聚，卽獨知之地，以從事焉，則又不易地，不由人而足以自反，譬則石之摧剝於風雨者，復庇之以廈屋，雖失於昔，不猶可以保其終乎？今石存，則升先生之堂者，宜有待矣。薛君有志於學，其完此石，蓋亦輔世之意，而余之困而不學，則有愧於切劘之助也。書之石陰，亦以爲久要云。

陽明王先生報功祠記

經世保民之道，濟其變而後顯其功，厚其施而後食其報。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一時而至於立

功則去太上遠矣。士君子遭時遇主，處常盡變，不得已而立功，固不望其報之久近；人之思報，自不能已。故昌黎祀潮子厚，張詠繪像而祀於蜀，羊祜建碑而祀於襄陽，其致一也。贛之牙境，萬山盤互，羣盜縱橫，土首跳梁於東南，逆藩窺伺於西北。正德丙子春，陽明王公以大中丞秉鉞來鎮，綱紀號令，朝發夕新。凡四省、五道、九府州、六十九縣、三十五衛所之奔命者，皇皇汲汲，恐于後至之誅；又卓見大本，廣集衆思，張施操縱，不出庭戶，而遙制點虜於江山數千里之外，英聲義烈，肅於雷霆。今年平南、靖明、年平、桶岡，又明年平、潯、頭，又明年平、逆、藩。如虔、如楚、如閩，如粵、四郊，力穡清夜絃歌，而邊圉之患除，如豫州、如江州、如桐城，如淮甸、千里肅清，萬夫解甲，而社稷之憂釋。夫公以文儒之資，生承平之世，蹈疏、逃之蹤，當盤錯之會，天樞、全斗、極之光、地維、掃豺、狼之穴，璽書、頰獎、茅土、加封，一時遭際，可以風勵羣工矣。公之去贛久矣，而人猶思之，復建祠以祀之，富者輸財，貧者效力，巧思者摸像，善計者糾工，虛堂、香火，無替歲時，報施之道，不於其存，而於其亡；身後之事，未定於天下，而私於一方，吾是以知贛人之重義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茲非三代之遺民歟？公繼其父龍山公之學，且與孫忠烈同年同官，忠烈死，逆、藩之難，而公成靖難之功，浩然之氣，充塞兩間，增光、皇國，幸與不幸，易地則皆然者。然則公之立功，雖有先後大小，要皆以忠輸君，以孝成親，以信許友者歟？公諱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龍山公諱華，以大魁家宰孫忠烈諱燧，以中丞贈宗伯皆吾鄉先達也。嗚呼！望雷陽而思新竹，按營壘而歎奇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謹紀其實，以備野史之拾遺云。

田石平記

田江之濱，有怪石焉，狀若一龜，臥于衍石之上，長倍尋，厚廣可尋之半。境土寧靜，則偃臥維平；有青，則傾欹澹浮，以難故，處俗傳有「平寧傾兵」之識。歲乙酉，岑氏猛食采日殷，恣橫構兵，守臣方上疏議討，一夕，石忽

淨去數百武，猛懼，乃使力士復之，嚮夕，殷祀之，以潛弭其變。明年，大兵至，猛竟失利以滅，人益異焉。狂黨盧王二首，脅衆連兵，據思田，以重煩我師。朝議特起今新建伯陽明王公來平，比至，集衆告曰：「蠢茲二首，豈憚一擒，維瘡痍未瘳，而重罹鋒刃，爲可哀也。」卽日下令，解十萬之甲，掣四省之兵，推赤二首，俾自善計。二首憚公威德，且知大信不殺，遂率衆自縛泣降。公如初令，諭而遣之，單車詣田，經畫建置，以訓奠有衆。田父老望風觀德，如堵如牆，羅拜泣下曰：「大兵不加，明公再生之賜也。」田醜何以爲報？一維田始禍，石實釁之，具以怪狀聞。且曰：「自王師未旋，石靡有甯，田人惴惴守之如嬰，今則亡是恐矣，願公毀此，以甯我田。」公曰：「其然與？若等往觀之。」旣觀，曰：「汝能怪乎？吾不汝毀而與決。」取筆大書其下曰：「田石乎，田州甯千萬世，鞏皇明。一明年春，公使匠氏鑄之，遂以爲田鎮，田人無遠近老穉，咸謳歌於道以相慶焉。嗟夫！維石在阿，賦性不那，孰使之行，豈民之訛，維妖維祥，鞏是興亡，天寶變幻，而莫知其方，維邪則洩，維正則滅，亦存乎其人而已矣。公忠誠純正，其靜一之學，浩然之氣，見於勤王靖難者，可以格神明而貫金石，天下已信之，有弗靈於是石乎？田人寶茲石文，蓋不啻文人之鑿銅柱也已。公車將旋，田人趨必東曰：「茲不可無述，以告于世也。」作田石平記。

陽明先生畫像記

少師徐階

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舒，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竟，忌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

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一夫人情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卽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幸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大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謂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射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尙於其學求之。

重修陽明王先生祠記

大學士李春芳

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辭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一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地，公旣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謂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雋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旣公召還，荐躋綸閣，爲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三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

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子賣也。」遂身任其事，鳩工庀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祀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膺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即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倦倦於崇先哲，興後學如此，誠以學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之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即發私媿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尙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成君守節曹州人，癸丑進士，按治江右，飭紀布惠，卓有賢聲，蓋有志於學者。

平寧藩事略

敬齋蔡文（見任廉使）

陽明先生道德功業，冠絕古今，無容議矣。獨寧藩一事，不理於讒口者有二：曰「始與寧府交通，後知事不可成，因人之力，從而剪之，以成厥功」，又曰「寧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此二者，當時讒口嗷嗷，至形諸章奏，播諸遠近，縉紳有識，皆知其爲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甚恨之，足跡半天下，訪之莫有知者，迨移官入贛，贛故先生開府之地，當時故老尙有存者，咨訪累月，迺得其詳。於是躍然

以喜，疾讒口之無根，且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之所能測識也。自古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逆藩之積慮，非一日矣。當時所憚，獨先生在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事乃可成。故致倦倦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不絕於彼者，力有所爲，機有所待。峒首葉芳等，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爲我用。先生推誠撫之，間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招集無賴，亦屬意於葉芳，嘗以厚貲啗之，芳受不卻。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撫然有失久之，搏案起曰：「吾今日視義當爲事之成敗，身之禍福，不計也。」會逆兵起，遂部所屬民卒，督知府邢珣、任文定等以行。葉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款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卽攜以往。翻湖之戰，逆藩觀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與有力，不然，逆兵衆且強，獨以民卒之脆弱，渙散，安能當其鋒哉？兵入南昌，先生召芳語之曰：「吾請於朝，以官償若勞，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得金帛，作富家翁耳。」遂入宮，藉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由前觀之，先生所以陽示不絕於彼者，陰欲有爲於此，使當時積穀練兵，實不啓彼之疑，而厚其毒法曰：「藏於九地之下，奮於九天之上。」是也。其後以貲委葉芳者，則以夷治夷之法。故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用兵若風雨雷霆，本無可疑，何疑者之紛紛也？故表而出之。

蔭子咨呈

正德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奉到兵部鳳字二千八百八十號勅合，內開：「一件捷音事。准武選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送，准浙江布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蒙本府紙牌，「仰縣速將都御史王承蔭子姪，應該之人，取具無礙親供，并官吏里隣人等，不扶結狀，繳報」等因。依蒙行據該隅里老呂時進等，勸得右副都御史王任，江西南贛等處剿賊成功，欽承蔭子一人，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今據前因合將繳到王冕等供狀一紙，係一本縣東北隅五里民籍，有姪王守仁，任江西南贛等處右副都御史，爲剿賊成

功欽承蔭子王正憲，世襲錦衣衛百戶。一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呈繳到部。查得先該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奉稱征剿江西南贛等處賊寇，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該本部查議得都御史王躬親督戰，獲有軍功，所當先錄。伏望聖明俯照節年平寇陞蔭有功官員事例，將王照例陞職蔭子，以酬其功。等因具題。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節該奉聖旨：「是各官既剿賊成功，地方有賴，陞右副都御史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欽此。」查無本官應襲子姪姓名，已經備行原籍官司查取去後。又該提督南贛軍務右副都御史王奏報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平賊捷音，內開「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五百名口」等因。該本部查議得本官分兵設策，一旦剿平，厥功非細。本部議將王量加陞級，於先蔭子百戶上，再加陞蔭，以酬其功。伏蒙欽依：「王守仁已因功陞職，還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臣等以為「王守仁累建奇功，各不相掩，今止給賞，似不足酬其功，合無王守仁量陞俸給，於先蔭子百戶上，量加陞蔭」等因。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守仁累有成功，他男先蔭職事上，還加陞一級。欽此。」又經備行欽遵訖。今據前因久查陞級事例，實授百戶上加一級，該副千戶通查案呈到部，欲將都御史王應蔭子王正憲查照先奉欽依「加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再加續奉欽依「加陞一級」與做副千戶，填註錦衣衛左所支俸。緣係查錄恩蔭，節奉欽依：「王守仁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及「他男先蔭職事上，還加陞一級」事理。等因。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少師兼太子太師、本部尚書王等具題，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紹興府餘姚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即便查取王正憲作速起程前來赴任，仍將本官起程日期繳報施行。

處分家務題冊

門人黃宗明書

先師陽明先生，夫人諸氏，諸無出，先生立從姪正憲爲繼。嘉靖丙戌，繼室張氏生子名正聰，未及一歲，輒有兩廣之命，當將大小家務，處分詳明，托人經理，歿幾一載，家衆童僕，不能遵守，在他日能保無悔乎？宗明等因送先生葬回，太夫人及親疎宗族子弟，四方門人俱在，將先生一應所遺家務，逐一稟請太夫人與衆人從長計處，分析區畫，以爲閑家正始，防微杜漸之原。寫立一樣五本，請於按察司僉事王紹興、府知府洪用印鈐記。一本留府，一本留太夫人，正憲、正聰各留一本，同志一本，永爲照守。先生功在社稷，澤被生民，重在宇宙，人所瞻仰。其遺孤嫠室，識與不識，無不哀痛，况骨肉親戚，門生故舊，何忍棄之負之哉？凡我同事，自今處分之後，如有異議，人得舉正，毋或輕貸。

同門輪年撫孤題單

門人薛侃書

先師陽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曰守義，守智，叔父之子，曰守禮，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人，是爲先師，次守儉，守文，守章。先師年逾四十，未有嗣子，擇守信第五男正憲爲嗣，撫育婚娶。嘉靖丙戌，生子正聰，明年奉命之廣，身入瘴鄉，削平反亂，遂嬰奇疾，卒於江西之南安。凡百家務，維預處分，而家衆欺正聰年幼，不知遵守。吾儕自千里會葬，痛思先師平生憂君體國，拳拳與人爲善之心，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爲先，區區田業，非其所重；若後人不體見小失大，甚非所以承先志也。乃稟太夫人及宗族同門戚里，僉事汪克章、太守朱袞酌之情禮，參以律令，恤遺孤以弘本，嚴內外以別款，分爨食以防微，一應所有會衆分析，具有成議。日後倘復恩典承襲，亦有成法。正聰年幼，家事立親人管理，每年輪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諸叔姪不得參撓。爲兄者，務以總家愛弟爲心，以副恩育付托之重；爲弟者，務以嗣宗愛兄爲心，以盡繼志述事之美；爲旁親者，亦願公心扶植孤寡，以爲家門之光，則先師在天之靈，庶乎其少慰矣。倘有疎虞，執此聞官，輪年之友，亦具報四方同門，咸爲轉達，明有憲典。

幽有師靈，尙莫不爽；所有條宜，開具于後。

請恤典、贈謚疏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爲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公同面議，舉得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尙書王守仁、王廷相、毛澄、汪俊、喬宇、梁材、湛若水、喻茂堅、劉劬、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王偉、祭酒王雲鳳、魏校、鄒守益，二十一人。奇勳大節，茂著于生前，令望高風，愈隆于身後，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中間如呂柟有祭葬而無謚，石瑤有謚而不足以盡其平生，俱應改擬補賜。又訪得文臣中，如曾銑、楊守謙、高大節、程鵬、朱方、張漢、王景孫、繼魯，或志在立功，身遭重辟，或事存體國，罪累流亡，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痛惜之。臣等仰惟恩詔，旣恤得罪之臣，復舉原終之典，而諸臣獨以一時負罪，遂不得沾被洪慈，人心咸爲惘惘，似應查復原官，量加優恤，以示褒答」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浙江等道監察御史王等題：「爲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欽遵。』臣等備行禮部祠祭司，查取節年給過大臣恤典，并有請未給緣由，隨行浙江等道，各公舉所知，以奉明詔。續行祠祭司及各道手本，開具各臣前來。臣等逐一會同詳議，舉得原任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尙書王守仁、王廷相、湛若水、毛澄、汪俊、喬宇、梁材、喻茂堅、劉劬、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黃佐、祭酒魏校、王雲鳳、鄒守益等，卽其立朝，則大節不虧，迺其居身，則制行無議，公是在人，不容泯沒，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也。中間如呂柟，雖有恤典而未得贈謚；石瑤，已有贈謚而未盡其人，似應得補賜。改擬者也。又查得節年給過恤典，如尙書邵元節、陶仲文、顧可學、徐可成、甘爲霖、侍郎郭文英、張電、未隆傳等，或

穢跡昭彰，人所共指；或雜流冒濫，法所不容；俱不應得而得者也。伏望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將楊廷和、王守仁等，應復官廕者，復其官廕，仍給祭葬贈謚；呂柟，准賜贈謚，以成恩禮；石瑤，如法改擬，以符名實。其濫叨恩典，如邵元節、陶仲文，先經刑部議處外，其願可學等，均爲冒濫名器，可惜，合當追奪，以昭明法者也。再照錄忠恤罪，聖朝厚下之典也；觀過而知仁，明主鑒物之公也；臣等又訪得如文臣之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翟鵬、朱方、張漢、王景孫、繼魯等，究其罹禍之迹，原其爲國之忠，生則未雪，死而益明。武臣之中，如周尙文者，出謀宣力，功在邊疆，恤典未給，人心稱屈。茲當聖仁湛濡之時，正煩寃洗濯之會，諸臣之恤典，似當應給，以廣殊恩者也。再乞勅下該部，一并酌議，請自上裁，仍通行各該撫按，遵照詔書，廣求博訪。凡大臣恤典，果有應得而未得，及不應得者，各宜悉心甄別，以宣上德，亦不得曲意徇物，濫及庸劣。庶幾恩之所敷，潛晦不遺，義之所抑，回慝莫逃，勸懲之典行，而風世之道備矣。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辨明功罰疏

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一本「開讀事。臣惟國家之禮大臣，其生也，固重其爵祿，以寵異之；其歿也，亦必優其恤典，以旌褒之，所以示君臣一體之義，終始存歿無間也。然是恩寵之澤，子奪出自朝廷之上，忠良之臣，固在所必加；其匪人惡德，亦不使得以倖及焉。蓋加于忠良，則爲公，及于匪人，則爲僭，公而不僭，則君子以勸，小人以懲，此固人君奉天而不私，而實默寓勸懲之機于其間也。臣伏讀皇上登極之詔，內一款有曰：「一、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有以仰見皇上之新政，固將欲使朝廷恩寵之大典，昭大公司于天下萬世也。臣備員南垣，敢不祗承德意哉！臣謹諮之縉紳，參之聞見，查得已故原任刑部尚書林俊、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舉成化戊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屢陳讜言，忠誠剴切，抗犯顏敢諫之

節尚簡素清約之風，迭仆迭起，朝野推重；在四川，則撫勦藍鄙之劇寇，在江西，則裁制甯藩之逆萌，功尤不泯；暮年遭際，保終完名，居家構疾，具疏預辭身從恤典，竟爲不合者所忌，乘機排阻，至今公論惜之。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舉弘治己未科進士，筮仕三十餘年，敷歷中外，所至有聲；而討江西宸濠之叛，平廣西思恩田州及斷藤入寨之賊，功烈尤著；且博極經史，究心理學，倡明良知之訓，洞暢本源，至今爲人士所宗，不幸其歿也，遽爲忌者疏論，遂削去伯爵，并恤典贈謚，迄今人以爲恨。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廣東廣州府增城縣人，舉弘治乙丑科進士，歷官三十餘年，立朝正大，重厚有休休有容之風，治事經緯詳明，有濟世匡時之略，尤倡明正學，以接引後進爲己任，自始至終，孜孜不倦，凡所造就，多爲時名流，致仕家居逾二十載，壽考而終，其子孫曾陳乞恤典贈謚，未蒙先帝俞允，至今衆論咸以爲歉。已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廣西橫州府千戶所人，舉成化丁未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機略優長，節操素勵，犯逆瑾之怒，而剛正不同論，桃源之寇，而誠信久布，且始終一介不取，歿後殯殮無資，廉潔高風，古今鮮儷，訪其贈謚，尙亦未與云。已故原任戶部侍郎唐胄，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舉弘治壬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始終正直，不少變易，迭任藩臬，巡撫勞伐最多，在部建議陳言，忠讜更切，後以忤旨，被杖削籍，衆皆譴之。昨吏部題請，雖以復職贈官，而祭葬并謚未議，猶爲缺典。以上五臣，其任職先後，雖稍不同，而負忠貞重望，則無二致，明詔所謂「應得恤典，而未得者」，此其最也。又查得已故原任禮部尚書顧可學，其先後居官，臣無暇論，已獨其晚年，挾持邪淫誕術，干求進用，因而濫叨恩賞，穢濁清曹，迄今輿論，咸差稱之。其始而鍊合秋石，繼而鍊製紅鉛，妄行進御，至使方士人等，踵跡效尤，皇上所謂「王金陶做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臣愚以爲若誅求首惡，則顧可學尤不容遁矣。其存日既倖逃刑憲，不與方士人等，同就誅夷，則其死也，甯可復使之冒濫朝廷恩賚于泉下也哉！明詔所謂「有不應得而得者」，此誠其最也。夫表揚善類，則天下皆知爲善之利，排斥姦諛，則天下皆知肆惡之非，乃治世所不容緩者。

伏乞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卽將林俊、王守仁、湛若水、吳廷舉、唐胄五臣，查照舊例一體追補贈諡祭葬。蔭子等項，願可準前後所冒官職，贈蔭等項，盡行削奪。其王守仁伯爵，應否承襲，并行集議題請，取自上裁。如此庶乎子奪明而恩威不忒，賞罰當而勸懲以昭矣。再照臣子寃抑，久當獲伸，殊恩濫竊，終宜釐正。如已故原任吏部尚書李默，生平博雅，能文清修，鯁介居官守職，茂著風猷，止緣入柄銓曹，不阿權勢，遂致姦人乘望風旨，竟爾擠排，含冤囹圄，齎志而死。今際邁昌時，彼泉壤之下，寧無昭雪之望乎？已故原任江西副使汪一中，在昔統兵征勦，始而無料敵之明，繼而無禦敵之策，坐使狂寇衝突，命殞兵殲，較之守備不設，誠爲一律。倘若憫其死事，姑不追論，存其官職，猶或可也。乃隆忠贈蔭，崇之貌祀，其爲冒濫不已甚乎？當時與一中同事者，僉事王應時也。應時被虜贖回，尋冒陞秩，旋被參論落職，觀應時不當冒陞，則一中不應贈蔭明矣。再乞勅下該部查議，將李默一臣比照遺詔恤錄之典，復其官職，加之贈祭，少雪寃魂，將一中一臣，遵照明詔，不當得之旨，奪其贈蔭祠祀，俾毋終辱明典，則子奪益彰，而淑慝益著，未必不爲聖朝平明之治少裨也。一奉聖旨：「該部知道。」

請從祀疏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耿定向謹題：「爲應明詔，乞褒殊勳，以光聖治事。恭惟皇上御極之初，詔下中外，按剔幽滯，恤錄往忠，鼓動寰宇，凡有血氣者，靡不競勸矣。伏思原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者，雖經科臣列舉題請，願其功在社稷，道啓羣蒙，是猶未可以概凡論也。臣敢特爲陛下言之。臣伏聞武宗初年，舊邸宦官有馬永成、劉瑾等，時號八虎，置造淫巧，蠱惑上心，日進走馬飛鷹，導爲娛樂，不令親近儒臣，講學修德，耽廢萬幾。時科道官諫不聽，戶部尚書韓文泣血苦諫不聽，左右輔臣時時密諫不聽，以致海內洶洶思亂，盜賊蜂起，天下騷動。江藩宸濠，由此乘機竊發，謀危宗社。時非守仁在贛，倡義擒滅，今日之域中，殆有不忍言者矣。此

其功在國論，章章較著，人所共明也。及宸濠既擒，太監張忠及許泰等復又誘惑武宗，以親征爲名，巡幸南都；其實陰懷異志，欲逞不軌，時宗社之危，益如累卵矣。全賴守仁握兵上游，隨機運變，各惡潛自震懼，武宗因得還京，厚終於以啓先皇帝，逮我皇上今日萬世無疆之業，此其功甚鉅，而爲力尤難，其迹則甚隱矣。至其倡明道術，默贊化理，未易言述，卽舉所著拔本塞源一論，開示人心，猶爲明切，如使中外大小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翊我皇上太平無疆之治者，尤非淺小。此其功則百千世可頌者也。在昔先皇帝入繼大統，首議錫爵進秩，遣官存問，卽欲召入密勿，以咨啓沃，維時輔臣桂尊者，妬其軋已，陰肆擠排，故薦令督師兩廣，竟使賚志以歿，尋復構煽，致削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扼腕悼嘆而不置矣。伏惟皇上俯垂軫念，勅下廷臣，虛心集議，特賜復爵贈謚，從祀孔廟，萬代瞻仰，甚盛舉也。臣竊又伏思爲此請，在國家詔功彝典，當如此耳。乃若篤忠效知之臣，其心惟願國家永靈長之慶，而不願有建功之賞，惟願朝端協一德之交，而不樂有倡道之名。伏惟皇上省覽及此，深惟往事之鑒，益弘保太之圖，而左右臣工，共明一體之學，頓消有我之私，則守仁之道，卽已表章于今日，而守仁之志，卽已獲伸于九原矣。卽今弈世阨窮，永言銷滅，亦其所安，此守仁之心，亦微臣之心也。臣無任祝望，激切隕越之至，爲此專差舍人丁憲，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禮部知道。」

題贈謚疏

吏部一本「爲開讀等事。節該本部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科道等官會舉已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等官，各應得恤典等因。除祭葬照例給與外，據贈官備咨前來。」本部俱經照例題奉欽依外，准吏部咨：「該翰林院接出揭帖某人」等因。開咨送司。」案呈到部，查得贈謚官員例應給與誥命，本部欲行翰林院撰文中書舍人關軸書寫。臣等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撰述官

口員，誥命口軸。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今贈新建侯，謚文成。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今贈太保，謚文忠。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今贈少師，謚文定。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石瑤，今贈少保。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喬宇，今贈少傅，謚莊簡。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今贈少保，謚肅敏。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彞豹，今贈少保，謚貞襄。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今贈少保，謚襄毅。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王杲，今贈少保。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梁材，今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原任禮部尚書，汪俊，今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原任刑部尚書，喻茂堅，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劉劬，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林俊，今贈太子少保，謚貞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今贈太子少保，謚清惠。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兵部左侍郎，張漢，今贈兵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程文德，今贈禮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何孟春，今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呂樞，今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銑，今贈兵部尚書，謚襄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守謙，今贈兵部尚書，謚恪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商大節，今贈兵部尚書，謚端愍。原任南京刑部事，侍郎，江曉，今贈工部尚書。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繼魯，今贈兵部左侍郎，謚清愍。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佐，今贈禮部右侍郎。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方，今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今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原任刑部左侍郎，劉玉，今贈刑部尚書，謚端毅。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浹，今贈少保，謚恭肅。原任太僕寺卿，楊勛，今贈右副都御史，謚忠節。原任左春坊左贊善，羅洪先，今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原任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今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

題遣官造葬照會

工部「爲開讀書書填寫字一千八百二十號勸合照會浙江布政司仰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行須至照會者」計開一件「開讀書屯田清吏司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禮科等科都給事中官辛自脩等題前事該本部看得大學士蔣冕性行朴忠學識雅正當武朝南巡之日而協謀靖亂共成康定之功遇先皇繼統之初而秉正立朝克效贊襄之職乞身遠引似得進退之宜潔己令終無損平生之譽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尚書汪俊秉剛介之性持廉慎之操筮仕詞林而再蹶復起生平之制行可知繼司邦禮而百折不回立朝之節概具見潔已無慚於古道歸田見重於鄉評尚書喬宇才猷博達德量宏深預計伐叛濠之謀而留都賴之以不聳持法落逆彬之膽而奸萌藉此以潛消入掌銓衡公明懋著晚歸田里譽望彌隆左都督周尙文志本忠勤才尤清耿深謀秘略克成保障於雲中銳幹強才久震威名於關外近年良將在所首稱身後恤典委難報罷以上諸臣論其職任才猷不無差等之別要其官常人品均爲賢碩之儔所當厚加恤典以優異者也尚書喻茂堅歷官中外積有年勞守已始終並無訾論尙書王梟持身清慎任事剛方謫死本無非罪大節委有可嘉以上二臣所當照例給與祭葬者也相應題請合無將大學士蔣冕尙書喬宇左都督周尙文各照例與祭九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尙書汪俊與祭二壇尙書喻茂堅與祭二壇尙書王梟與祭四壇移咨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及行各該布政使備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司堂上官致祭」等因題奉聖旨「蔣冕喬宇周尙文王守仁汪俊各照例與祭葬還同呂楠俱與他謚石璠准改謚其餘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先該本部「爲審

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病故大臣，照依今定後開價值，轉行有司措辦，給付喪家，自行造葬，不必差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公私無過，或曾歷邊務，建立奇功，及經帷纂修，效勞年久，此等官員，合照舊例，差官造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奏請定奪。等因。題奉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墳開壙，工料價銀，則例准擬。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一看得大學士蔣冕，尙書喬守，王守仁，汪俊，喻茂堅，王杲，都督周尙文，俱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及效勞經帷纂脩，并建立邊功，俱應差官造葬。查得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及查見今行人司，并中書等衙門，俱缺官不敷，委用，合候命下之日，容職等查順便省分行移事簡衙門，查有應差官員，或一人兼差二三省，本部照例各給批文定限，仍行兵部應付各官前去，各該布政司比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開擬定價值派辦。各該布政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委官，前去造墳處所，依式造葬，各畢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各該布政司類造黃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隆慶元年六月初八日，少傅本部尙書雷等具題。本月初十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連送司，仰類行各該布政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例，欽遵造葬施行。等因。連送到司，各付前去類填施行。計開浙江布政司，派辦已故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係京二品文官，造墳工料價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名，每名出銀一兩，通共該銀四百兩正。右照會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准此。隆慶元年六月十七日，對同都吏王宜開讀事。右照會浙江布政司當堂開拆。」

祭葬劄付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開讀事。禮房准戶部勘合科付，承准禮部以字四千二百五十二號勘合，照會前事，准祠祭清吏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修等題。」

欽奉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會同科道官，復加詢訪，公同面議，舉得尙書王守仁、奇勳、大節、茂著於生前，令望高風，愈隆於身後，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恤典未給，將王守仁應復官廕者，先復其官廕，仍給以祭葬贈謚。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抄出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回稱：「王守仁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及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王守仁病故。」各回報到司，查得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文官見任并致仕者，二品病故，祭二壇。又查得凡伯爵管事有軍功者，祭七壇。工部造墳安葬。又查得先爲比例，乞恩贈謚事，節奉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的，恁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概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恤典一節，朝廷所以崇獎賢哲，褒答忠勞，表章於既往，激勸於將來，其典至重，其法至嚴者也。若使有當得而不得，有不得而濫應得者，又何以示教戒於天下，而公是非於後世耶？茲者躬遇我皇上嗣承大統，典禮鼎新，正人心，爭自濯磨之始，而明詔所及，特開釐正恤典一款，言官奉詔諮詢，陳列上請，無非祇承明命，以公勸懲之意，相應議擬爲照新建伯兵部尙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所當厚加恤典，以示優異者也。臣等參稽公論，查照事例，明白相應題請，合無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照依品級造葬，仍乞賜謚易名，以表潛懿。其爵廕移咨吏部查議外，合候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并擬謚號，工部差官造墳安葬，及行該布政司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定擬，伏乞聖裁。等因。隆慶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本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高等具題。二十九日，節奉聖旨：「王守仁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擬合就行，爲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

連送到司，合付前去，煩爲類填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浙江布政司照依勘合內事理，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備承移付，准此擬合就行。爲此除外劄付本官照會內事理，即便轉行該縣，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完備。擇日申請本司分守該道，親詣致祭。施行畢日，將用過官錢，行過日期，明開動支何項銀數，備造青黃文冊三本申報，以憑轉繳施行，毋得違錯不便，須至劄付者。

計開

一祭文

諭祭文

維隆慶年月日，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某官某，諭祭原任新建伯兼兵部尚書贈新建侯王守仁文曰：「惟卿學達天人，才兼文武，拜官郎署，抗疏以斥權奸，擁節江西，仗義而討凶逆，芟夷大難，茂著奇勳。又能倡絕學於將湮，振斯文於不墜，豈獨先朝之名佐，實爲當代之真儒。顧公評未定於生前，致恤典尙缺於身後。朕茲嗣統，特用頒恩，爵陟侯封，申錫酬功之命，益加美號，庸彰節惠之公。冥漠有知，英靈斯烈！」

首七等文

曰：「惟卿學探洙泗之奧，才爲管葛之儔；直節著於立朝，奇功收於定難。德旣茂矣，勳莫尙焉。方膺顯命，以馳榮，遽罹讒言而褫爵；公評殊快，恩寵特加。首七莫追，載頌諭祭，服茲明渥，用慰幽靈。」（終七百日文同，但改首七爲終七，又改終七爲百日。）

下葬等文

曰：「惟卿學問闊淵，謀猷敏練，接千載聖賢之正脈，建萬年社稷之奇功，久被浮言，莫伸國是，雖爵隨身廢，而名與道存，茲當窳窳之期，用賁幽泉之寵，歆茲彝典，獎爾忠魂！」（某年除服文同，但改窳窳爲周某，又改爲禳除。）

一 祭品

猪一口 羊一羸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果子五色（每色五斤） 按酒五盤 鳳雞一隻 煤骨一塊 煤魚一尾 酥餅酥錠（各四箇） 湯鷄一分 湯魚一分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重一斤） 焚祝紙（一百張） 酒二瓶

「右劄付紹興府准此，入遞不差人。」隆慶二年二月十三日，對同通吏朱椿開讀事，十四日申時，發行紹興府劄付，押十六日到府。

江西奏復封爵咨

任士憑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爲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按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即查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倡亂之時，仗義勤王，奮身率衆，中間分兵遣將，料敵設謀，斬獲功次，擒縛渠魁等項，是否的有實蹟，可據地方蕩平之後，羣情果否誦功，爵廢削除以來，羣情果否稱枉，即今應否准其子孫世襲，逐一備查明白，作速會奏施行」等因。備咨前來，案行本司會同司道查議詳報，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案驗，奉都察院劄同前事，依奉行據南昌府呈據南昌縣申稱：「故牒府縣儒學師生及喚通縣耆民坊里陳一鳴等，并質之鄉宦原任侍郎等官曾鈞、丁以忠、劉伯躍、胡植等，逐一查結得宸濠陰謀不軌，已將十年，蓄養死士，招集盜賊，一旦舉事，勢焰燻灼，於時本爵方任南贛都御史，往闕

勤事，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行至豐城聞變，卽旋吉安，督率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約會該府鄉官王懋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暴揚逆濠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士民知有所恃而壯膽，逆黨知有所畏而落魄。夫本爵官非守土，而討逆之命又未下，一旦舉大事，定大謀，此非忠憤激切，克惇大義者，不能也。至七月初二日，逆濠留兵萬餘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本爵晝夜促兵，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十八日分布督遣知府伍文定等攻廣閩七門，二十二日破賊，盡擒逆惡。二十四日逼黃家渡，二十六日逆濠就擒。不延時日，江省底定，此非謀略素定，料敵若神者，不能也。夫逆濠一大變也，以六月十四日起事，以七月二十六日蕩平，兵不血刃，民不易市，卽本爵之勳烈，誠與開國同稱。迨先帝登極，大定公典，論江西首功，封本爵爲新建伯，給券世襲，此固報功之盛典，而江右咸稱快焉。繼因平蠻病故，朝議南寧之事，霍韜黃綰諸臣奏疏甚明，竟扼於衆忌，而天下咸稱枉焉。邇者爲開讀事，科道等官疏欲復其世襲，此公道之在人心，不容泯也。昔開國文臣劉基以武功封誠，意伯停襲百餘年，嘉靖初特取其裔世襲。夫本爵學貫天人，才兼文武，忠揭日月，功維社稷，恩庇生民，擬之劉誠，意不相伯仲。儻蒙覆奏，准其世襲，扶植崇德報功之公道，興起忠臣義士之世教，一等因。并據本縣儒學生員王緝等，結報相同，備申本府轉申到司。據此，隨該本司左布政使曹三暘，右布政使程瑤會同按察使張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耿文光，分守南昌道左參政方弘靜，分巡南昌道僉事嚴大紀，會看得原封新建伯王守仁，正德十四年督撫南贛之時，於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往福建勤事，時宸濠謀爲不軌，欲圖社稷，本月十四日擅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并執縛都布按三司官及府縣等衙門大小官員俱囚之，盡收在於豐城舟中聞變，疾趨吉安，庫藏一空，釋放在城各司府縣見監重囚，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次日本爵在於豐城舟中聞變，疾趨吉安，集兵勤王，行至中途，尤恐兵力未集，若宸濠速出，難以遽支，乃間諜揚言朝廷先知甯府將叛，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准兵部咨調遣各處兵馬，暗伏要害地方，以伺甯府兵出襲殺。復取僇人數輩，將公文各縫衣

絮中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覬知。本爵佯怒，令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衣絮中搜得公文。宸濠遂疑懼，不敢即發。十八日至吉安，督率本府知府伍文定、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璉等，調集軍民，召募義勇，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致仕養病丁憂閑住，及赴部調用等項。一應鄉官，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又恐宸濠知其調度，覺其間諜，發兵遠出，乃密使僞國師劉養正家屬，及平日與宸濠往來鄉官，陰致歸附之意，以緩其出。直伺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宣布朝廷威惠，暴露宸濠罪惡。又度兵家決勝之機，不宜急冲其鋒，須先復省城，搗其巢穴，賊聞必回兵來援，則出兵邀而擊之，其全勝之策。於是佯示以自守不出之計。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乃自引兵向安慶。本爵探知其出，遂星馳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之樟樹鎮。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戴德孺等兵，各依期奔集。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約會齊攻省城廣潤等七門。是日，又探得宸濠伏兵於新舊墳，以備省城之援，乃密遣兵從間道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以二十日各兵俱至信地。我師鼓噪並進，緝縲而登。一時七門齊入，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懋及偽大監萬銳等千餘人。宸濠宮中眷屬縱火自焚，遂封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衝門印信九十六顆，先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宸濠攻圍安慶未下，至是果解圍歸援省城。卒如本爵所料。於是議禦寇之策，本爵斷以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邀擊以挫其鋒，豈將不戰而自潰。遂遣知府伍文定等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奮死殊戰，賊大潰。因榜諭城中軍民，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嚮導人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宸濠先鋒至樵舍，風帆蔽江，本爵親督伍文定等四面分布，以張其勢。二十四日，賊逼黃家渡，乃合兵交擊，嗥呼並進，賊大潰而奔，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二十五日，伍文定等奮督各兵並進，砲及宸濠舟，賊又大潰，擒斬二千餘

級，溺水死者莫計其數。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宸濠方召羣臣，賈其間不致死力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已四面而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妃泣別，宮人皆赴水死。宸濠并其母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人，皆就擒矣。擒斬賊黨凡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所棄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聚積，橫互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復遣官分兵追勦殆盡。計先後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功成而事定矣。先是，本爵起兵吉安時，兩上疏乞命將出師，蒙朝廷差安遠伯朱泰，卽許泰，平虜伯朱彬，卽江彬，左都督朱暉，卽劉暉，太監張忠，張永等，爲總督軍務，贊畫機密等官，體勘宸濠叛逆事情，前往江西，至中途，聞宸濠受擒，報捷至京，計欲奪功，乃密請駕親征。江彬、許泰等，乃倡言本爵「始同宸濠謀叛，因見天兵親討，始擒宸濠，以功脫罪」，欲併擒本爵，以爲己功。又諭本爵，欲將宸濠放至城中，待駕至，列陣重擒。本爵不可，遂各引兵至南京候駕。本爵乃力疏請止親征。九月十一日，親自諒帶官軍將宸濠，并宮眷逆情，重犯督解赴闕，扶病前進，行止浙江杭州府。又遇奏差太監張永，齋駕帖開稱「宸濠等特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定奪」。一本爵遂接行浙江按察司，轉呈太監張永，會同監軍御史，公同該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并宮眷等項，逐一交付明白轉解。於是江彬等，日夕謀欲奪功，欲反坐本爵，并擒爲功。賴張永極力辯護得免。時本爵功高望重，頗爲當路所忌。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錫以銀幣，犒以羊酒，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一本爵累疏辭免。明年嘉靖改元，本爵丁父憂，四方來游其門，講學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劾公僞學。服闋，例該起復，六年不召。江西輔臣有私憾本爵者，密爲進讒，以阻其進。嘉靖六年，廣西岑猛倡亂，兵部論薦本爵總督四省軍務，前去蕩平，又成大功。時本

部力參其擅離職役，及參其處置廣西思田入寨事，恩威倒置；又詆其擒宸濠時，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明年江西輔臣復進密揭，命多官會議，遂削世襲伯爵，并當行恤典，皆不沾被矣。」等因到職。據此卷，查先准吏部咨前事，已經案行該司會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職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朝宗參看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叛逆之日，正督撫南贛之時，宸濠之未發也，若非勦平瀘頭等巢，則勇智絕倫之徒，皆爲賊所用，必大肆蔓延之禍。及宸濠之既發也，若非行間以緩其出，則四方大兵之衆，非朝夕可集，必難爲撲滅之功。督伍文定督戴德孺、督邢珣等，飽歌協力，足見分兵遣將之能，係省城，係黃家渡，係樵舍，決勝若神，信有料敵設謀之智。斬獲功次，具載於紀功之冊，而擒縛渠魁，甚明於交割之文。且奮身率衆之勞，皆歷歷可據，仗義勤王之舉，尙昭昭在人。先與後擒，乃豪黨利己之誣，本不足辯，而其中原以北，終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要皆本爵至微之謀。論之今日，江西死節，皆蒙贈恤，生存皆獲撫安，孰非本爵勤勞之舉。地方蕩平之後，誦功者載在口碑，爵廢削除以來，稱枉者孚於士論。蓋較之開國元勳，若非同事，而擬其奠安社稷，則與同功。但世襲之典，事體重大，出自朝廷，非臣下所敢輕議。爲此除具題外，今備前由，理合移咨貴部，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吏部。隆慶元年十月十一日行說堂十一月十三日到。

浙江撫巡奏復封爵疏

王得春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題：「爲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臣惟人臣報國之忠，致身之義，雖得之天性，然其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實賴君父在上，有以握其機也。臣會同提督軍門趙竊見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爲浙江餘姚人，方正德己卯甯庶人宸濠謀反時，守仁以南贛巡撫，提督軍務，奉旨前往福建，勦處叛軍，道經豐城聞變，乃潛回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等誓死討賊。當是時也，宸濠以數十年逆謀，發之一旦，遠邇駭震，內而武宗

皇帝左右近習多昏酣，宸濠賂遺甚有與之交通者。外而孫燧許逵同時被害，三司而下多就拘囚。又遣其黨分收諸郡邑印信，逆焰所薰，視湖湘閩浙不復在目中。帆檣東下，日蔽江塞，遂破南康九江，如摧枯拉朽，急攻安慶，直瞰留都東南事勢亦孔棘矣。守仁以書生民非素屬，地非統轄，兵非素練，餉非素具，徒以區區忠義號召豪傑，倉卒調度，誓死討賊。其報宸濠謀反疏曰：「臣以區區之命，誠爲討賊之舉，務使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擣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夫觀守仁血誠之言，其忠義根諸天性者固將昭日月而貫金石矣。而其牽舉動擣巢穴之見，智勇殊絕，視宸濠真爲囊中物耳。宸濠固兇狡，竟莫能逃，繼之南昌破而巢穴平矣。宸濠返而渠魁執矣。不兩月間，地方底寧，朝廷無徵兵遣將之煩，地方臻反亂爲治之效，此功在社稷甚爲奇偉，乃天祐國家生此偉人，而其誠與才合，蓋有追蹤乎百代之上者矣。使是時而非遇守仁，使守仁以南昌非故屬，不以討賊爲己任，即使討賊，張虛聲待奏報而不速爲撲滅之計，臣等知東南安危未可必也。即使朝廷之上聞變急圖遣將得人，供餉得人，調度得人，未免延緩日時及其戡定，又不知所傷人命幾何，所費糧餉幾何，所費爵賞幾何，所損國家元氣幾何，此守仁之功所以爲大也。奈何功雖成矣，而奸黨忌嫉，不惟爵賞不反，抑且媒孽多方，又賴天祐我國家，不使忠義抱屈終身，幸遇世宗皇帝入繼大統，卽位未幾，首錄守仁之功，封新建伯，世襲部下伍文定等，陞賞有差。當是之時，海內之人，又莫不以世宗皇帝能賞忠義之勳，亦莫不以守仁之功爲足以當封爵而不愧也。是時守仁雖膺封爵，徒淹家居，未嘗一日柄用。嘉靖六年間始起，奉勅討兩廣叛目盧蘇王受等，旣平，以衝冒炎瘴病篤，具疏辭官，不待報而歸。至江西南康地方病故。夫以守仁江西之功論之，誠已竭夫報國之忠，以兩廣之還跡之，又未失夫致身之義，俱無可以議焉者。祇以當時大臣有忌其兩廣功成，疏中未敘己者，乃從中主議，謂「其不俟命而行，非大臣體」，遂有旨削襲爵，臣等嘗爲守仁冤之。何則？假使守仁詐病而歸，與地方未平而急身謀，誠爲可罪。然地方已平矣，卽不病亦當聽其辭歸，以彰朝廷均勞大臣之義。矧地方已平而又病，病又篤，卒死於道。

路，而人猶執其跡以罪之，寃亦甚矣。茲幸我皇上御極，卽位一詔，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凡平日內外大小臣工，或一言有益于國家，一行有益于生民者，無不恤錄。若守仁者，其伯爵之襲，臣等固謂其爲皇上新政第一事也。况經言官疏請，往復行勸，海內臣工萬口一詞，咸以守仁伯爵當襲。臣等謬膺撫按浙江，爲守仁桑梓地，其得之公論，稽之羣情，揆之國典，察諸守仁討賊之心之功，其伯爵誠宜使襲而不可泯者。且方今南北多事，北虜尤甚，皇上宵旰九重，內外大小臣工，非不兢兢圖謀，思以陳見伐虜，悃誠而犁庭掃穴之績，尙未有能奏者。臣等誠謂皇上宜籍守仁報國之忠，致身之義，皇上俯採公議，復其襲爵，將見內外大小臣工，莫以守仁忠義，不白於正德之季，我世宗皇帝能白之；又稍抑於嘉靖六七年間，我皇上今日又獨能察而伸之，莫不相率激勵於守仁之忠義，以報皇上矣。其爲聖政之光，豈小哉！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節次，言官奏疏，亟爲上請。守仁幸甚，天下幸甚！緣係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理，爲此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

題請會議復爵疏

吏部題：「爲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等題同前事，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按查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內開：『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討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爵廢仍咨吏部查議施行。』等因到部。除新建伯王守仁照例追贈新建侯，已該本部具題，奉有諭旨外，所據世襲一節，當武廟之未造，江西宸濠突然稱變，事關社稷，本爵親調官兵一鼓擒之，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較之靖遠威寧之功，良亦偉矣。但因南寧之事，停襲歲久，一旦議復，事體重大，

相應就彼再行查勘，以昭公論，已經備行移咨去後。今該前因，續該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題同前事，俱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司，通查按呈到部。一查得王守仁，以正德十四年，討平逆藩宸濠之亂，該本部題奉世宗皇帝聖旨：「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嘉靖八年正月內，爲推舉才望大臣，以安地方事，該本部會題，節奉欽依：「王守仁伯爵，姑終其本身。一除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爵人於朝，賞延於世，昔聖王所不能廢，卽如王守仁削平宸濠之變，功在社稷，豈有僅封伯爵，止終其身之理。所據南北兩京科道官，江浙兩省撫按官，交章論薦於四十年之後，實惟天下人心之公是。但事體重大，必須廣延衆論，本部難以獨擬，合候命下，容臣等會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從公詳議。如果新建伯應該世襲，具實奏請，恭候宸斷。緣係開讀事理，謹題請旨。」奉聖旨：「是。」

會議復爵疏

吏部尚書楊博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題：「爲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爲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江西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題爲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案，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卽查新建伯王守仁云云。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臣朱等，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等，議得：「戡亂討逆者，固人臣效忠之常，崇功懋賞者，實國家激勸之典。已故新建伯王守仁，本以豪傑命世之才，雅負文武濟時之略。方逆濠稱兵南下也，正值武宗巡幸之時，虛焰薰灼，所至瓦解，天下之事，蓋已岌岌矣。本爵聞變豐城，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用敵間，張疑兵，得跋胡，電尾之算，攻南昌，擊樵舍，中批亢，擣虛之機，

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紹宗社石磐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甯，其功尤偉。仰蒙先帝知眷，圭符剖錫之賞，已榮于生前；不幸後被中傷，山河礪帶之盟，尙靳于身後。此誠四十年未備之缺典，海內人心，興滅繼絕，所望于皇上者，誠不淺也。先該南北科道官，交章騰荐，公論益明；近該江浙撫按官，勤報相符，功次甚確。所據新建伯爵，臣等稽之令典，質之輿情，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但封爵重大，係干特恩，臣等擅難定擬，伏乞聖裁。」奉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着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已經查取應襲兒男去後。今據浙江布政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內開：「勸據該圖里鄰呂本隆等結稱：王正億見年四十三歲，原係南京兵部尙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繼妻張氏於嘉靖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所生嫡長親男。向因伊父先年節次剿平南贛樂昌等處山賊，恩蔭一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本官見任前職，並非旁枝過繼，亦無別項違礙，相應承襲伯爵。」等因，給文起送。到司擬合起送，爲此除給批付本官親齎赴部告投外，今將前項緣由同原來結狀理合備送，咨呈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浙江布政使司查勸過，見在錦衣衛副千戶王正億，委係新建伯王守仁嫡長親男，並無違礙，相應承襲一節。既經奉有前項明旨，合無將王正億准其承襲新建伯伯爵，以後子孫世襲。但恩典出自朝廷，未敢擅便。」等因。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楊博等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是。王正億准襲伯爵。欽此。」

再議世襲大典

吏部等衙門，少傅兼太子太傅尙書等官楊博等題：「爲懇乞聖明，再議世襲大典，以服人心，以重名器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爲開讀事，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辛自修等及南京

戶科給事中岑用賓等各「奏荐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爵廕」等因，該本部題奉欽依，備行江西撫按衙門查勘去後。續該江西撫按官任士憑等查勘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伯爵」等因。又該浙江撫按官趙孔昭等會荐前來，隨該本部題奉欽依，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盤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甯，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等因。奉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着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案呈到部，看得新建伯王守仁一事，始而江西撫按勸議，繼而府部科道會議，揆之公論，似亦允協。乃今南京十三道官復有此奏，係干賞延重典，臣等難以獨擬，合候命下，容本部仍照例會同在京應議各官覆議明白，具奏定奪，未敢擅便。伏乞聖裁。等因。五月十五日奏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查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今該前因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尚書劉體乾等議得「國家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剿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闢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芽土之封不足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蔭，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鄰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於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不救，故續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后，靖遠咸甯，姑置不論，卽如甯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咸甯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

王陽明年譜

